

景德傳燈錄

自十五  
至二十



維時文化第宅材鐘中六月依破加修補

卞州靈巖寺代

大澤方丈公用大輪囷之。隱靜菴常住

景德傳燈錄卷第十五

吉州青原山行思禪師法嗣

第四世二十七人

澧州龍潭崇信禪師法嗣二人

朗州德山宣鑒禪師

吉州性空禪師法嗣二人

歙州茂源和尚

京兆羣微無學禪師法嗣五人

鄂州清平山令遵禪師

湖州道場山如訥禪師

伏牛山元通禪師人無接緣  
語句不錄

潭州道吾山圓智禪師法嗣三人

潭州石霜山慶諸禪師

潭州漸源仲興禪師

洪州泐潭寶峯和尚已上人見錄

崇山光仁禪師已上人見錄

郢州投子山大同禪師

遠州白雲約禪師已上人見錄



祿清和尚

見錄

潭州雲岩曇晟禪師法嗣四人

筠州洞山良价禪師

涿州杏山義興禪師

潭州神山僧密禪師

幽谿和尚見錄

華亭船子德誠禪師法嗣一人

澧州夾山善會禪師見錄

第五世上二十四人

鄱州投子山大同禪師法嗣十三人

第二世投子溫禪師

福州牛頭微禪師

西川香山澄源師照大

陝府天福和尚

濠州思明和尚

鳳翔府招福和尚

興元中梁山邊古禪師

襄州谷隱和尚

安州九峻山和尚

幽州盤山第二世和尚

九峻山敬慧禪師

東京觀音院嚴俊禪師

見錄

桂陽龍真禪師

入無核據  
語句不錄

鄂州清平山令遵禪師法嗣一人

蘄州三角山令珪禪師

見錄

行思禪師第四世

前澧州龍潭崇信禪師法嗣

崇信

朗州德山宣鑒禪師歛南人也姓周氏壯歲出家依年受具精究

律藏於性相諸經貫通旨趣常講金剛般若時謂周金剛厥後

訪尋禪宗因謂同學曰毛吞海海性無虧纖芥投鋒鋒利不

動學與並學子唯我知焉因造龍潭信禪師問答皆一語而已前章

師即辭去龍潭留之夕於室外默坐龍問何不歸來師對曰

黑龍乃點燭與師師擬接龍便吹滅師乃禮拜龍曰見什广日從

今向去不疑天下老和尚舌頭也至明日便發龍潭謂諸徒曰可



中有一箇漢牙如劒樹口似五金一棒打不迴頭他時向孤峰頂上立吾道在師抵于瀉山從法堂西過東迴視方丈瀉山無語師曰無也無也便出至僧堂前乃曰然雖如此不得草人遂具威儀上參才跨門提赴坐具喚曰和尚瀉山擬取拂子師喝之揚袂而出瀉山晚間問大眾今日新到僧何在對曰那僧見和尚了更不顧僧堂便去也瀉山問衆還識遠阿師也無衆曰不識瀉山曰是伊將未有把茅蓋頭罵佛罵祖去在師住豐陽三十年屬嘉武宗廢教避難於獨浮山之石室天中初武陵太守薛延聖再崇德山精舍號古德禪院相國裴休題額身存將訪求哲匠住持聆師道術屢請不下山延聖乃設詭計遣使以茶鹽誣之言犯禁法取師入州瞻礼堅請居之大闡宗風總持禪師用山同院師上堂謂衆曰於已無事則勿尋求而得亦非得也汝但無事於心無心於事則尋求虛而靈空而妙若毛端許言之本末者皆為自欺毫末整念三

吏

塗業因督兩生情萬切羈鎖聖名凡號盡是虛聲殊相劣形皆為幻色汝欲求之得無累乎及其獸之又成大患終而無益師上堂曰今夜不得問諸問話者三十棒杖時有僧出方禮拜師乃打之僧曰某甲諾也未問和尚因什打某甲師曰汝是什人處人曰新羅人師曰汝未跨船時便好与三十桂杖林中華作隔下語且從只如德山道同話者三十桂杖意亦在有僧到參師問維那今日幾人新到對曰人師曰將來一時生茶著龍牙問字人仗模鐲劍擬師頭時取如何師引頸法眼別日白龍牙曰頭落也師微笑龍牙後到洞山舉前語洞山曰德山道什人云德山無語洞山曰莫道無語且將德山落底頭呈似老僧龍牙省過懺謝有人舉似師師曰洞山老人不識好惡汝箇漢死未多少時教得有何什人處僧問如何是菩提師并曰出去莫道裏病僧問如何是佛師曰佛即是西天老比丘雪峯問從上宗風以何法示人師云我宗無語句實



無法與人若頭聞之曰德山老人一條脊梁骨硬似鐵拗不折然  
雖如此於唱教門中稍較此字係福祐問德山云如老頭道有何言教德山便  
云時智度云展閣架莫不識痛痒福云如而今自非痛師尋常遇僧到參多以拄杖打  
舉話展云展閣架是什心行明聖云亦托慶錯下名言臨濟聞之遣侍者來參教令德山若打汝但接取拄杖當面一  
拄侍者到方禮拜師乃打侍者接得拄杖与一拄師歸方丈侍  
者廻舉似臨濟人云從來疑遞箇漢老頭云德山老人尋常只據目前  
教云老禪唐云云如除濟道我從前疑遞師上堂曰問即有過不問又乖有  
漢是百底語不旨語乃當列有道理僧出禮拜師便打僧曰某甲始禮拜為什广便打師曰待汝開口  
堪作什广師令侍者喚義存即雪也存上來師曰我自喚義存汝  
又來作什麼存無對師見僧來乃問其僧敲門師曰阿誰曰  
師子兒師乃開門僧禮拜師便駢項曰遮畜生什广處去來雪  
峯曰古人斬猫兒意如何師乃打趁却喚曰會广峯曰不會師  
曰我恁二老波甚不會僧問凡聖相去多少師便喝師因疾有

僧問還有不病者無師曰有曰如何是不病者師曰阿邪阿邪師  
復告諸徒曰捫聖追響勞汝心神夢覺非竟有何事言訖安  
坐而化即君咸通六年乙酉十二月三日也壽六十六臘年五教證  
見性大師

洪州泐潭寶峯和尚有僧新到師謂曰其中事即易道不落其  
中事始終難道僧曰某甲在途時便知有此問師曰更与二十季  
行脚也不較多日莫不契和尚意麼師曰苦瓜那堪侍客偏同僧  
古人有一路接後進初心汝還知麼否曰請師指出古人一路師曰恁  
麼即箇契知了也曰頭上更安額師曰宝峯不合問仁者曰問又何  
妨師曰遮裏不曾有人乱說道理出去

前吉洲性空禪師法嗣

歙州茂源和尚平田來參師發起身平田乃抱膝曰開口即矣閑  
口即喪去却恁六時請師道師以手掩耳而已平田放手曰一



兩步難師曰有什麼死急乎田曰若非此箇師不免諸方點檢  
東山光仁禪師上堂次大衆集師從方丈出未至禪牀謂衆曰不負  
平生行脚眼目致箇同評將來還有麼方乃升堂坐時有僧出礼  
拜師曰不負我且從大衆何也便歸方丈翌日有別僧請辨前語  
意旨如何師曰肩時有飯喫汝喫夜後有床占汝眠一向前迫我作  
什人僧礼拜師曰苦苦僧曰請師直指師乃垂足曰舒縮一任老僧  
前京北羣微無學禪師法嗣

鄂州清平山令導禪師東平人也姓王氏少依本州北菩提寺義威  
通六季落髮後詣滑州開元寺受具攻律學一旦謂同流曰夫沙門  
應決徹死生玄通佛理若乃攷卷軸役役拘文悉教海沙徒勞  
斤心遂罷所業遠參禪會至江陵白馬寺堂中遇一老宿名  
曰慧勤師親近詢請勤曰吾父侍丹霄今既垂老倦於提誘汝  
可往謁羣微彼即吾同參也師禮辭而去造于羣微之堂問如何

是西來的的意羣微曰徒無人即向汝說師良久曰無人也請師說  
羣微下禪牀引師入竹園師又曰無人也請和尚說羣微指竹曰遮  
竿得恁長那竿得恁短師雖領其微言猶未徹其玄旨文  
德元年抵上蔡會州將重法剃大通禪苑請闡宗要師自舉初  
見羣微語句謂衆曰先師入泥洹爲我自是我不識好惡師自  
拈化導將十稔至光化中領徒百餘遊鄂州從革度使杜洪請化  
居清平山安樂院上堂曰諸上座丈夫出家須會佛意始得若會  
佛意不莊僧俗男女貴賤但隨家豐險安樂便得諸上座盡是父處  
叢林徧參尊宿且作一生會佛意試出未大家商量莫空氣高  
至後一事無成一生空度若未會佛意直饒頭上出水足下出火燒  
身鍊臂聰慧多辯聚徒一千二千說法如雲如雨講得天華亂落黃  
成箇邪說淨觀是非去佛法大遠在諸人幸值色身安健又值諸  
難何妨近前著此工夫體取佛意好時有僧問如何是大來師曰



麻索曰如何是小乘師曰錢貫問如何清平家風師曰年麤作三箇蒸餅問如何是禪師曰胡孫上樹尾連顛問如何是有漏師曰寂第曰如何是無漏師曰木杓問觀面相呈時如何師曰分付與坐自餘這機方便靡徇時情逆順卷舒語超格量天祐十六年正月二十五日午時歸寂壽七十有五周顯德六年敕謚法喜禪師塔曰善應

舒州投子山大同禪師本州懷寧人也姓劉氏幼歲依洛下保壽滿禪師出家初習安般觀次閱華嚴教發明性海復謁翠微山法席頃悟宗旨微見羣由是放任周遊歸旋故土隱投子山結茅而居一日趙州詵和尚至桐城懸師亦出山途中相遇未相識趙州潛問俗士知是投子乃近而問曰莫是投子山主師曰茶鹽錢乞一箇趙州即先到庵中坐師後攜一餅油歸庵趙州曰久嚮投子到來祇見箇賣油翁師曰汝祇見賣油翁且不識投子曰如何是

投子師曰油油趙州問死中得活時如何師曰不許夜行投明須到趙州曰我早使白伴更使黑同義三師互相問詰廣如集其辭句簡捷意趣玄微諸方謂趙州投子得法之用自爾師道聞天下雲水之侶競來遠近與師謂眾曰汝諸人來遮裏擬覓新鮮語句攢華四六裏貴有可道我老人氣力稍劣唇舌遲鈍汝若問我我便隨汝荅對也無玄妙可及於汝亦不教汝採根終不說向上向下有佛有法有凡有聖亦不存生繫縛汝諸人變現今般總是汝生解自擔帶將來自作自受遮裏無可與汝不敢誑誑汝無表無裏可得說似汝諸人還知麼時有僧問表裏不收時如何師曰汝擬向遮裏採根僧問大藏教中還有奇特事也無師曰演出大藏教問如何是眼未開時事師曰目淨脣廣如青蓮問一如諸佛及諸佛法皆從此紅出如何是此紅師曰以是名字汝當奉持問枯木中還有龍吟也無師曰我道猶體裏有師子問法普潤一切眾生如何是一法師曰雨下也一塵含法界時如何師曰早



是數塵也問金鎖未開時如何師曰開也問學人欲修行時如何  
師曰虛空不曾爛壞雪峯侍立師指庵前塊石曰三世諸佛  
在裏許雪峯曰須知有不在裏許者師乃歸庵中坐一日雪峯隨  
師訪龍眠庵主雪峯問龍眠路向什麼處去師以拄杖指前面雪  
峯曰東邊去西邊去師曰漆桶雪峯異日又問一槌便成時如何師  
曰不是性懃懃懃漢雪峯曰不假一槌時如何師曰漆桶師一日庵中  
坐雪峯問和尚此間還有人參否師於牀下拈銀頭拋向面前  
雪峯曰恁即當處掘老老師曰漆桶不快雪峯辭去師出門  
送暮召曰道者雪峯迴首應諾師曰途中善為僧問故歲已去  
新歲到來還有不涉此二途者無師曰有僧曰如何是不涉者師  
曰元正啓祚萬物新惟問依稀似半月仿佛若三星乾坤收不得  
師向何處明師曰道什什僧曰想師只有湛水之波且無滔天之浪  
師曰閑言語問類中未時如何師曰人類中未馬類中未問佛佛

授手祖祖相傳傳箇什麼法師曰老僧不辭謾語問如何是出關  
不見佛師曰無所親曰如何是入室別靠靠壞師曰無所生問如  
何是火燄裏藏身師曰有什什掩處曰如何是炭堆裏藏身師  
曰我道汝黑似漆問的的不明時如何師曰明也問如何是未後一  
句師曰最初明不得問從苗苗辨地因語識人未審將何辨識師  
曰引不著問院裏三百人還有不在數者無師曰一百五十年前五十  
年後者取師問僧父嚮疎山薑薑頭莫便是否無對法眼代曰無對  
僧問抱璞投師請師雕琢師曰不為棟梁材曰恁麼即下和無  
出身處也師曰擔帶即伶傳辛苦若曰不擔帶時如何師曰不教汝  
抱璞投師更請雕琢問那吒太子折骨還父折肉還母如何是那吒  
本來身師放下手中杖子問佛法二字如何辨得清濁師曰佛  
法清濁曰學又不會師曰汝通未問什什問是是水裏作海鹹  
河淡師曰天上星地下木法眼別曰木問如何是祖師意師曰勤覓



箇受託處不得問和尚住此未有何境界師曰牛角女子白頭絲問  
如何是無情說法師曰惡問如何是毗盧師曰已有名字如何  
是毗盧師師曰未有異處時會取問歷落一句請師道師曰好問  
四山相通時如何師曰五蘊皆空問一念未生時如何師曰真箇謾  
語問凡聖相去幾何師曰下禪林立問字人同即和尚答忽若千  
問萬問時如何師曰如雞抱卵問天上天下唯我獨尊如何是我  
師曰推遮老胡有什了過問如何是和尚師師曰迎之不見其  
首隨之不見其形問塑像未成未審身在什了處師曰莫亂造  
作僧曰事奈現不現何師曰隱在什了處問無目底人如何進步  
師曰徧十方僧曰無目爲什了徧十方師曰著得目也無問如何  
何是西來意師曰不詳問月未圓時如何師曰吞却兩三箇僧曰  
圓後如何師曰吐却七八箇問日月未明佛與衆生在什麼處師  
曰見老僧噴便道噴見老僧喜便道喜師問僧什麼處來曰東

西山禮祖師末師曰祖師不在東西山僧無語法顯云和尚問祖師如何是玄  
中的師曰不到汝口裏道問牛頭未見西祖時如何師曰與人爲師  
又問見後如何師曰不與人爲師問諸佛出世唯以一大事因緣如何  
是天下事因緣師曰尹司聖爲老僧開臺問如何是佛師曰幼不  
可求問千里尋師九師一接師曰今日老僧腰痛菜頭入方丈請  
蓋師曰且去待無人時未爲開臺說菜頭明日伺得無人去來請  
和尚說師曰近來菜頭近前師曰輒不得舉似於人問併却  
咽喉膺吻請師道師曰汝只要我道不得問達磨未來時如何師  
曰徧天徧地曰來後如何師曰蓋覆不得問和尚未見先師時如  
何師曰通身不奈何曰見先師後如何師曰通身摸不碎曰還是  
從師得也無師曰終不相孤負曰是了即從師得也師曰自著眼  
趁取曰恁了即孤負先師也師曰非但孤負先師亦乃孤負老  
僧問七佛是文殊弟子文殊還有師也無師曰通來恁麼道也



大似屈已推人問金雞未鳴時如何師曰無遮箇音響曰鳴後如何師曰各自知時問師子是獸中之王爲什被六塵吞師曰不作大無人我師居投子山三士餘載往來激發請益者常盈千室師縱之以無畏辯隨問連答呼喚同時微言頗多今略錄少分而已唐中和年巢寇暴起天下喪亂有狂徒持刃上山問師曰此何爲師乃隨直說法魁渠聞而拜伏脫身服施之而去師乾化四年甲戌四月六日示有微疾大衆請醫師謂衆曰四大動作聚散常程汝等勿憂吾自保矣言訖跏趺坐至壽九十有六詔謚慈潛大師塔曰真寂

湖州道場山如訥禪師僧問如何是教意師曰汝自着僧禮拜師曰明月鋪霄漢山川勢自分問如何得聞性不隨緣去師曰汝聽者僧禮拜師曰聾人也唱胡茄調好惡高低自不聞僧曰恁麼昂聞性宛然也師曰石從空裏立火向水中焚問虛空還有邊

際否師曰汝也太多知僧禮拜師曰三尺杖頭挑日月一塵飛起任遮天問如何身道人師曰行運無蹤跡坐坐絕人知僧曰如何即是師曰三鑪力盡無煙鉢萬頃平田水不流問一念不生時如何師曰堪作什麼僧無語師又曰透出龍門雲雨合山川大地入無蹤師目有重瞳垂手過膝自舉微受訣乃止子道場山蘿草卓庵學

徒四至遂成禪苑廣闡法化所遺壇衲三事及開山拄杖木屐今在影堂中

按塔銘云師姓許氏名與公歲次庚子年正月十五日卒於道場山極壽之數別號如奉教

建州白雲幼禪師

曾住江州東禪院

僧問不坐偏堂坐堂不居無字位此人

合向什處安量師曰青天無電影天台韶和尚參師問什處來韶曰江北來師曰船來陸來曰船來師曰還逢見魚鱉麼

曰往往遇之師曰遇時作什生韶曰咄縮頭去師大笑

潭州前道吾山圓智禪師法嗣

潭州石霜山慶諸禪師廬陵新達人也姓陳氏年十二依洪井



西山純孝禪師落髮于三嵩嶽受具就洛下學毗尼之教雖知  
聽制終爲漸學迨抵大嵩山法會爲未幾一日師在末寮內師來過  
山云施主物莫拋撒師曰不拋撒過山於地上拾得一糲云汝道不  
拋撒遮箇什麼處得未師對過山云云莫遮一糲子百千糲欺  
從遮一糲生師云百千糲從遮一糲生未審遮一糲從什麼處生過山  
呵呵笑師方丈晚後上堂云大衆來裏有蟲師後參道吾問如  
何是觸目菩提道吾喚沙弥沙彌應諾吾曰添淨鉢水著吾却  
問師汝通來問什師乃舉前問道吾便起去師從此惺覺道  
吾曰我疾作將欲去世心中有物久而爲患誰可除之師曰心物俱  
非除之益患道吾曰賢哉賢哉于時始爲二夏之僧因避世混俗  
于長沙瀏陽陶家坊朝遊夕處人莫能識後因洞山价和尚遣僧  
訪尋囊錫始露乃舉之住石霜山他日道吾將捨衆順世以  
師爲嫡嗣躬至石霜而就之師曰勤執侍全于師禮既訖道吾歸寂

孚侶雲集盈五百衆廣語出別卷一日謂衆曰一代時教整理時人歸于凡  
有其由皆落在今時直至法身非身此是教家極則我輩沙門  
全無肯路若分即老不分即坐著泥水但由心意妄說見聞僧問  
如何是西來意師曰雲中一片石僧禮拜師曰會麼曰不會師曰  
賴汝不會若會即打殺你頭問如何是和尚本分事師曰石頭還  
汙出麼問到遮裏爲什麼却道不得師曰脚底著口問真身還  
出世也無師曰不出曰爭奈真身何師曰瑠璃鉢子口師居方  
丈有僧在明窓外問咫尺之間爲什麼不覩師顏師曰我道徧  
界不曾藏僧舉問雪峯徧界不曾藏意旨如何雪峯曰什  
麼不是石霜僧迴舉雪峯之語呈師師曰老夫漢有什死急  
東隱傳云云如雪峯是會石霜意者會也他爲什道元意者不會作麼生雪峯事豈可  
休會然法且無異奈以師承不同解一是石他云徧界不曾藏不也須曾學來始得會此說  
師云蓋問萬戶復問即不問萬戶俱開時如何師曰堂中事作麼生  
曰無人接得渠師曰道也大殺道也只道得八九成曰未審如何作麼



生道師曰無人識得渠

東禪齊云云石霜意作生若道一般前來爲什麼問

佛性知虛空如何師曰卧時即有坐時即道問忘收一足時如何師曰

不共汝同盤問風生浪起時如何師曰湖南城裏大殺閤有人不

肯過江西因僧舉洞山參次亦衆曰兄弟秋初夏未或東去西去

直須向萬里無寸草處去始得又曰只知萬里無寸草處且作

麼生去師聞之乃曰出門便是草僧舉似洞山洞山曰大君國內

能有幾人

東禪齊云云且道石霜會洞山意否若道會去只如諸上座每日折旋俯仰近來迷去爲當落路下草爲當一合轍若言不會洞山三意又爭

鮮佳下若還是有會處麼上座擬什廣家去於此若明師止石霜山二十年

間學衆有長坐不臥屹若株杙天下謂之枯木衆也唐僖

宗聞師道譽遣使賫賜紫衣師牢讓不受光啓四年戊申

二月二十日巳亥示疾告寂壽八十有二臘五十九三月十五日葬

于院之西北隅教誡普會大師塔曰見相

潭州漸源仲興禪師在道吾處爲典座一日隨道吾往檀越家弗弔

喪師以手拊棺曰生邪死邪道吾曰生也不道死也不道師曰爲

什麼不道道吾曰不道不道弔畢同迴途次師曰和尚今日須與仲

興道儻更不道即打去也道吾曰打即任打生也不道死又不道師

打道吾數拳道吾歸院令師且去少間主事知了打汝師乃礼

辭往石霜舉前請乃打道吾之事令請和尚道石霜曰汝不

見道吾道生也不道死也不道師於此大悟乃設齋懺悔師曰將

鉢子於法堂上石霜曰作麼師曰先師靈骨未石霜曰洪波浩渺見

白浪滔天見什麼靈骨師曰正好著力石霜曰遮裏針劄不入著

什麼力

太原字子正座代曰先師靈骨猶存

根清和尚僧問不落道吾機請師道師云庭前紅莧樹生葉不

生華良父云會麼僧云不會師云正是道吾機因什不會僧礼

拜師便打云須見之老僧打你始得

潭州前雲巖見雲晟禪師法嗣



筠州洞山良价禪師會稽人也姓俞氏幼歲從師因念般若心經以無根塵義問其師其師駭異曰吾非汝師即指往五洩山礼默禪師披剃年二十高山具戒遊方首謁南泉值馬祖諱度修齊次南泉垂問衆僧曰來自設馬祖齊未審馬師還來否衆皆無對師乃出對曰待有伴即來南泉聞已讚曰此子後生雖甚堪雕琢師曰和尚莫厭良爲感次參滄山問曰頃聞忠國師有無情說法良价未究其微滄山曰我遮裏亦有只是難得其人曰便請師道滄山曰父母所生口終不敢道曰還有與師同時慕道者否滄山曰此去石室相連有雲巖道人若能撥草瞻風必爲子之所重旣到雲巖問無情說法什麼人得聞雲巖曰無情說法無情得聞師曰和尚聞否雲巖曰我若聞汝即不得聞吾說法也曰若恁麼即良价不聞和尚說法也雲巖曰我說法汝尚不聞何況無情說法也師乃述偈呈雲巖曰也大奇也大奇無情解說不思議若將耳

聽聲不現眼處聞聲方便知遂辭雲巖雲巖曰什麼處去師曰雖離和尚未上所止曰莫湖南去師曰無曰莫歸鄉去師曰無曰早晚却來師曰待和尚有住處即來曰自此去難得相見師曰難得不相見又問雲巖和尚百年後忽有人問還貌得師真如何祇對雲巖曰但向伊道即遮箇是師良久雲巖曰承當遮箇事大須審細師指涉疑後因過水觀影大悟前肯因有一偈曰切忌從陀覓迢迢頭我疎我今獨自往處處得逢渠渠今正是我我今不是渠應須恁麼會方得契如他日因供養雲巖名真有僧問曰先師道無是莫便是是否師曰是僧曰意旨如何師曰當時幾錯過會先師語曰未審先師還知有也無師曰若不知有爭解恁麼道若知有爭肯恁麼道長慶稜云無情有爲什麼恁麼道又云養子方知父意師在勸潭見初上座于衆中大奇也大奇佛家道果不思議師曰佛家道果即不問且如說佛家道果是什麼人只請一言初良久無對師曰何不急道初曰事即



不得師曰道也未嘗道說什麼爭即不得初無對師曰佛之與道只是名字何不引教初曰教道什麼師曰得意忘言初曰指授教將意忽頓作病在師曰說佛界道界病大小初因此遷化師至唐大中未於新豐山接誘學徒厥後盛化豫章高安之洞山俗名也因為雲岩諱日營齊有僧問和尚於先師處得何指示師曰雖在彼中不蒙他指示僧曰既不蒙指示又用設齋作什麼師曰然雖如此焉敢違背於他僧問和尚初見南泉發迹處什麼與雲岩設齋師曰我不重先師道德亦不為佛法只重不為我說破又因設忌齋僧問和尚為先師設齋還肯先師也無師曰半肯半不肯曰為什麼不全肯師曰若全肯即孤負先師也僧問欲見和尚本來師如何得見曰年涯相似即無阻矣僧再舉所疑師曰不躍前蹤更請問僧無對雲居代云怎麼即某甲不見和尚本來師也後云坐拈問長慶如何是年涯相似者長慶又向雲居覓箇什麼師又曰還有不報四恩三者者無若不體此意何起

始終之患直須心心不觸物步步無處所常不聞斷稍得相應師問僧什麼處來曰遊山來師曰還到頂否曰到師曰頂上還有人否曰無人師曰怎麼即聞黎黎不到頂也曰若不到頂爭知無人師曰聞黎黎何不自住曰某甲不辭住西天有人不肯師問大長老曰有一物上挂天下挂地黑如漆常在動用中收不得過在什麼處大曰過在動用同安顯別云不知師乃咄云出去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大駭雞犀師問雪峯從什麼處來雪峯曰天台來師曰見智者否曰我存喫鐵棒有分僧問蛇吞蝦蟆甚救即是不救即是師曰救即隻目不覩不救即形影不彰因夜間不點燈有僧出問話退後師令侍者點燈乃召適來問話僧出未其僧近前師曰將取三兩粉來與遮箇上坐其僧拂袖而退自此惺發玄旨遂罄捨衣資設齋得三年後辭師師曰善為時雪峯侍立次問曰只如遮僧辭去幾時却來師曰他只知一去不解再來其僧歸堂就衣鉢下坐化



雪峯上報師師曰雖然如此猶較老僧三生在雪峯上問訊師曰  
入門未須得語不得道早箇入了也雪峯曰義存無口師曰無口  
且從還我眼來雪峯無語雪峯肩別前語云待某甲有見師問僧什麼處  
來曰三祖塔頭來師曰既從祖師處來又要見老僧作什麼曰祖師即  
別學人與和尚不別師曰老僧欲見閣黎本末師還得否曰亦須待  
和尚自出頭來始得師曰老僧適來暫時不在雲居問如何是祖師  
西來意師曰閣黎向後有把茅蓋頭或有人問閣黎且作麼生  
白伊道官人問有人修行否師曰待公作男子即修行僧問義古  
有言相逢不擊掌出舉意便知有時如何師乃合掌頂戴師問德  
山侍者從何方來曰德山來師曰來作什麼曰尋煩惱和尚來師曰  
世間什麼物最尋煩惱侍者無對師有時云體得佛向上事方有  
些子語話分僧便問如何是語話師曰語話閣黎不聞曰和尚  
還聞否師曰待我不語話時聞即僧問如何是正問正答師

曰不從口裏道曰若有人問師還答否師曰也未曾問問如何是  
從門入者非實見師曰便休便休師問講維摩經僧曰不可以智知不  
可以識識喚作什麼語對曰讚法身語師曰法身是讚何用更  
讚師有時密語曰直道本末無一物猶未消得他鉢袋子僧便問  
什麼人合得師曰不入門者僧曰只如不入門者還得也無師曰雖然如  
此不得不與他師又曰直道本末無一物猶未消得他衣鉢遮裏  
合下得一轉語且道下得什麼語有上坐下語九十六轉不慙師  
意未後一轉始可師意師曰閣黎何早不恁麼道有一僧問請舉  
如是三年執侍巾鉞終不為舉上座因有疾其僧曰某甲三年請舉  
前話不蒙慈悲善取不得惡趣遂持刀向之曰若不為某甲舉即  
便殺上坐也上坐悚然曰閣黎且待我為汝舉乃曰直饒將來亦無  
處著其僧礼謝僧問師尋常教字人行鳥道未審如何是鳥道  
師曰不逢人曰如何行師曰直須足下無絲毫去曰只如何鳥道莫便是







師曰吾聞名已謝

石霜云無人得他肯當居云云者因名非名先師蓋曰云云

問和尚遺和

還有不病者也無師曰有僧曰不病者還者和和尚否師曰老僧者

他有分曰和尚爭得者他師曰老僧者時即不見有病師又曰離

此殼漏子向什麼處與吾相見對衆無嘉咸通十年三月命剃髮披衣

令擊鐘儼然坐化時大衆踴勸移柩師忽開目而述曰夫出家之人

心不附物是真修行梵方生息死於悲何有乃召主事僧令辨愚

癡齊中蓋責其惡情也衆指惡慕不已延至七日食具方備師亦

隨齋畢曰僧家勿事太季臨行之際喧動如斯至八日浴訖端坐長

往壽卒有三臘四十二教謚悟本大師塔曰慧覺師嘗勸學子等大藏經

偶頌識等  
法布諸方

涿州杏山監生洪禪師臨濟問如何是露地白牛師曰叫濟曰惡却

杏山口師曰老兄作麼生濟云適畜生師便休與石室問卷師有五

詠十秀皆暢玄風滅後茶毗收毒色舍利

潭州神山僧密禪師師在南泉打羅次南泉問作什麼師曰打

羅曰汝以手打脚打師曰却請和尚道南泉曰分明記取向後遇

明眼作家但恁麼舉似雲谷代曰舉手  
時者如解打師與洞山渡水洞山曰莫錯下

脚師曰錯即過不得也洞山曰不錯底事作麼生師曰共長老過

水一與洞山鋤茶園洞山擲下鏟頭曰我今日困一點氣力也無師曰

若無氣力爭解恁麼道得洞山曰汝將謂我有氣力底是也裴

大夫問僧供養佛還喫否僧曰如大夫祭家神大夫舉似雲山石雲

岩代曰有幾般飯食但一時下來雲岩却問師一時下來後作麼

生師曰合取鉢盂岩肯之僧問如何是無所聞者乃曰聽經師曰要

會麼僧曰要會師曰未解聽經在問一地不見二地如何師曰汝莫

錯否汝是何地有行者問生死事尤師一言師曰汝何時生死去來

曰某甲不會請師說師曰不會須死一場去

幽谿和尚僧問大用現前不存軌則時如何師起還禪牀一匝而坐僧



欲進語師與一謁僧歸位而立師曰汝怎麼我不忘亡汝不忘亡  
我却忘亡僧再擬進語師又與一謁曰三千年後吾道大行

前華亭船子德誠禪師法嗣

澧州夾山善會禪師廣州峴亭人也姓廖氏九歲於潭州龍牙山  
出家依年受戒往江陵聽習經論該練三字遂參禪會勸力參  
承初住京口一夕道吾策杖而至遇師上堂僧問如何是法身師曰法  
身無相曰如何是法眼師曰法眼無瑕師又曰目前無法意在目前  
不是目前法非耳目所到道吾乃笑師乃生疑問吾何笑吾曰和  
尚一等出世未有師可往浙中華亭縣參船子和尚去師曰訪得獲  
否道吾曰彼師上無片瓦遮頭下無卓錫之地師遂易服直詣華亭  
船子鼓櫂而至師資道契微朕不留語見船子之章師比欲道世無機尋忘  
以學者交湊盧臺星布曉夕參依喜咸通十二年庚寅海眾卜夾  
山遷成院宇師上堂示眾曰丈有祖以來時人錯會相承至今以

佛祖句爲人師範如此却成狂人無智人未他只指示汝無法本是  
道道無一法無佛可成無道可得無法可捨故曰目前無法意在  
目前他不是目前法若向佛祖邊學此人未有眼目皆屬所依之  
法不得自在本只爲生死茫茫識性無自由今千里萬里求善  
知識須有正眼永脫虛謬之見定取目前生死爲復實真有爲復  
實益若有人定得許汝出頭上根人言下明道中下根器波波浪  
走何不向生死中定當取何處更疑佛疑祖若汝生死有智人笑  
汝偈曰勞持生死法唯向佛邊求目前未正理撥弄人負浮漚僧  
問從上三祖意教意和尙爲什麼此間言無師曰三千年不食飯  
目前無飢人曰既無飢人某甲爲什麼不悟師曰只爲悟迷却  
問來師說頌曰明明無悟法悟法却迷人長舒兩脚睡無悟亦  
無真僧問如何是道師曰太陽溢目萬里不挂片雲曰如何得會  
師曰清淨之水游魚自迷問如何是本師曰飲水不迷問古人布



發掩泥窗為何事師曰九鳥射盡一翳猶存一箭隨地天下不黑  
問祖意與教意同別師曰風吹荷葉滿池青十里行人較程師  
有小師隨侍日久師住後遣令行脚游歷神肆無所用心聞師聚  
衆道播他室迴歸省觀而問曰和尚有如是奇特事何不早向  
某甲說師曰汝承飯吾着火汝行盃吾展鉢什麼處是孤負汝處  
小師從此悟入師曰喫茶了自烹一椀過與侍者侍者接師乃縮  
手曰是什麼侍者無對有一大德來問師若是教意其意即不疑  
只如禪門中事如何師曰老僧也只解宴坐為熟問如何是實  
長隆之理師曰石上無根樹山舍不動雲問如何是出處師曰師曰  
虛空無影象足下野雲生西川首座遊方至首馬果華嚴教  
語問曰塵含法界無邊時如何白鳥曰如鳥二翼如車二輪首座  
曰將謂禪門別有奇特事元來不出教乘乃迴本地尋常笑山  
化遣小師持前語而問師師曰雕沙無鑊主之酒結草草道人

之思小師迴舉似首座首座乃讚將謂禪門與教意不殊元來  
有奇特之事問如何是笑山境師曰依抱子飯青嶺裏鳥宿花  
碧岩前師再闢玄樞迫于一記唐中和元年辛丑十月七日召主事  
曰吾與衆僧誦道累歲佛法深肯各應自知五冬幼質時盡  
即去汝等善保護如吾在日勿得雷同世人輒生惆悵言訖至于  
夜奄然而逝其月二十九日塔于本山壽七十七臘五十七教謚傳明大  
師塔曰永濟

行思禪師第五世

前舒州投子山大同禪師法嗣

投子感溫禪師世傳僧問師豈實座指示何人師曰如月覆千  
谿僧曰恁麼即滿地不顧也師曰莫恁麼道僧問父不投為子  
却投子師曰豈是別人屋裏事僧曰父與子屬功也無師曰不屬  
曰不屬功底如何師曰父子各自脫曰為什麼如此師曰汝與



我會師遊山見蟬蛻侍者問曰蛻在遮裏蟬子向什麼處去也  
師拉蛻就耳畔搖三五下作蟬響聲其僧於是開悟  
福州牛頭微禪師師上堂示衆曰三世諸佛用一点伎倆不得天  
下老師口似匾擔諸人作麼生大不容易除非知有莫能知之僧  
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山禽粟米飯野菜澹黃齋僧曰忽遇上  
客未又作麼生師曰喫即從君喫不喫任東西問不問驪龍領下  
珠如何識得家中寶師曰性中爭得作閑人  
西川青城香山澄照大師僧問諸佛有難向火簇裏藏身初審袖  
僧有難向什麼處藏身師曰水精窟裏著波斯問如何是初生月  
師曰太半人不見

陝府天福和尚僧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黃河無滴水華嶽總  
平治

潯州思明和尚在投子衆時有僧問如何是上座沙彌童行師曰

諾僧問如何是清淨法身師曰屎裏蛆兒頭出頭沒

鳳翔府招福和尚僧問東牙烏牙皆出隊和尚為什麼不出隊師  
曰住持各不同閣梨爭得怪

興元府中梁山遵古禪師問空劫無人能問法即今有問法何安  
師曰大悲菩薩從裏坐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道士擔漏卮  
襄州谷隱和尚僧問如何不觸白雲機師曰鶴帶鶻顏浮生不棄  
安州九峻山和尚僧問如何是佛師曰即汝是問遠聞九峻及至  
到來只見一峻師曰閣梨只見一峻不見九峻曰如何是九峻師  
曰水急浪華廣

盤山和尚弟僧問如何出得三界師曰在裏未多少時邪曰如

何出得師曰青山不礙白雲飛問承教有言如化人煩惱如石女  
兒此理如何師曰閣梨直如石女兒去

安州九峻敬慧禪師弟僧問解脫深坑如何過得師曰不求過



僧曰如何過得師曰來過亦非

東京觀音院岩俊禪師刑臺人也姓廣氏初參祖席徧歷衡廬岷蜀嘗經鳳林深谷欵觀珍寶發現同侶相顧意將取之師曰古人鋤園觴黃金若瓦礫待吾莖茅覆頂須此供四方僧言訖捨去造諸授子：問曰子昨宿何處師曰在不動道場曰旣言不動焉由至此師曰至此豈是動邪曰元來宿不著處然投子默認許之尋抵東京會有梁少保李邵即河陽節度使罕之兄也雅信內典尤重于師因捨宅建院曰觀音明聖請師居之周高祖世宗二帝潛隱時每登方丈必施跪礼及即位特賜紫号淨戒大師衆常數百乾德丙寅三月示疾垂誡門人訖怡顏合掌而滅壽八十五臘六十五其年四月八日塔于東郊豐臺村

前鄂州清平山令遵禪師法嗣

蘄州三角山令珪禪師初參清平：問曰來作麼師曰來禮拜

曰礼拜阿誰師曰特來礼拜和尚清平咄曰遮鈍根阿師：乃礼拜清平於師頸上以手斫一下師從此摠衣密領宗旨住後僧問如何是佛師曰明日來向汝道如今道不得

景德傳燈錄卷第十五



景德傳燈錄卷第十六

吉州青原山行思禪師第五世中七十二人

朗州德山宣鑒禪師法嗣九人

鄂州岩頭全豁禪師

福州雪峰義存禪師

天白瑞龍院慧恭禪師

泉州瓦棺和尚

襄州高亭簡禪師

洪州感潭資國和尚

德山鵝湖紹爽大師

鳳翔府無垢和尚

益州雙流尉遲和尚

已上三人無機緣語句不錄

潭州石霜慶諸禪師法嗣四十一人

河中南際山僧一禪師

潭州大光山居誨禪師

廬山懷祐禪師

筠州九峰道虔禪師

台州涌泉景欣禪師

潭州雲蓋山志元禪師

潭州谷山藏禪師

福州覆船山洪荐禪師

已上六人見尋



朗州德山存德慧空禪師

吉州崇恩和尚

石霜第三世輝禪師

郢州芭蕉和尚

潭州肥田伏和尚

潭州鹿苑暉禪師

潭州寶蓋約禪師

越州雲門海晏禪師

湖南文殊和尚

鳳翔府石柱和尚

潭州中雲蓋和尚

河中棲岩存壽禪師

南嶽玄泰上座

已上二十人見錄

杭州龍泉敬禪師

潞府盤亭宗敬禪師

新羅欽忠禪師

新羅行寂禪師

洪州鹿源和尚

郢州大陽山和尚

滑州觀音和尚

郢州正覺和尚

南州高明和尚

許州慶壽和尚

鎮州萬歲和尚

鎮州靈壽和尚

鎮州洪濟禪師

第二世

吉州簡之禪師

大梁洪方禪師

邕州守閑禪師

新羅朗禪師

新羅清虛禪師

汾州爽禪師

餘杭通禪師

已上二十人無機緣語句不錄

澧州夾山善會禪師法嗣二十二人

澧州樂普山元安禪師

洪州上藍令超禪師

鄆州四禪和尚

江西逍遙山懷忠禪師

袁州盤龍山可文禪師

撫州黃山月輪禪師

洛京韶山寰普禪師

太原海湖和尚

嘉州白水寺和尚

鳳翔府天蓋山幽禪師

洪州同安和尚

已上十一人見錄

韶州曇普禪師

吉州僊居山和尚

太原資福端禪師

洪州盧仙山延優和尚

越州越峯和尚



朗州祇園山和尚

嵩山全禪師

西京雲岩和尚

行思禪師第五世中

前朗州德山宣鑒禪師法嗣

鄂州若頭全豁禪師泉州人也姓柯氏少礼青原誼公落髮往長

安室壽寺重戒習經律諸部優游禪苑与雪峰義欽山文為友自

餘杭大慈山遷造于臨濟與臨濟叙寂乃謁仰山才入門提起

坐具曰和尚仰山取拂子擬奉之師曰不妨好手後參德山和尚

執坐具上法堂瞻視德山曰作麼師咄之德山曰老僧過在什麼

處師曰兩重公案乃下參堂德山曰遮箇阿師稍似个行脚人至

來日上問訊德山曰閣梨是昨日新到否曰是德山曰什麼處学

得遮个虛頭來師曰全豁終不自謾德山曰他後不得孤負老僧

他日參師入方丈門側身問是凡是聖德山喝師礼拜有人举似

洞山、曰若不是豁上坐大難承當師聞之乃曰洞山老人不

識好惡錯下名言我當時一手擡手搦雪峰在德山作飯頭一日

飯遲德山掌鉢至法堂上曬飯巾次見德山便云遮老漢鐘未鳴

鼓未響托鉢向什麼處去德山便飯方丈峰举似師云大小德

山不會末後句山聞令侍者喚師至方丈問汝不肯老僧那師密

啓其意德山至來日上堂与尋常不同師到僧堂前撫掌大笑云

且喜得老漢會末後句他後天下人不奈何雖然如此也只得三

年德山果三年後示滅師一日与雪峰義存欽山文邃三人聚話存薦然指一

椀水邃曰水清月現存曰水清月不現師踢却水椀而去自此遂

師於洞山存豁二士同嗣德山師与存同辭德山、問什麼處

去師曰暫辞和尚下山去德山曰子他後作麼生師曰不忘曰子

焉何有此說師曰豈不聞智過於師方堪傳授智与師齊減師半

益州棲穆和尚

益州夾山院和尚

安福延体和尚

已上十人無  
機緣語句不錄



德曰如是：當善護持二士禮拜而退存返閩川居象骨山之  
雪峰師庵于洞庭卧竟山徒侶臻萃僧問無師還有出身處也無  
師曰声前古毛爛問堂之來時如何師曰刺破眼問如何是祖師  
意師曰移取庐山來向道師一日上堂謂諸徒曰吾嘗究涅槃經  
七八年觀三兩段文似衲僧說話又曰休：時有一僧出禮拜請  
師奉師曰吾教意如伊字三点第一向東方下一点開諸菩薩眼  
第二向西方下一点：諸菩薩合眼第三向上方下一点：諸菩  
薩頂礼是第一段義又曰吾教意如摩醯首羅劈開面門豎亞一  
隻眼此是第二段義又曰吾教意猶如塗毒鼓擊一声遠近聞者  
皆喪其云此是第三段義時小巖上坐問如何是塗毒鼓師以兩  
手按膝亞身曰韓信臨朝底巖無語夾山會下一僧到石霜入門  
便道不審石霜曰不必闍梨僧曰恁麼即珍重又到巖頭如前道  
不審師曰虛僧曰恁麼即珍重方迴步師曰雖是後生亦能管帶

其僧級拳似夾山：曰大衆還會麼衆無對夾山曰若無人道  
老僧不惜兩莖眉毛道去也乃曰石霜雖有殺人力且無活人劍  
師向羅山下塔基羅山中路忽曰和尚師迴顧曰作麼羅山拳手  
曰遮裏好片地師咄曰尔州賣尔漢又行數里徘徊間羅山禮拜  
問曰和尚豈不是三十年在洞山而不肯洞山師曰是又曰和尚  
豈不是法嗣德山又不肯德山師曰是曰不肯德山即不問只如  
洞山有何所闕師良久曰洞山好个佛只是無光僧問利劍斬天  
下誰是當頭者師曰暗擬再問師咄曰遮鈍漢出去問不歷古今  
時如何師曰草莽地曰古今妄如何師曰任爛師問僧什麼處來  
曰西京來師曰黃巢過後還收得劍麼曰收得師引頸作受刃聲  
僧曰師頭落也師大笑其後到雪峯舉問二龍當珠誰是得者師曰  
俱錯僧問雪峯聲聞人見性如夜見月菩薩人見性如書見日未審和  
尚見性如何峯以拄杖打三下其僧後舉前語問師師与三問如何是



三東主師曰汝還解與鐵棒磨瑞岩問如何是毗盧師曰道什二瑞岩  
再問之師曰汝年七八未問塵中如何拜主師曰銅鈔鑊裏滿盛油問  
抑箭盡時如何師曰去問如何是叢中的的意師曰謝指示僧曰  
請和尚答話師曰珍重問如何是道師曰破草鞋與地向湖裏著  
問萬丈井中如何得到底師曰呼僧再問師曰脚下過也問古帆不  
挂時如何師曰後園驢喫草雨後金或問佛問法問道問禪者師  
皆作噓聲而常謂衆曰老漢去時大吼一聲了去君先啓之後中  
原盜起衆皆避地師端居是如也一日賊大至責以無供饋遂俸  
刃焉師神色自若大叫一聲而終聲聞數十里即光啓三三丁  
未四月八日也門人後焚之獲舍利四十九粒衆爲建塔壽六十  
傳宗謚清岩大師塔曰出塵

傳側吏切與事  
同捕刀也

福州雪峯義存禪師泉州南安人也姓曾氏家世奉佛師生惡  
葷茹於襁褓中聞鐘梵之聲或見幡花像設必爲之動嘗年十二

從其父遊莆田玉潤寺見慶玄律師遽拜曰我師也遂留侍焉十  
七落髮謁美岩山常照大師照撫而器之往幽州寶刹寺受具  
足戒又歷禪會錄契德山惠咸通中迴闔中登象骨山雪峯創  
院徒侶翕然懿宗錫號真覺大師仍賜紫衣沙衣僧問祖意  
與教意是同是別師曰雷聲震地室內不聞天曰聞梨行脚爲  
什麼事問我眼本正因師故邪時如何師曰迷逢達磨曰我眼何在  
師曰得不從師問剃髮染衣受佛依蔭爲什麼不許認佛師曰好  
事不知無師問坐主如是兩字盡是科文作麼生是本坐坐主無  
對五雲云和合曰  
更方三髮著問有人問三身中那箇身不墮諸教古人云吾常於此切  
意旨如何師曰老漢九轉上洞山僧擬再問師曰拽出此僧著問如何是  
觀面事師曰千里來不遠是問如何是大人相師曰擊仲昂有舍問  
文殊與維摩對譚何事師曰義墮也僧問寂然無依時如何師曰  
是病是轉後如何師曰船子下揚州問承古有言師便作卧勢



良久起問什麼僧再舉師曰虛生浪死漢問箭露投鋒時如何師曰好千不中的僧曰盡眼勿標的時如何師曰不妨隨方好千問古人道路逢達道人不得語默對未審將什麼對師曰案案去師問僧什麼處來對曰神光來師曰晝喚作日光夜喚作火光作麼生是神光僧無對師自代曰日光大光極典坐問古人有言知有佛向上事方有語話分如何是語話師把住曰道道極無對師踢倒極起來汙流師問僧什麼處來僧曰近離浙中師曰船來陸來曰二途俱不涉師曰半得到遮裏曰有什麼隔礙師便打問古人道觀面相呈師曰如何是觀面相呈師曰蒼天蒼天師問僧此水牯牛年多少僧無對師自代曰七十七也僧曰和尚為什麼作水牯牛師曰有什麼罪過僧辭師問什麼處去曰禮拜徑山和尚去師曰徑山若問汝此間佛法如何作麼生道曰待問即道師以拄杖打尋舉問道恁德大師麼僧過在什

麼處便更捧付德大師曰問得徑山徹困也師曰徑山在浙中因什麼問得徹困付曰不見道遠問近對師乃休德大師據德大師若會雪峯意為什麼德大師還會麼且如雪峯使休是肯伊否德大師師曰謂慧校曰德大師長慶五言見溪山問仰山諸聖什麼處去他道或在天上或在人間汝道仰山意作麼德大師生校曰若問諸聖出沒處恁麼道即不可師曰汝道不肯忽有人問汝作麼生道校曰但道錯師曰是汝不錯校曰何異於錯師問僧什麼處來對曰離江西師曰江西與此間相去多少曰不遠師豎起拂子曰還隔遮个麼曰若隔遮个即遠去也師便打問學人乍入叢林乞師持云个入路師曰寧自碎身如微塵終不敢瞎却一僧眼問四十九年後事師不問四十九年前事如何師以拂子摹口打有僧辭去參靈雲問佛果出世時如何靈雲舉拂子又問出世後如何靈雲亦舉拂子其八僧却迴師問闍梨近去近太速生僧曰某甲到彼問佛不相當乃迴師曰汝問什麼事僧舉前話師曰汝問我為汝道僧便問佛未



當時何師舉拂子又問出世後如何師放下拂子僧禮拜師便  
打後傳舉似云沙云云以爲得會麼我與汝說人前如實一箇圓東面是時因舉六祖云  
不是風動不是幡動仁者心動師曰大小祖師龍頭蛇尾好與二十拄杖  
時太原字上座侍立聞之笑曰師又曰我通來信麼道也與二十拄杖雲是祖師龍頭蛇尾便好麼捧一如雪峯自道我也好與拄杖且道佛法意旨作麼生又在衆生面前有何  
機是祖師且作麼生金粟東隱者云雪峯住一箇道爲當點檢別有落氣衆中更作自抽過抽人之目曾祖師道不足爲  
作麼生師問慧全汝得入處作麼生全曰共和尚商量了師曰什麼處商量  
量曰什麼處來師曰汝得入處又作麼生全無對師打之全坦問平洋溪草  
庵鹿成群如何射得麋中主師喚全坦坦應諾師曰與茶去師問僧近離  
什麼處僧曰離瀉山曾問如何是祖師面來豐瀉山據坐師曰汝肯他  
否僧曰某申不肯他師曰瀉山古佛子速去禮拜懺悔玄沙曰山頭  
老漢踉蹌過瀉山也東神庵云仕人處是瀉山的當溪過莫便恁麼會也無若恁麼會即未會瀉山意在只如雪峯云瀉山古佛子速去懺悔是證明瀉山  
是謂瀉山山事也羅問學人道不得處請師道師曰我爲法惜人師舉拂  
子示僧其僧便出去長慶後舉似云王延彬乃曰此僧合與轉與一頓棒棒曰和尚是什麼心行校與我聽師問慧稜古人

道前三三後三三意作麼生稜便出去揚州別師問僧什麼處來  
對曰藍田來師曰何不入草長慶後問大事作麼生師執僧手曰上座將  
此問誰有僧禮拜師打五棒僧曰過在什麼處師又打五棒喝出師  
問僧什麼處來僧曰嶺外來師曰還逢麼達也無僧曰青天白  
日師曰自己作麼生僧曰更作麼生師便打師送僧出行三五  
步召召上座僧迴首師曰途中善否及僧問拈提豎拂不當宗乘  
和尚如何師豎起拂子其僧自把頭出師乃不顧法眼代曰大眾僧問  
三乘十二分教爲凡夫開演不爲凡夫開演師曰不消一曲揚柳枝師  
謂鏡清曰古來有老宿引官人巡堂云此一衆盡是字佛法僧官  
人云金屑雖貴又作麼生老宿無對鏡清代曰此來拋磚引玉法眼代  
何得貴師上堂舉拂子曰這个爲中下僧問上上人来如何師舉拂子  
僧曰這个爲中下師打之問國師三喚侍者意如何師乃走入方  
丈師問僧今夏在什麼處曰涌泉師曰長時涌暫時涌曰和尚



問不著師曰我問不著曰是師乃打著請往寺莊路逢彌猴師  
曰這畜生人背一面古鏡摘山僧相本僧曰曠劫每名為什麼驚  
古鏡師曰這生也僧曰有什麼死急話端也不識師曰老僧罪過聞  
師施銀交林僧問和尚受大王如此供養將何報答師以手托地曰少  
打我僧問師曰雪峯道少打我意作麼問吾盡此虛時如何師曰福唐師歸德  
平善否師謂眾曰我若東道西道汝則尋言逐句我若羚羊挂角  
汝向什麼處捫摸僧問師曰雪峯道少打我意作麼師住閩川四十餘年  
學者冬夏不減千五百人梁開平二年戊辰春三月示疾聞師命  
醫診視師曰吾非疾也竟不服其藥遺偈付法夏五月二日朝遊藍  
田暮歸澡身中夜入滅壽八十七臘五十九

天台瑞龍院慧恭禪師福州人也姓羅氏家世為儒年十七舉進士  
隨計京師因遊終南山奉白寺睹祖師遺像遂求出家二十二受戒  
遊方謁德山鑒禪師鑒問曰會麼恭曰作麼鑒曰請相見恭曰

識麼鑒大笑遂入室焉既鑒至順世與門人之天台瑞龍院大開法  
席唐天復三年癸亥十二月二日午時舍衆聲鐘顧左右曰去言訖跏  
趺而化壽八十四臘六十二門人建塔

泉州瓦棺和尚德山問曰汝還會麼師曰不會德山曰汝成禪取个  
不會好師曰不會成禪个什麼德山曰汝似團鐵師遂搥衣德山

襄州高亭簡禪師初隔江見德山送合掌呼云不審德山以手中扇  
子再招之師忽開悟乃橫趨而去更不迴顧後於襄州開法嗣德  
山

洪州大寧感潭資國和尚白兆問家內傳喪請師慰問師曰若痛蒼  
天兆曰死却爺死却孃師打而趨之師凡遇僧來亦多以拄杖打  
趁

前潭州石霜山慶諸禪師法嗣  
河中南際山僧一禪師僧問幸獲親近乞師指示師曰我若指示即



屈著汝僧曰教字人作麼生即是師曰切忌是非問如何是初僧  
氣息師曰還曾薰著汝也無問類即不問如何是異師曰要頭  
即一任斫將去問如何是法身主師曰不過來又問如何是異盧師  
師曰不超越師初居禾山後闍師請開法於長慶葬卒謚本淨大  
師塔曰無塵

潭州大光山居誦禪師京兆人也姓王氏初造于石霜之室與丈請益  
經二載又令其持塔麻衣草履殆忘身意一日石霜將試其所得書  
問曰國家每年放舉人及第朝門還得拜也無師曰有人不求進曰  
憑何師曰且不為名石霜又因疾問曰除却今日別更有時也無  
師曰渠亦不道今日是石霜甚然之如是微詰數四時對無異盤  
桓于餘祀瀏陽信士胡公請居大光山提唱宗致有僧問只如蓬  
磨是祖否師曰不是祖僧曰既是不祖又未作什麼師曰為汝  
不薦祖僧曰薦後如何師曰方知不是祖問混沌未分時如何

師曰時教向誰叙師又曰二代時教只是收拾一代時人直饒剝徹底  
也只是成得个了事人汝不可便將當却衲衣下事所道以四十九  
年明不盡四十九年標不起凡示學徒大要如此唐天復三年癸亥  
九月三日歸寂壽六十有七

廬山棲賢懷祐禪師泉州僊遊人也受業於九坐山陳禪師尋  
參學于預石霜之室既承奧旨居謝山其道未震復遷止棲賢  
徒侶臻萃僧問如何是五老峯前句師曰萬古千秋僧曰恁麼  
莫成兩絕也無師曰躊躇欲與誰僧問自遠而來請師教發師曰  
雪上更加霜師後終于廬山謚玄悟大師塔曰傳灯

筠州九峰道虔禪師福州候官人也姓劉氏徧歷法會後受石霜  
印記化徒於九峰焉師上堂有僧問無間中人行什麼行師曰  
畜生行曰畜生復行什麼行師曰無間行曰此猶是長生路上人  
師曰汝須知有不共命者曰不共什麼命師曰長生氣不常師又



也不憑時曰請師憑時師曰我亦不換問如何是法法無差師曰  
曰諸兄弟還識得命麼欲知命流泉是命堪寂是身千波競涌是  
文殊境界一箇晴窗是普賢林樹其次借一句子是指月於中事是  
話月從上宗門中事如節度使信旗且如諸方先德未達許多  
名目拍陳已前諸兄弟約什麼體格商量到遮裏不假三寸談  
話會者不假耳根試來聽者不假眼試辨白者所以道聲前地  
不出句後不藏形盡乾坤都未是汝當人個體向什麼處安眼耳  
鼻舌真但向意根下看度作解盡未未際亦未有休歇方所以  
古人道擬將心意學玄宗狀似西行却向東時有僧問九重無信  
恩赦何來師曰流光雖徧閭內不周曰流光與閭內相去多少師曰  
涿水騰波青山秀色問人人盡言請益未審師將何拯濟師曰  
汝道巨嶽還曾寸土也無曰恁麼即四海參尋富為何事師曰  
演着迷頭心自狂曰還有不狂者也無師曰有曰如何是不狂者師

曰天曉途中眼不開問如何是字人自己師曰更問阿誰曰便恁  
麼承當時如何師曰須於還更戴須於麼問祖祖相傳復傳  
何法師曰釋迦慳迦葉富曰畢竟傳底事作麼生師曰同歲老  
人分夜燈問諸佛非我道如何是我道師曰我道非諸佛曰既  
非諸佛為什麼却立我道師曰通來暫喚來如今却遣出曰為何什  
麼却遣出師曰若不遣出眼裏塵生問一切處覓不得豈是不聖  
師曰是什麼聖曰牛頭未見四祖時豈不是聖師曰是聖境未忘  
曰二聖相去幾何師曰塵中雖有隱形術奈全身入市鄉問美  
古有言真心妄心如何師曰是立真顯妄曰如何是真心師曰不離  
食曰如何是妄心師曰攀緣起倒是曰離是二途如何是字人全體  
師曰本體不離曰為什麼不離師曰不敬功德天誰嫌黑暗女問  
美古有言盡乾坤都未是個眼如何是乾坤眼師曰乾坤在裏許  
曰乾坤眼何在師曰正是乾坤眼曰還照照也無師曰不借三光勢



曰既不借三光勢憑何處作乾坤眼師曰若不如是體體前見鬼  
人無數問一筆丹青爲什麼貌不得師曰僧繇却許誌公曰未審  
僧繇得什麼人證有却許誌公師曰烏龜背有須眉柱問動容  
沈古路身沒乃方知此意如何師曰偷佛錢買佛香曰學人不曾  
師曰不會即燒香供養本爺嫌師後住泐潭而終謚大覺禪  
師塔曰圓寂

台州涌泉景欣禪師泉州僊遊人也本白雲山受業得石霜開  
示而止丹丘涌泉之蘭若一日師不披袈裟喫飯有僧問莫成俗否  
師曰即今豈是僧邪有彌德二禪客到於路次見師騎牛不識師乃  
曰歸甫甚分明爭奈何騎者不識師驟牛而去二禪客憩於樹下  
前茶師迴下牛近審前與坐喫茶茶師問曰二禪客近離什麼處  
曰離那邊師曰那邊事作麼生彼提提茶或曰此猶是遠邊那  
邊事作麼生二人無對師曰莫道騎者不識好

潭州雲蓋山志元號圓淨大師遊方時問雲居曰志元不奈何特  
如何雲居曰公爲閣梨功力不到處師不禮拜而退遂參石霜  
亦如前問石霜曰非但閣梨老僧亦不奈何師曰和尚爲什麼  
不奈何石霜曰老僧若奈何拈過以不奈何別有問答石霜有僧問如  
何是佛師曰黃面底是曰如何是法師曰藏裏是問然燈未出  
時如何師曰昧不得問蛇子爲什麼吞蛇師師曰通身色不同問  
如何是衲僧師曰參尋訪道

潭州谷山藏禪師僧問祖意教意是一是二師曰主月天白日夜  
半濃霜

福州覆船山洪荐禪師僧問如何是本來面目師問曰吐舌又  
開口吐舌僧曰本來有如許多面目師曰通來見什麼問路逢達  
道人不得語默對未審拈什麼對師曰老僧也恁麼師將示滅三日  
前令侍者喚第五來師卧出氣一聲第五喚侍者曰和尚渴要



湯水喫師乃面壁而卧臨終令集衆乃展兩手出古示之時第三  
生曰諸人和尚古根硬也師曰若我若我誠如第三生所言古根硬  
去也再言之而告寂謐紹隆大師塔曰廣濟

朗州德山存德號慧空大師世住僧問如何是一句師曰更請問問  
如何是和尚先陀婆師曰昨夜三更見月明

吉州崇恩和尚僧問祖意教意是一是二師曰少林雖有月惹  
嶺不穿牙雲

石霜輝禪師世住僧問佛出世先度五俱輪和尚出世先度何人師曰總不度  
曰爲什久不度師曰爲伊不是五俱輪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竹筋瓦椀

鄂州芭蕉和尚僧問從上宗乘如何東曹師曰已被冷眼人觀破了  
問不落諸緣請師直指師曰有問有答問如何是和尚爲人

一句師曰只恐閑來不問  
潭州肥田伏和尚號慧覺大師僧問此地爲什麼師曰肥田曰宜

什麼師曰拄杖打而趁之

潭州鹿苑禪師僧問不假諸緣請僧道師敲火鑪僧曰親切  
處更請一言師曰莫睡語問牛頭未見四祖時如何師曰如月在

水曰見後如何師曰如水在月問祖祖相傳未審傳个什麼師  
曰汝問我我問僧曰恁麼即縑素不分也師曰什處去來

潭州寶蓋約禪師僧問寶蓋蓋高高挂其中事若何請師言下  
旨一句不消多師曰寶蓋挂空中有路不曾通儘求言下旨便

是有西東  
越州雲門山拯迷寺海晏禪師僧問如何是衲衣下事師曰如人

敲硬石頭問如何是古寺一鑪香師曰廣大勿人喫曰喫者如何師  
曰六根俱不到問久暫拯迷到來爲什麼不見拯迷師曰閑來不

識拯迷  
湖南文殊和尚僧問僧繇爲什麼貌誌公不得師曰非但僧繇



公也貌不成曰誌公爲什麼貌不成師曰形貌不將來曰和尚還貌得也無師曰我亦貌不得曰和尚爲什麼貌不得師曰渠不以苟我顏色教我作麼生貌問如何是密室師曰緊不執曰如何是密室中人師曰不坐上牛

鳳翔府石柱和尚遊方時遇洞山和尚講垂語曰有四種人說過佛祖一步行不得一人行過祖佛一句說不得人說得行得一人說不得行不得阿那個是其人師出衆而對曰一人說過祖佛行不得者只是無舌不許行一人行過祖佛一句說不得者只是無足不許說一人說得行得者即是因蓋相稱一人說不得行不得者有斷矣而求活此是石女披枷帶鎖洞山曰闍梨自己作麼生師曰該通會上卓卓寧影洞山曰只如海上明公秀又作麼生師曰却人相逢拊掌呵呵

潭州中雲蓋和尚僧問和尚開堂當爲何事師曰爲汝驢漢曰

諸佛出世當爲何事師曰爲汝驢漢問祖佛未出世時如何師曰像不得曰出世後如何師曰闍梨也須側身始得問如何是向上句師曰文殊失却口曰如何是門頭一句師曰頭上插花子問如何是超百億師曰超人不得肯

河中府棲岩山大通院存壽禪師不知何許人也姓梅氏初講經論後入石霜之室隨緣誘化抵于蒲城緇素歸心僧問蓮華未出水時如師曰汝莫問出水後蓮華事麼僧無語師平居罕于言叩之則應度弟子四百人尼衆百數終壽九十有三謚真寂大師

南嶽玄素上坐不知何許人沈靜寡言未嘗衣帛衆謂之素布衲始見德山臨禪師并于堂矣後謁石霜普會禪師遂入室焉所居蘭若名在衡山之東號七寶臺誓不立門徒四方後進依附皆用交交之礼膏以衡山多被山民斬木燒畬爲害滋甚乃條



甬山謠遠通傳播達于九重有詔禁上故嶽中蘭若無復延燒

師之力也年種不為未年更所當南地因將示滅並無僧至乃自出門召一僧入付囑囑令

備薪蒸又留偈曰今年六五四大將離主其道自玄个中無佛祖

不用剃頭不須澡浴一堆猛火个足萬足偈終端坐無一足而逝

闍維收舍利於堅固禪師塔左營小浮園置之壽六十有五

前澧州夾山善會禪師法嗣

澧州樂善普山元安禪師鳳翔麟遊人也姓談氏中年出家依本郡

懷恩寺祐律師授前具戒通經論首問道于翠微臨濟臨濟

常對眾美之曰臨濟門下一隻箭誰敢當鋒師蒙許可自謂

已足尋之夾山卓庵後得夾山書發而覺之不免悚然乃棄庵

至夾山禮拜端坐而立夾山曰雞棲鳳巢非其同類出去師問曰自遠

趨風請師一接夾山曰目前無閣梨夾山無老僧師曰錯也一作師便問夾山

曰佳佳閣梨且莫草草念念雲月是同豁山各異閣梨截斷天

下人古頭即得如何却教無古人解語師茫然無對夾山遂打師

因茲服膺數載與化代之但知師一日問夾山佛魔不到處如何師曰

山曰燭明千里像閻室老僧迷又問朝陽已昇夜月不現時如何夾

山曰龍銜海珠游魚不顧夾山將示滅密語於眾曰石頭一枝者者

即滅矣師對曰不然夾山曰何也曰自有青山在夾山曰苟如是即吾道

不墜矣既而夾山頌世師抵于泅陽遇故人因語武陵事故人問曰

倏忽數年何處北難師曰只在閻闔中白何不無人處去師曰無人

處有何難曰閻闔中如何北難師曰雖在閻闔中人耳不識故人周

則又問曰承西天有二十八祖至於此其人傳人且如彼此不棄曲者如何

師曰野老門前不話朝堂之事曰合潭何事師曰未逢別者終不開

拳曰有人不從朝堂來相逢還話否師曰量外之機徒勞同擊

無對師尋之澧陽樂善普山下于冥處後遷止朗州蘇谿四方

雲



侶懂人奔湊師示衆曰未後一句始至空關鎖斷要津不通凡聖  
上流之士不將祖佛見解貼在額頭如靈龜負圖自取喪身之本  
又曰指南一路智者知疏問瞥然便見時如何師曰曉星分曙色  
似太陽輝問恁麼來不立恁麼去不泯時如何師曰鷲嶺新推子  
實衣錦道人輕問經云飯百千諸佛不如飯一無修無證者未嘗  
千諸佛有何過無修無證者有何德師曰一片白雲橫谷口幾  
多歸鳥夜迷巢問曰未出時如何師曰水竭滄溟龍自隱雲騰  
鳳猶飛問如何是本末事師曰一粒在芥田不耘苗自秀曰若一  
不耕莫草裏埋沒却也無師曰肥瘠異芻蕘梯稗終難映問不傷物  
命者如何師曰眼花山影轉迷者謬彷徨問不譚今古時如何師曰  
靈龜無卦兆空殼不勞鑽問不挂明暗時如何師曰玄中易舉意  
外難提問不生如象家不生華王坐時如何師曰汝道重多少問  
祖意與教意是一是二師曰師子窟中無異獸象王行處絕狐

蹤問行到不思議處如何師曰青山常舉足白日不移輪問枯盡  
獨立事如何師曰路鳥倚雪巢猶不辨鳥投漆漆事難分問如何是實  
主僕舉師曰枯樹無橫枝鳥未難措足問終日朦朧時如何師曰擲  
毬沙中識者天然異曰恁麼即展手不逢師也師曰莫將鶴唳悞  
作鸛啼問圓伊三點人皆重舉普家風事若何師曰雷霆震布  
鼓聲銷問亭午時如何師曰亭午猶虧半鳥沈始得圓問如何是西  
來意師曰颶人當軒竹紅霜不自寒僧擬再問師曰只聞風擊響  
不知幾千竿師上堂謂衆曰孫賓救鋪去也有卜者出未時有僧  
出曰請和尚卦師曰汝家爺死僧無語法慧禪堂三下問如何是西來意師  
敲禪牀曰會麼曰不會師曰天上忽雷驚宇宙井底蝦蟆蓋不舉頭  
問佛魔不到處如何辨得師曰演若頭非失鏡中認取年問如何  
是救離生死師曰執水苟延生不聞天樂妙問四大從何而有師曰  
憑水無波漚因風激曰漚滅取水時如何師曰不渾不濁魚龍



住躍問生死事如何師曰一念忘機太虛無照問如何是道師曰存  
機猶滯迹去瓦却通途問如何是一藏收不得者師曰雨滋三草  
秀片玉本未輝問一毫香盡巨海於中更復何言師曰家有白擇  
之圖必無如是效怪怪福別家無自擇之圖亦無如是怪問疑然時如何師曰時雷應節震  
嶽驚蟄曰子般運動不異个疑然時如何師曰天鶴翥空外銚鳥  
不離巢曰如何師曰白首拜少年舉世人難信問諸聖恁麼來將  
何供養師曰土宿雖持錫不是婆羅門問祖意為教意同別師  
曰日月並輪空誰家別有路曰恁么顯晦殊途事非一槩也師  
曰但自不云羊何須泣歧路問字人擬敬師時如何師曰家破人亡  
子取何處曰恁麼即不取去也師曰庭前殘雪日輪消室中遊塵  
遣誰掃問動是法王苗寂是法王根根苗即不問如何是法王師  
舉拂子僧曰此猶是法王苗師曰龍不出洞誰人奈何師曰山開  
法語播諸方唐元化元年戊午秋八月誠主事曰出家之法長物

不留播種之時切宜減省結構之務悉從廢傳流光迅速大道深玄  
苟或因循曷由體悟雖激勵懇切眾以為當略不相敬至冬師示  
有微疾亦不倦參請十二月一日告眾曰吾非明即後也今有一事問  
汝等若道遮个是即頭上安頭若道遮个不是即斬頭求法時  
第一坐對曰青山不舉足日下不挑燈師曰遮裏是什麼時節作  
遮个語話時有彥從上坐別對曰離此二途請和尚不問師曰  
在更道曰彥從道不盡盡師曰我不管汝不盡曰彥從無侍者祇  
對和尚師乃下堂至夜令侍者喚彥從入方丈曰閣梨今日祇對  
老僧甚有道理據汝合體先師意旨先師道目前無法意在目  
前不是目前法非耳目之所到且道那句是主句若擇得出分付鉢  
袋衣子曰彥從不會師曰汝合會但道曰彥從實不知師唱出乃曰苦  
苦苦是見日且道從上坐至堂二日午時別僧舉前語問師師自代曰慈舟不棹  
清波上劍峽勞及木鳩便告寂壽六十有五臘四十六塔于寺西



地隅

洪州上藍令起禪師初任筠州上藍山說史山之禪學侶俱會後  
洪井劉禪苑君之還以上藍爲名化道益盛僧問如何是上藍本  
分事師曰不從个聖情豈向萬機求曰只如不情不求如何師曰不  
可拈放汝手裏得麼問鋒前如何辨事師曰鋒前不露影莫向  
舌頭尋問二龍爭珠誰是得者師曰其珠偏地目覩如泥問善  
財見父殊却往南方意如何師曰字憑入室知乃通方只爲什麼  
弥勒遠見文殊師曰道廣無涯逢人不盡至唐大順庚戌歲正初  
召衆僧而告曰吾本約住此十年今化事既畢當欲行矣十吾  
齊畢聲鐘端坐長往謚元真大師塔曰本空  
鄆州四禪和尚傳問古人有請不背今請和尚入井還去也無師  
曰深深無別源飲者消諸患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會得底  
人意須知月色寒

江西道遙山懷忠禪師僧問不似之句還有人道得否師曰或即  
五百齋前或即五百齋後問劍鏡明利毫毛何惑師曰不空旬月  
索問洪鈞猛箭烹鍛何物師曰烹佛烹祖曰佛祖作麼生烹師曰業  
在其中曰喚作什麼業師曰佛力不如問四十九年不說一句如何是不說  
底一句師曰隻履西行道人不顧曰莫便是和尚消停處也無師曰  
馬是官馬不用吊問如何是一老一不老師曰三從六義我曰如何是奇  
特一句師曰坐佛牀斫佛朴問祖与佛阿那个最親師曰真金不  
肯博誰肯換泥丸曰恁麼即有不肯也師曰汝貴我賤問如何是  
懸劍萬年松師曰非言不可及曰當爲何事師曰只汝道話曰言外  
之事如何明得師曰日久年多筋骨成問不敵魔軍如何證道師曰  
海水不勞柄子自問不住有雲山常居無底船時如何師曰果熟  
自然曰更請師道師曰門前真佛子曰字人爲什麼不見師曰處  
王老師



袁州盤龍山可文禪師僧門云僧遷化向什處去也師曰石牛泐江路日裏夜明燈問如何是佛師曰癡兒捨父逃師後居上藍院撫州黃山月輪禪師福州福唐人也姓許氏志學之歲詣本郡黃蘗山寺投觀禪師稟教及圓戒品遂遊方抵湓水謁三峯和尚巽問答有序而機緣靡契尋聞夾山盛化乃往叩之夾山問師名什師曰名月輪夾山作一因相曰何似遮个師曰和尚恁麼語話錯方大有人不肯在曰貧道即恁麼闍梨作麼生師曰還見月輪麼曰闍梨恁麼道此間大有人不肯諸方師乃眼膺參評一日夾山抗聲問曰子是什處人師曰閩中人曰還識老僧否師曰和尚還識字人否曰不然子且還走老僧草鞋價然後走僧還子江陵未價師曰恁麼即不識和尚未委江陵未作麼價夾山曰子善能哮吼乃入室受印依附七年方辭往撫州卜龍濟山隱居玄侶雲集師遂演夾山奧旨名聞諸方後歿臨棲黃山謂諸徒曰吾居此山頗諧

素志矣師上堂謂眾曰祖師西來特唱此事自是諸人不薦向外馳求投赤水以尋珠就荆山而覓玉所以道信門人者不是家珍認影爲頭豈非大錯時有僧問如何是祖師意師曰梁殿不施功魏邦絕迹問如何是道師曰石牛頻吐三春霧木馬嘶聲滿道途問如何得見本來面目師曰不勞懸石鏡天曉自鷄鳴問宗乘句請師商量師曰黃峯独脫物外秀年来月性冷颺上問不辨中言如何指撥師曰劍去遠矣兩方刻舟問如何是衲衣下事師曰石牛水上卧東西得自由問如何是目前意師曰秋風有韻行月無方問如何是字人用心處師曰覓字不掩對月莫迷問如何是青霄路師曰鶴棲雲外樹不倦苦風霜問過去事如何師曰龍叫清潭波瀾自肅師住黃山僅十三載學者來無慮往以後唐同光三年十一月二十一日示有微恙至二十六日午時奄然生化壽七十二臘五十三明年正月二十日塔于院西北隅



海京韶山襄普禪師有僧到參禮拜起三師曰太才歲拙戶僧過一  
邊三師曰襄却棟梁材遵布衲山下見師乃問韶山在什麼處師  
曰青上翠竹處遵曰莫只遮便是否師曰是即是闍梨有什麼  
事曰擬申一問未審師還答否師曰者君不是金牙作爭解解  
射尉遲遵曰鳳凰直入煙霄路誰怕林中野鶴兒師曰當軒盡鼓  
君擊鼓展家風似老僧遵曰一句迴超今古格松蘿不與月輪齊  
師曰饒君直得威音外猶較韶山半月程遵曰過在什麼處師  
曰個個之祥時人知有遵曰怎麼即真王泥中異不撥萬機塵  
曰雪般門下徒施巧妙遵曰學子人即怎麼師意如何師曰王女夜  
拋梭寄錦於西舍遵曰莫便是和尚家風也無師曰耕夫置玉漏  
得事花云當作玉樓謂耕牛已耕人用耕所以布子種神錄所謂者耕耕正謂是  
也經書曰皇甫陰乃煥煌大字氏不曉耕種因教民作耕犁者有力過半然  
耕乃陸  
不識之故  
詳出馬言樓不是行家作遵曰此是文言和尚家風如何師  
曰橫身當宇宙誰是出頭人終謚無畏禪師

太原海潮和尚因有人請灌頂三藏供養敷坐訖師乃就彼位坐  
時有雲法師王問曰和尚什麼年行道師曰坐主近前來法師近前  
師曰只如憍陳如是什麼年行道法師曰遮尿淋鬼僧問  
和尚院內人何太少定水院人何太多師曰草莽多野底岩高獬豸  
希嘉州白水寺和尚僧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四溟無屈宅三滴潤乾  
坤問曹谿一路合譚何事師曰澗松千載鶴未聚月中香桂鳳皇飯  
鳳翔天蓋山坐禪師僧問如何是天蓋水師曰四海滂沱不犯涓滴問  
學人擬者經時如何師曰既是大面何求小利  
洪州建昌鳳樓山同安和尚世號僧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金雞  
子飯霄漢玉兔懷胎入紫微僧曰忽遇客來將何祇待師曰金  
果早朝猿摘去玉華晚後鳳銜來問終日在潭爲什麼釣不得  
師曰玄源不隱無生實莫謾垂釣向碧潭問澄機一句曉露不  
逢時如何師曰太陽門下無星月天子殿前無食兒問如何是同



安轉身處師曰曠劫不曾洗玉露目前豈滯太陽機問險惡  
道中如何進步師曰玄身透過千差路碧海無波住即難問  
如何是衲衣下事師曰一片玉輪今古在豈同漁父夜沈鉤問如  
是大勿慚愧底人師曰空王不坐無生殿迦葉堂前不點燈

景德傳燈錄卷第十六

景德傳燈錄第十七

吉州青原山行思禪師法嗣

第五世下二十六人

袁州洞山良价禪師法嗣二十六人

洪州雲居山道膺禪師

撫州曹山本寂禪師

洞山第二世道全禪師

湖南龍牙山居遁禪師

京兆華嚴寺休靜禪師

京兆蜆子和尚

筠州九峯普滿大師

台州徇棲道幽禪師

洞山第三世師虔禪師

洛京白馬道儒禪師

越州乾峯和尚

吉州禾山和尚

明州天童山咸啓禪師

十卷有目每傳

潭州寶蓋山和尚

益州北院通禪師

高安白水本仁禪師

撫州疎山光仁禪師

豐州欽山文邃禪師

見錄



朔州天童山義禪師

太原資聖方禪師

新羅國金藏和尚

益州白禪師

潭州文殊和尚

舒州白水山和尚

郢州西湖和尚

青陽通玄和尚已上人無錄家語不錄

第六世之一甲三人

鄂州岩頭全豁禪師法嗣九人

台州瑞巖師彥禪師

懷州玄泉彥禪師

吉州靈岩慧宗禪師

福州羅山道閑禪師

福州香巖從範禪師

福州羅源聖壽巖禪師見錄

洪州大寧海一禪師

信州鵝湖山詔和尚

洪州大寧訥和尚已上人無錄家語不錄

洪州感潭資真國和尚法嗣二人

安州白兆山志因禪師

潭州思明和尚法嗣二人

襄州鷲巖善本禪師見錄

潭州大光山居誨禪師法嗣十三人

潭州谷山有緣禪師

潭州龍興和尚

潭州伏龍山第一世和尚

京兆白雲善藏禪師

潭州伏龍山第二世和尚

陝府龍峻山和尚

潭州伏龍山第三世和尚見錄

大光山玄禪師

潭州藤霞和尚

宋州淨覺和尚

華州崇勝證和尚

鄂州永壽和尚

鄂州靈竹和尚已上人無錄家語不錄

筠州九峯道虔禪師法嗣十人

新羅清院和尚

洪州泐潭神黨禪師

吉州南源山行休禪師

洪州泐潭明禪師



吉州秋山和尚

洪州勸潭延茂禪師

洪州同安常寂禪師

洪州勸潭悟禪師

吉州禾山無殺禪師

洪州勸潭牟和尚見錄

台州涌泉景欣禪師法嗣一人

台州六通院紹禪師見

潭州雲蓋山志元禪師法嗣三人

雲蓋山志罕禪師

新羅卧龍和尚

彭州天台和尚見

潭州谷山藏禪師法嗣三人

新羅瑞巖和尚

新羅泊岩和尚

新羅大嶺和尚見

潭州中雲蓋山和尚法嗣一人

雲蓋山景和尚見

河內府棲岩存壽禪師法嗣一人

道德禪師

二人無我錄  
語句不錄

吉州青原山行思禪師第五世

袁州洞山良价禪師法嗣

洪州雲居道膺禪師幽州玉田人也姓王氏童牀依師稟教二

十五受具於范陽延壽寺本師令習聲聞篇聚乃歎曰大丈夫

豈可枉結於律儀邪乃去詣翠微山問道住三載有雲

遊僧自豫章來盛稱洞山价禪師法席師遂造焉洞山問

曰閣下名什麼曰道膺洞山云向上更道師曰向上道即不

名道膺洞山曰吾在雲岩時祇對無異也後師問如何

是祖師意洞山曰閣下他後有一把茅蓋頭忽有人問閣

下如何祇對曰道膺罪過洞山有時謂師曰吾聞思大智

生傳國作王虛實曰若是思大佛亦不作泥手國王洞山然之



一日洞山問什麼處去來師曰謁山來洞山曰阿那个山堪住  
曰阿那个山不堪住洞山曰恁麼即國內總被闍梨占却也  
曰不然洞山曰恁麼即子得个入路曰無路洞山曰若無路爭得  
與老僧相見曰若有諾即與和尚隔生去也洞山曰此子已後  
个入萬人把不住師隨洞山渡水洞山問水深淺曰不濕洞山  
曰麤人曰請師道洞山曰不乾洞山謂曰昔南泉問講禪勒  
下生狂僧曰拈勒什麼時下生曰見在天宮當來下生南泉  
曰天上無拈勒地下無拈勒師隨舉而問曰只如天上無拈勒  
地下無拈勒未審難與安字洞山直得禪林震動乃曰膺月  
闍梨師合將箇次洞山問作什麼師曰合將箇洞山曰用多少  
鹽曰徒入洞山曰作何滋味師曰得洞山問大闡提人殺文害  
母出佛身血破和合僧如是種種孝養何在師曰始得孝養  
自爾洞山許之為室中領袖初止三峯其化未廣後開雲

居山四衆臻萃一曰上堂因舉古人云地獄未是苦向此衣服  
下不明大事失却最苦師即謂衆曰汝等既在遮个行流  
十分去九不較多也更著此力便是上生不屈平生行脚不孤  
負叢林古人道欲得保任此事須向高山頂上深處水底  
行方有此子氣力汝若大事未辦且須履踐玄途問如何是  
沙門所重師曰心識不到處問佛与祖有何階級師曰俱是階  
級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古語不逢人可觀上坐問的罷探  
指請師速接師曰即今作麼生觀曰道即不無莫領話好  
師曰何以闍梨問如何是口訣師曰近前來向汝道僧近前  
曰請師道師曰也知々々師擲履和問衆還會麼衆曰  
不會師曰趁雀兒也不會問如何得不忙乱和尚師曰與我  
喚處德來僧遂去喚來師曰与我閑却門問馬祖出八十人  
善知識未審和尚出多少人人師展手示之問如何是向



上人行履處師曰天下太平問遊子家時如師曰且喜飯  
來曰將何奉獻師曰朝打三千暮打八百師謂衆曰如好  
獵狗只解尋得有蹤迹底忽遇羚羊挂角莫道迹氣  
亦不識僧問羚羊挂角時如何師曰六六三三六六三三  
曰不會師曰不見道無蹤迹有僧舉似趙州云雲居師先指在僧乃問羚羊挂角時如何趙州云六六三三衆僧  
夜參侍者持燈來見影在壁上有僧便問兩個相似時如何師曰一個是影問學人擬取即時如何師曰只遮是新羅僧  
問佛陀婆利見文殊爲什麼却迴去師曰只爲不將來所  
以却迴去師謂衆曰學佛法底人如斬釘截鐵始得時一  
僧出曰便請和尚釘鐵師曰口裏底是什麼僧問衆教有  
言是人先世罪業應墮惡道以今世人輕賤此意如何師曰  
動即應墮惡道靜即爲人輕賤崇壽禪師云心外無法應隨惡道守住自己爲人輕賤僧問  
香積之飯什麼人得喫師曰須知得喫底人入口也須扶出有一

僧在房內念經師隔牕問闍梨念者是什麼經對曰維摩  
經師曰不問維摩經念者是什麼經其僧從此得入問孤迥峭  
巍巍之時如何師曰孤迥峭巍僧曰不會師曰面前按山子也不  
會新羅僧問是什麼得恁麼難道師曰有什麼難道曰  
便請和尚道師曰新羅之問明眼人爲什麼黑如漆師曰  
何怪荆南節度使成汭遣大將入山送供問曰世尊有靈語  
迦葉不覆藏如何是世尊靈語師曰尚書其人應諾師曰  
會麼曰不會師曰汝若不會世尊靈語汝若會迦葉不覆藏  
僧問才生爲什麼不知有師曰不同生曰未生時如何師曰不曾滅  
未生時在什麼處師曰有處不收曰什麼人受滅師曰是滅不  
得者師謂衆曰汝等師僧家發言吐氣須有未由凡問事  
須識好惡尊卑良賤信口無益傍家到處覓相似語所以尋  
常向兄弟道莫怪不相似恐同字太多去第莫將來之不相



似半老人出場屋不是小兒戲一言參差千里万里難為收  
攝直至敲骨打髓須有來由言語如鉤如鎖相續不斷  
始得頭頭上見物物上新可不是精得妙底事道汝知有底  
人終不取次十度擬發言九度却休去為什麼如此恐怕無利  
益體得底人心如臘月扇口邊直得離出不是汝強為任運如  
此欲得怎麼事須是怎麼人既是怎麼人何愁怎麼事學  
佛邊事是錯用心假饒解千經萬論講得天華落石點頭  
亦不干自己事況手其餘有何用處若將有限心識作無限  
中用將方本逗圓孔多少差訛設使擯花簇錦事及得  
及盡一切事亦只喚作了事人無過人終不喚作尊貴將知尊  
貴邊著得什麼物不見從門入者非實捧上不成龍知麼師  
如是三千年開發玄捷徒眾常及千五百之數南昌鍾氏尤  
所欽風唐天復元年秋示微疾十二月廿八日為大眾開最後

方便叙出世始平之意眾皆愴然越明年正月三日跏趺長  
往今本山影堂存焉勅謚弘覺大師塔曰圓寂

撫州曹山本寂禪師泉州莆田人也姓黃氏慕儒學年十九  
出家入福州福唐縣靈石山二十五登戒唐咸通初禪宗興  
盛會洞山价禪師坐道場往來請益洞山問閤利亦名什麼  
對曰本寂曰向上更道師曰不道曰為什麼不道師曰不名本  
寂洞山深器之師自此入室靈印所解盤桓數載乃辭洞山  
山問什麼處去曰不變異處去洞山曰不變異豈有去邪師  
曰去亦不變異遂辭去隨緣放曠初受請止于撫州曹山後  
居荷玉山二處法席學者雲集問不與萬法為侶者是什麼  
人師曰汝道洪州裏許多人什麼處去也問肩與目還相識也  
師曰不相識曰為什麼不相識師曰為同在一處曰怎麼即  
不分也師曰肩目不是目曰如何是目師曰端的去曰如何是肩



師曰曹山却疑曰和尚爲什麼却疑師曰若不疑即疑的甚也  
問於相何真師曰即相即真曰當何顯示師提起托子問勿  
本何真師曰勿本元真法界云曰當幻何顯師曰即幻即顯法界云  
師曰怎麼即始終不離於幻也師曰覓幻相不可得問如何是  
常在底人師曰恰遇曹山暫出曰如何是常不在底人師曰難  
得僧清銳問某甲孤貧乞師拯濟師曰銳閣衆近前來銳  
近前師曰泉州白家酒三盞猶道未露唇是與他酒實問  
擬豈不是類師曰直是不擬亦是類曰如何是異師曰莫不識  
痛痒鏡清問清虛之理畢竟無身時如何師曰理即如此  
事作麼生曰如理如事師曰謾曹山人即得爭奈諸聖眼  
何曰若無諸聖眼爭鑒得个不恁麼師曰官不容針私通  
車馬雲門問不改易底人來師還接否師曰曹山無恁麼  
閑工夫人問古人云人人盡有弟子在塵家還有也無師曰過手

來乃點指曰二三四五足問魯祖面壁用表何事師以手掩耳問  
承古有言未有一人倒地不因地而迷如何是倒師曰肯即是曰如  
何是起師曰起也問承教有言大海不宿死屍如何是海師曰  
包含萬有曰爲什麼不宿死屍師曰絕氣者不著曰既是包含  
萬有爲什麼絕氣者不著師曰萬有非其功絕氣者有其德曰向  
上還有事也無師曰道有道無即得爭奈龍王按劍何問  
具何知解善能對衆問難師曰不呈句曰問難个什麼師曰刀  
斧斫不入曰能恁麼問難還更有不肯者也無師曰有曰是  
什麼人師曰曹山問無言如何顯師曰莫向遮裏顯曰向什麼  
處顯師曰昨夜三更牀頭失却三文錢問日未出時如何師曰  
曹山也曾恁麼來曰日出後如何師曰攆較曹山半月程師問  
僧作什麼曰掃地師曰佛前掃佛後掃曰前後一時掃師曰与  
曹山過較鞋來師問彊德上生曰菩薩在定聞響象渡



河出什麼注曰出涅槃經師曰定前聞定後問曰和尚流也  
師曰道也大殺道始道得平曰和尚如何師曰灘下接取問  
學人十二時中如何保任師曰如紅藍毒之鄉水不得沾著一  
滴問如何是法身主師曰謂秦無人曰遮个莫便是是否師  
曰軒問親近什麼道伴即得常聞於未聞師曰同共一被蓋曰  
此指是和尚得聞如何是常聞於未聞師曰不同於木石曰  
何者在先何者在後師曰不見道常聞於未聞問國內按劍  
者是誰師曰曹山法華利云此不是恁麼人曰擬殺何人師曰但有一切總殺曰忽  
逢本父母作麼生師曰揀什麼曰爭奈自己何師曰誰奈我何  
曰為什麼不殺師曰勿下手處問一牛飲水五馬不嘶時如何  
師曰曹山解忌口又別云曹山孝滿問常在生死海中沈沒者  
是什麼人師曰第二月曰還求出離也無師曰也求出離只是  
無路曰出離什麼人接得伴師曰擔鐵枷者僧舉藥山問僧

年多少僧曰七十二藥山曰是年七十二麼曰是藥山便打此意  
如何師曰前箭指似可後箭射人深僧曰如何免得捧師曰  
正勅既行諸侯避道東禪齊眉山是明藥山意自出手為沒別有道理還斷得度只如遮僧舉問曹山伴還有會麼忽尔問垂年多少  
師問如何是佛法大意曰填溝塞壑問如何是師子師曰眾獸  
近不得曰如何是師子兒師曰能吞父母曰既是眾獸近不  
得為什麼被兒吞師曰子若孝孔祖父母俱盡曰只如祖父  
父母還盡也無師曰亦盡曰盡後如何師曰全身故父曰前來  
為什麼道祖文亦盡師曰不見道王子能成一國事枯木  
上更米些子華問才有是非紛然失心如何師曰斬斬僧舉  
有人問香巖如何是道荅曰枯木裏龍吟石霜云猶帶喜在文  
裏眼睛後問石霜如何是枯木裏龍吟石霜云猶帶喜在文  
問如何是觸髅裏眼睛石霜云猶帶識在師因而頷曰枯  
木龍吟真見道觸髅無識眼初明喜識盡時消盡盡當



人那辨濁中清其僧却問師如何是枯木裏龍吟師曰血脈不  
斷曰如何是觸髅裏眼睛師曰乾不盡言未審還有得聞者  
無師曰盡大地未有一个不聞曰未審龍吟是何章句師  
曰也不知是何章句聞者皆喪師如是落及發上機曾無軌轍  
可尋及受洞山五位鈐量特為萊林標準時洪州鍾氏屢請  
不赴但寫大梅和尚山居頌一首答之天復辛酉季夏夜師  
問知事僧今是何日月對曰六月十五日師曰曹山一生行脚到  
處只管九十日為一夏至明日辰時告寂壽六十有二臘三十  
有七門人奉真骨樹塔勅謚元證大師塔曰福圓

洞山道金禪師

第二世住持

初問洞山价和尚如何是出離之要洞

山曰閣梨足下煙生

師當下契悟更不他遊雲居膺道語云笑不取熱

是到

暨价和尚圓寂衆請踵迹住持海衆悅服玄風不墜僧

問佛入王宮豈不是大聖再來師曰兼明不下生僧曰既是大

聖再來何更六年苦行師曰幻人呈幻事曰非幻者如何師曰  
王宮覓不得問清淨行者不入涅槃破戒比丘不入地獄如何  
師曰度盡無遺影還他越涅槃問極目千里是什麼風範師  
曰是閣梨風範曰未審和尚風範如何師曰不布婆娑眼  
湖南龍牙山居道禪師撫州南城人也姓郭氏年十四於吉州蒲  
田寺出家後往嵩山受戒乃杖錫遊諸禪會因參翠微  
和尚問曰字人自到和尚法席一箇月每日和尚上堂不蒙  
一法示誨意在於何翠微曰嫌什麼有僧舉前語問洞山云閣梨爭怪得老  
人實手信語還有親疎也無有有阿  
那子親着蓋親疎眼在什麼處又謁德山問曰遠聞德山一句佛法及乎到來  
未曾見和尚說一句佛法德山曰嫌什麼師不肯乃造洞山如前  
問之洞山曰爭怪得老僧師復舉德山頭落語因自省過遂  
止于洞山隨衆參請一日問如何是祖師意洞山曰待洞水  
流滿即向汝道師從此始悟願肯復振衣八紘受湖南馬氏



請住龍牙山妙濟禪苑號證空大師有徒五百餘衆法  
無慮席上堂示衆曰夫參學人須透過祖佛始得新豐和  
尚云祖教佛似生怨家始有字分若透祖佛不得即被祖佛  
謾去時有僧問祖佛還有謾人之心也無師曰汝道江湖還有  
礙人之心也無又曰江湖雖無礙人之心爲時人過不得江湖成礙  
人去不得道江湖不礙人祖佛雖無謾人之心爲時人透不得祖  
佛成謾人去不得道祖佛不謾人若透得祖佛過此人過却祖  
佛也始是體得祖佛意方與向上古人同如未透得但學佛學  
祖則萬劫無有得期又問如何得不被祖佛謾去師曰則須自  
悟去師在羣微時問如何是祖師意羣微曰與我將禪杖來  
師遂過禪杖羣微接得便打師曰打即任打要且無祖師意  
又問臨濟如何是祖師意臨濟曰與我將蒲團來師乃  
過蒲團臨濟接得便打師曰打即任打要且無祖師意後

有僧問和尚行脚時問二尊宿祖師意未審二尊宿道眼明  
也未師曰明即明也要且無祖師意東隱清高僧中道律法昂有只是無祖師意若  
怎麼會有何交涉別作會無祖師意麼  
隨問如何是道師曰無異人心是又曰若人體得道無異人心始是  
道人若是言說則勿交涉道者汝知打底道人否十二時中除  
却著衣喫飯無絲毫異於人心無誑人心此箇始是道人若道  
我得我會則勿交涉大不容易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  
待石烏龜解語即向汝道曰石烏龜語也師曰向汝道什麼  
問古人得箇什麼便休去師曰如賊入空室問無邊身菩薩  
爲什麼不見如來頂相師曰汝道如來還有頂相麼問大癡漢  
頭提不起時如何師曰六祖爲什麼將得去問二鼠侵藤時  
如何師曰須有隱身處始得曰如何是隱身處師曰還見  
儂家麼問維摩掌擎世界未審維摩向什麼處立師曰  
道者汝道維摩掌擎世界問知有底人還有生死也無師



曰恰似道者未悟時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此一問最若難意云此問最好  
問祖意与教意同別師曰祖師在後來問祖師是無事沙  
門師曰若是沙門不得無事曰爲什麼不得無事師曰覓一  
个難得問蟾蜍無返照之光王允無伴月之意時如何師曰  
弄之君猶有化在神清月云是什麼問時是什麼問時問如何得此身安去師曰  
不被別身謾始得法界別曰誰能如此師梁龍德三年癸未八月示有  
微疾九月十三日夜半大星墮千方丈前詰旦端坐而逝壽  
八十有九

京兆華嚴寺休靜禪師師曾在樂普作維那白挺普請  
上間般柴下間鋤地時第一生問聖僧作麼生師曰當堂不正  
坐不赴兩頭機師在洞山時問曰學人未見理路未免情識洞  
山曰汝還見理路也無曰見無理路洞山曰什麼處得情識未曰  
學人實問洞山曰恁麼須向萬里無寸草處云曰無寸草處

還許立也無洞山曰直須恁麼去般柴次洞山把住柴問投落  
相逢時作麼生曰反反何幸洞山曰汝記吾言汝南住有一和尚  
人若向北住即三二百而已師初住福州東山之華嚴未幾屬  
後唐莊宗皇帝徵入輩下大闡玄風其徒果三百矣問祖意  
與教意同別師曰採盡龍宮藏衆義我不能詮問大悟底人爲  
什麼却迷師曰破鏡不重照落花難上枝問大軍設天王齊求  
勝賊軍亦設天王齊求勝未審天王赴阿誰師曰天垂雨露  
不揀榮枯一日車駕入時燒香帝問曰遊个是什麼神師對曰護  
法善神帝曰沙汰時什麼處去來師曰天垂雨露不爲榮枯  
師後遊河朔於平陽示滅茶毘獲舍利建四浮圖一晉州二房州  
三終南山道遙園四終南山華嚴寺勅謚寶智大師無爲之塔  
京兆觀子和尚不知何許人也事迹頗異居無定所曾心於  
洞山混沌俗於閩川不畜道具不循律儀常曰汾江山岸採掇蝦



蜺以充腹暮即臥東山白馬廟紙錢中居民同為蜺子和尚  
華嚴靜師聞之欲決真假先潛入紙錢中深夜師故靜把住  
問曰如何是祖師案意師遽荅曰神前酒壺盤靜哥之  
懺謝而退後靜師代行京都師亦至焉竟不聚徒演法惟  
佯狂而已

筠州九峯普蒲大師問僧離什麼處曰閩中師曰遠涉不易曰  
不難動步便到師曰有不動步者麼僧曰有師曰爭得到此  
僧無對師曰賺殺人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即今是什麼曰  
學人不曾師曰十字路上馬蘭花

台州幽棲道幽禪師鏡清問如何是少父師曰無標的曰無  
標的以為少父邪師曰有什過曰只如少父作麼生師曰道者  
是什麼心行問如何是佛師曰汝不信是衆生曰學人大信  
師曰若作勝解即受羣邪師將示滅有僧問曰和尚百千後

向什麼處去師曰調然調然言訖坐亡

後洞山師度禪師

第三世住持

初自夾山來參先洞山价和尚問曰

近離什麼處

師曰武陵曰武陵法道何似此間師曰胡地冬抽筆

价曰別觀炊香飯供養於此人

師乃出洞山曰此子向後走殺

天下人在師在洞山栽松有劉翁者從師求偈師作偈曰長長

三尺餘鬱鬱

之西復荒草不知何代人得見此松老劉翁得偈呈子

洞山洞山曰賀翁之喜只此人是第三世也師先住隨州土門小青

林蘭若後果迴洞山接踵凡有新到僧先令般柴三轉然後

參堂有一僧不肯問曰三轉內即不問三轉外如何師曰鐵輪天子

衆中肯僧無對師便打令去僧問昔年疾苦又中毒請師醫

師曰金銀撥破腦頂上灌醍醐曰恁麼即謝師醫師便打問又

負不逢時如何師曰古皇尺一寸問請師荅話師曰修羅掌於

日月師上堂謂衆曰祖師宗旨今日施行法令已彰復有何事時



有僧問正法眼藏祖祖同印未審和尚傳付何人師曰靈苗生  
有地大悟不存師問如何是道師曰迴牛尋遠清如何是道  
中人師曰擁雪首揚眉問千羌路別如何頓曉師曰足下背驢  
珠塵怨長天月

洛京白馬道儒禪師問如何是衲僧本分事師曰十道不通  
風惡子傳遠信曰傳什麼信師乃合掌頂戴問如何是實  
室中人師曰才生不可得不貴未生時曰是什麼不貴未生時  
師曰是汝阿爺問三千里外嚮白馬及手到來為什麼不見  
師曰是汝不見十老僧什麼事曰請和尚指示師曰拍即勿交  
涉問如何是字人本分事師曰昨夜三更日正午問如何是法  
身上事師曰井底蝦蟆吞却月僧問黃龍如何是井底蝦蟆吞却月黃龍云不  
後何道者云好蝦蟆問如何是字人急切處師曰後鳥描嫌鉅鰐然早已遲  
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點額猢猻採月波

越州乾峯和尚或云乾峯問僧什麼處來曰天台師曰見說石橋作兩  
段是否曰和尚什麼處得遞消息來師曰將謂華頂峯前客  
元是平田莊裏人問如何得出三叟師曰喚院主來赴出遮僧  
著師問衆僧輪迴二趣具什麼眼衆無對問如何是超佛  
越祖之談師曰老僧問汝曰和尚且置師曰老僧一問和尚自不會  
問什麼超佛越祖之談

吉州禾山和尚問字人啟申一問師還容許否師曰禾山甚  
了也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禾山大頂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  
曰滿目青山起白雲

明州天童山咸啓禪師先住蘇州寶花山僧問如何是本無物師曰石潤無  
含玉曠異自生金伏龍山和尚來師問什麼處來曰伏龍來  
師曰還伏得龍麼曰不曾伏遮畜生師曰喫茶去師問大德問  
字人卓卓來靖師的的師曰我遮裏一何便了有什麼卓卓



的的曰和尚怎麼話更置草鞋行脚好師曰近前來簡近前師曰  
只如老僧怎麼對過在什麼處簡無對師便打打處發聲  
潭州寶蓋山和尚僧問一間金漏舍令是何人居師曰無名不  
挂體曰還有位也無師曰不處問如何是寶蓋師曰不從人天得  
曰如何是寶蓋中人師曰不與時人知僧曰佛未時如何師曰覓  
他話不得問切切時為什麼不立人師曰似去曰還有的也無師  
時如何成立師曰不與時人知問世象壞時此个何處去師曰千  
聖尋不得曰時人如何故向師曰直須似去曰還有的也無師  
曰不立標則

益州北院通禪師在夾山時一日夾山上堂曰坐斷主人公不落第  
二見師出曰須知有一人不合伴夾山曰猶是第二見師乃掀倒禪  
牀夾山曰老兄作麼生師曰待某甲古頭爛即向和尚道異  
日師又問夾山曰目前無法意在目前不是目前法非耳目之

所到豈不是和尚語夾山曰是師乃掀倒禪牀又手立地夾山

起來打一拄杖師便下去

法離者是也掀倒禪牀何不使去處  
待夾山打一棒了去意在什麼處

師在洞山隨衆參

請未契肯遂辭洞山擬入嶺去洞山曰善為飛猿嶺峻好者師

沈吟良久洞山曰通閣梨師應諾洞山曰何不入嶺去師因此

惺悟更不入嶺師事於洞山暗發機住後上堂示衆曰諸上坐有

什麼事出來論量取若上上根機不假如斯若是中下之流直

須團前門戶索索地莫教入泥水第一速疾省事應須無心若

不無心舉得千般萬般只成知解與此衲僧門下有什麼交涉

僧問如何是無心師曰不管繫問二龍爭珠誰是得者師曰得

即失曰不失如何師曰還我珠來問如何是清淨法身師曰無點

污問轉不得時如何師曰功不到問如何是大富貴底人師曰

如輪王寶藏曰如何是赤窮底人師曰如酒店裏賣帶問水灑

不着時如何師曰乾剝剝地問一担便成時如何師曰不是偶然



示滅後勅謚證真大師

高安白水本仁禪師自洞山受記唐天復中遷止洪井高安白水院衆盈三百玄言流播因設洞山忌齋有僧問供養先師先師還來也無師曰更下一分供養著洪州西山衆行者來禮拜問曰今日不為別事乞師指示師曰汝諸人求指示邪對曰是師曰教我安付阿誰鏡清行脚時到師謂之曰時寒道者清曰不敢師曰還有卧單得蓋否曰設有亦無展底王支師曰直饒道者滴水滴凍亦不干他事曰滴水水生事不相涉師曰是曰此人意作麼生師曰此人不落意曰不落意此人那師曰高山頂上無可與道者咱喙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還是庭前杉樹否曰恁麼即和尚今日因學人致得是非師曰多口坐主皎然去後師知是雪峰禪客乃曰盜法之人終不成器後世後住山者僧問堂主來長生也玄祐謂之曰然師笑非法即大行堂主之緣亦就天辰後衆緣不備果如仁和意所記僧問如何是不遷義我師曰落花隨

流水明月上孤岑今師將頌世四衆便集營齋聲鍾焚香白衆曰香煙絕處是五言涅槃時也言訖跏趺而坐息隨煙滅檟檟音撫州疎山光仁禪師身相短陋精辨冠衆洞山門下時有齧齧之機敵揚玄奧咸以仁為能銓量者諸方三昧可以詢乎姓師叔僧問如何是諸佛師師曰何不問疎山去漢漢音師手握木蛇有僧問手中是什麼師提楚曰曹家女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尺五頭巾曰如何是尺五頭巾師曰圓中取不得師舉香嚴語問鏡清肯重不得金焦道者作麼生會恁是金焦肯重師曰不得金肯者作麼生恁曰箇中無肯諾師曰始慙病僧意因鼓山舉威音王佛師師乃問作麼生是威音王佛師鼓山曰莫無慙愧好師曰闍梨恁麼道即得若約病僧即不然曰作麼生是威音王佛師師曰不坐無貴位洞山世問如何是二句師曰不道曰為什麼不道師曰少時輩問恁麼時如何師曰



將軍不上便橋金牙徒勞拈答問如何是直指師曰珠中有水  
若不信擬向天邊問太陽冬至夜有僧上堂問如何是冬來意思  
師曰雪中出大黃問和尚百年後向什麼處去師曰背底甚藁  
四脚指天師遷化時有偈曰我 碧升白雲無處閑世有無根  
樹黃葉風送還偈終而逝又著四大等頌略華嚴長者論  
流傳於世

澧州欽山文邃禪師福州人也少依杭州大慈山靈中禪師受  
 業時岩頭雪峯在衆觀師吐論知是法器相率遊方主緣主  
 契德山各承印記師雖屢激揚而終然凝滯一日問德山曰吾皇  
 也怎麼道龍潭也怎麼道未審德山作麼生道德山曰汝試  
 舉天白王龍潭道底未師方啟進語德山以拄杖打昇入涅槃  
 堂師曰即是打我太太殺法報別云是即是錯打我更  
 有語句如德山岩頭章出焉師後於洞山言下  
 發辭乃爲洞山之嗣年二十七止于欽山對大衆前自省過舉初



恁麼我定不得茶喫也雪峯云某甲亦然師曰兩人老漢俱不  
識語在岩頭云什麼處去也師曰布袋裏老鴉雖活如死者  
頭去退後著退後著師曰豁兄且置存公作麼生雪峯以手  
畫箇圓相師曰不得不問岩頭呵呵云太遠生師曰有口不喫茶  
人多岩頭雪峯俱無語有良禪客參次才禮拜後便問云前  
射三關時如何師曰放出關中主者良云恁麼即知道心改去  
也師云更待何時良云好隻箭放不著所在便出去師曰巖  
三關且從試爲欽山發箭良近前良久而退師乃打良七柱  
杖良久出去師曰且聽箇亂統漢心內疑三十年有人舉似同  
安和尚安云良公雖發箭前要且未中的其僧便問同安云未  
審如何得中的去安云關中主是什麼人其僧却迴舉向師師  
曰良公若解恁麼也免得欽山口也然雖如此同安不是好心亦  
須者始得僧參師豎起拳頭云若開成掌即五指參老

如今爲拳必無高下汝道欽山通箇量不通箇量其僧近  
前却豎拳而已師曰便恁麼只是箇無開合漢僧云未審  
和尚如何接人師曰我若接人共汝一般去也僧云特參於師也  
須吐露宗風師曰汝若特來我須吐露僧云便請師乃打之其  
僧無語師曰守株待兔枉用心神

行思禪師第二世

前岩頭全豁禪師法嗣

台州瑞岩師彥禪師閩越人也姓許氏自幼披緇秉戒無缺初  
礼岩頭致問曰如何是本常理岩頭曰動也曰動時如何巖  
頭曰不是本常理師沈思良久岩頭曰肯即未脫根塵不肯  
即承沈生死師遂領悟身心皎如岩頭頻石與語徵請無忒  
師復謁交山會和尚會問什麼處來曰臥龍來會曰未時龍還  
起未師乃顧視之會曰冬瘡上更著艾焦曰和尚若如此作



什麼會便休師尋拈丹丘終日如愚四眾欽慕請住瑞岩  
統衆嚴整江表稱之僧問頭上寶蓋現足下雲生時如何  
師曰披枷帶鎖漢曰頭上無寶蓋足下無雲生時如何師曰  
有紐在曰畢竟如何師曰齊後因鏡清問天下能覆地不能  
載豈不是師曰若是即被覆載清曰若不是瑞岩幾遭也  
自稱曰師彥問如何是佛師曰石牛曰如何是法師曰石牛見  
曰怎麼即不同也師曰合不得曰為什麼合不得師曰無  
同合什麼問作麼生商量即得不落階級師曰排不出曰爲什  
麼排不出師曰他從前無階級曰未審居何位次師曰不坐普  
光殿曰還理化也無師曰名聞三東重何處不皈朝一日有打  
嫗來作礼師曰汝疾皈去救取數千物命嫗念忙至舍乃見  
兒婦提竹器拾田螺皈嫗接取放諸水濱師之異迹頗多存  
諸別錄

懷州玄泉彥禪師僧問如何是道中人師曰日落投孤店問如何  
是佛師曰張家三箇兒曰學人不會師曰孟中李便不會問如  
何是聲前一句師曰叫曰轉後如何師曰什麼

京州靈巖慧宗禪師福州長谿人也姓陳氏受業於龜山  
僧問如何是靈岩境師曰松檜森々靈室遮曰如何是境中人  
師曰夜夜有猿啼問如何是學子人自己本分事師曰拋却金  
拾瓦礫作麼師後住木山而終

福州羅山道閑禪師郡之長谿人也姓陳氏出家於龜山年滿  
受具偏歷諸方嘗謁石霜問去住不寧時如何石霜曰直須  
盡却師不慍意乃參石頭問同前語石頭曰從他去住管他  
作麼師於是服膺月尋遊清涼山闍師飲其法味請居羅山號  
法寶大師初上堂曰方升坐歛衣乃曰珍重少頃又曰未識底近  
前來時有僧出礼拜師抗聲曰也大苦僧起擬伸問師乃喝出問



如何是奇特一句師曰道什麼問佛放眉問白毫光照萬八千  
世界如何是光師曰高聲道僧曰照何世界師乃喝出問急急  
相投請師一接師曰會麼曰不會師曰箭過也問九女不携  
誰是哀提者師曰高聲問僧擬再問師曰什麼處去也問如何  
是宗門流布師展足示之問當鋒事如何辨明師舉如意僧  
曰乞和尚垂慈師曰大遠也問如何是最妙一句師曰披露藏麼  
僧擬進語師曰話墮也定慧上坐參師問什麼處來曰遠離  
西蜀近發開元又進前問即今作麼生師曰喫茶去慧指未退  
師曰秋氣稍暖去慧出法堂外歎曰今日擬打羅山寨弓折箭  
盡也休休乃下參衆明日師上堂慧出問豁開戶牖當軒者  
誰師乃喝慧無語師又曰毛羽未備且去僧舉寒山詩問師  
曰百鳥銜芳華時如何師曰負女室中吟曰千里作一息時如  
何師曰送客遊庭外曰欲往蓬萊山時如何師曰款枕觀彌猴

曰將此充糧食時如何師曰古劍觸體前問如何是百草頭上  
盡是祖師意師曰刺破汝眼問聲前古義欄意作麼生師  
曰倚著壁問前是萬丈洪崖後是虎狼師子正當恁麼時如  
何師曰自在問三界誰為主師曰還解喫飯麼師臨遷化上  
堂集衆良久展左手主事因測乃令東邊師僧退後又展右  
手又令西邊師僧退後師謂衆曰欲報佛恩無過流通大教  
取去也取去也珍重言訖莞爾而寂

福州香谿從範禪師僧到參師曰汝豈不是鼓山僧對曰是  
師曰額上珠為何不見無對僧拜師門送召曰上坐僧迴首師  
曰蒲肚是禪曰和尚是什麼心行師大笑而已師因僧披衲衣示  
偈曰迦葉上名衣披未須捷機才分招的箭前靈靈不藏  
龜

福州羅源聖壽嚴和尚有僧自泉州迴來參師補衲次提建



示之曰山僧一衲衣展似衆人見雲水請兩條莫教露針線  
快道僧無對師曰如許多時在彼作什麼

前洪州感潭資國和尚

安州白兆山空乾院志圓號顯教大師僧問諸佛心印什麼人  
傳得師曰達磨大師曰達磨爭能傳得師曰汝道什麼人  
傳得問如何是直截一路師曰截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苦問  
如何是道師曰普問如何是學人自己師曰失問如何是學得要  
山河大地去師曰不楚見玄則問如何是佛師曰丙丁童子來  
求火則師後參法眼方明  
發旨住金陵報恩院問如何是單鉢羅羅窟迦葉道場中人師  
曰釋迦牟尼佛問如何是朱頂王菩薩師曰問那箇赤頭漢作  
麼

前濠州思明和尚法嗣

襄州鷲嶺善本禪師因入浴室有僧問和尚是離垢底人爲

什麼却浴師曰定水湛然滿浴此無垢人問祖意教意是固是  
別師曰鷲嶺山嶺峯上青草森天鹿野苑中抓兒交橫

前潭州大光山居誨禪師法嗣

潭州谷山有緣禪師僧問伶俜之子如何皈向師曰會人路  
不通曰恁麼即無奉重處也師曰我道你鉢盂落地拈不起  
問一撥便轉時如何師曰野馬走時鞭撻斷石人撫掌笑呵呵  
潭州龍興和尚僧問一撥便轉時如何師曰根不利問得坐披  
衣時如何師曰不端嚴曰爲什麼不端嚴師曰不從證得問如  
何是道中人師曰終日寂攢眉

潭州伏龍山和尚世住僧問攬長河爲酥酪變大地爲黃金

時如何師曰臂長衫袖短問隨緣認果如何是果師曰雪內牡  
丹花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你得恁麼不識痛痒

京兆白雲善藏禪師僧問如何是深深處師曰矮子渡深谿



問赤脚時如何師曰何不脫却問如何是法法不生師曰萬水千山

潭州伏龍山和尚第二僧問隨緣認得時如何師曰汝道興國

門樓高多少問子不譚文德時如何師曰低聲低聲

陝府龍峻山和尚僧問如何是龍峻山師曰佛眼者不見曰如

何是山中人師曰作麼問如何是不知善惡底人師曰千聖近

不得曰此人還知有向上事也無師曰不知曰爲什麼不知師曰

不識善惡說什麼向上事曰如何師曰不見道扞搭上義切問如

何是佛向上人師曰不戴客問凡有展拓盡落今時不展拓時如

何師曰不展不展曰畢竟如何師曰不拓不拓

潭州伏龍山和尚第三問行盡千山路云機事如何師曰鳥道不

曾接

前筠州九峯道虔禪師法嗣

新羅清院和尚問奔馬爭馳誰是得者師曰誰是不得者曰恁

麼即不爭是也師曰直得不爭亦有過在曰如何免得此過師曰

要且不曾失曰不失處如何銀鍊師曰兩手捧不起

洪州勸潭寶峯神黨禪師僧問四威儀中如何辨主師曰正

遇寶峯不脫鞋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虛空如鳥錢船岳頂

浪滔天

吉州南源山行修號慧觀禪師亦云光睦和尚僧問如何是南

源境致師曰幾處峯巒猿鳥嘯一帶平川遊子迷問如何

是南源深深處師曰衆人皆見曰恁麼即淺去也師曰也是

兩頭迷

洪州勸潭明禪師一日下至客位衆請師飯方丈師曰道得即去時

半和尚對曰大衆請師乃上法堂問非思量處誠情難測

時如何師曰我不欲違古人曰不違古人意作麼生師曰也合



消得礼三拜僧問確擣磨磨不得意却此意如何師曰虎口裏活雀兒問如何是道者師曰毛毯毯曰如何是道者家風師曰佛殿前逢尊者問如何是和尚終日事師曰鉢盂裏無折節曰如何是沙門終日事師曰轟轟不借萬人

吉州秋山和尚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杉樹子

洪州泐潭延茂禪師僧問如何是古佛心師曰終不道去木瓦礫是問日落西山去林中事若何師曰庭前紅華秀室內不知春

洪州鳳樓山同安院常察禪師僧問如何是鳳樓家風師曰鳳樓無家風曰既是鳳樓為什麼却無家風師曰不迎賓不待客曰怎麼即四海參尋當為何事師曰盤飪自有旁人施問如何是鳳樓境師曰千峯連岳秀万壑不知春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孤岩倚石坐不下白雲心

洪州泐潭匡悟禪師世住僧問如何是直截一路師曰恰好消息

曰還通向上事也無師曰魚從下過問如何是閉門造事師曰活計一物無曰如何是出門合轍師曰坐地進長安問香煙馥郁大張法筵從上宗乘如何舉唱師曰莫錯舉似人曰怎麼即總應如是師曰還是沒交涉問六葉芬芳師傳何業師曰六葉不相續花開果不成曰豈無今日事師曰若是今日即有曰今日事如何師曰葉葉連枝秀花開處處芳

吉州木山無般禪師者福州人也姓吳氏七歲依雪峯真覺大師出家年滿受戒遊方抵筠陽謁九峯峯許入室二日謂之曰汝遠遠而來暉音隨衆見何境界而可修行由何徑路而能出離師對曰重昏廓闡盲者自盲峯初未許師於是發明眼肯頓忘知見先受請止吉州木山大智院学徒濟濟膏述垂誠十篇諸方歎伏咸謂木山可以為叢林表則時江南李氏召而問曰和尚何處來師曰木山來曰山在什麼處師曰人未朝



鳳閣山嶽不曾移國王重之命居揚州祥光院復乞入山以羣  
岩院乃江西之勝槩遂棲心焉時上藍院復虛其室命師來  
往闡化號澄源禪師僧問學人乍入叢林乞師指示師  
曰汝不惜問仰山抽鉞意作麼生師曰汝問我曰云沙路  
倒鉞意作麼生師曰我問汝問未辨真宗如何體悉師  
曰頭大尾尖問咫尺之間爲什麼不覩師顏師曰且與閣黎道  
一半曰爲什麼不全道師曰盡法無民曰不怕無民請師盡法師  
曰爲知已喪身曰爲什麼却喪身師曰好心無好報問尊者撥  
眉擊曰現育王時如何師曰即今也恁麼曰學人如何領會  
師曰莫非摩利支山問摩尼寶殿有四角一角常露如何是露  
底師曰舉手曰汝打我却問汝還會麼曰不會師曰汝爭解打  
得我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撲破著問已在紅焰請師烹鍊師  
曰槌下成器曰恁麼即烹鍊去也師曰池州和尚問四壁打木中

行剗草和尚赴阿那頭師曰什麼處不赴曰恁麼即同於衆去  
也師曰小師弟子師建隆元年庚申二月亦有微疾三月旨令  
侍者啓方丈集大衆告辭曰後來學若未識木山即今識  
取珍重先是大衆爲三生藏本國謚法性禪師塔曰妙相  
洪州泐潭半和尚問如何是學子人着力處師曰正是着力問  
古人卷席意如何師曰珍重便下堂

前台州涌泉景欣禪師法嗣

台州六通院紹禪師初參涌泉和尚入室領旨一日燒畬畝院泉  
問曰什麼處來師曰燒畬畝來泉曰火後事作麼生紹曰鐵蛇鑽  
不入泉許之後居六通院玄侶依附僧問不出咽喉後月叻事  
如何師曰待汝一鑊斷斷巾子山我亦不向汝道問南山有一  
毒龍如何近得師曰非但閣黎子聖亦近不得人問承闡  
南方有一劍話如何是一劍師曰不當鋒曰頭落又作麼生師



曰我道不當鋒有什麼頭其人禮射而去師休夏入天台山  
華頂峯晦迹莫知所終

前潭州雲蓋山志元禪師法嗣

潭州雲蓋山志元禪師僧問如何是巖頂浪滔天師曰文殊  
正作開曰正作開時如何曰不向機前展大悲

新羅卧龍和尚問如何是大人相師曰紫羅帳裏不垂手曰爲  
什麼不垂手師曰不尊貴問十二時中如何用心師曰拈掇喫毛蟲  
彭州天台和尚先德問古佛向什麼處去師曰中央第高歲歲出  
靈苗問古鏡未磨時如何師曰不施功曰磨後如何師曰不照  
燭

前潭州谷山藏禪師法嗣

新羅瑞巖和尚問黑白兩亡開佛眼時如何師曰恐你守內問  
如何是誕生玉子師曰深宮引不出

新羅泊岩和尚問如何是禪師曰古塚不爲家問如何是道師  
曰徒勞車馬迹問如何是教師曰貝葉收不盡

新羅大巖和尚僧問只到潼關便却休時如何師曰只是途中  
活計曰其中活計如何師曰體即得雷即不得曰體得爲什麼  
當不得師曰體是什麼人今上事曰其中事如何師曰不作尊  
貴

前潭州中雲蓋和尚法嗣

潭州雲蓋山景和尚號證覺禪師僧問國土晏請功級何處  
師曰銀臺門下不負曰轉爲無功時如何師曰王家事可然

景德傳燈錄卷第七

補刊景德傳燈錄施主芳銜



建仁住持比丘

妙在

前建仁住持比丘

善育

建仁住持

仁浩

萬壽住持比丘

明午

佛心住持比丘

祖令

瑞應比丘

仁球

甘露比丘

本兆

景德傳燈錄卷第十八

吉州青原山行思禪師第二之二十四人

福州雪峯義存禪師法嗣上一十四人一

福州玄沙師備禪師

福州長慶慧寂禪師

福州大普山通禪師

杭州龍冊寺道休禪師

福州長生山皎然禪師

信州鵝湖山智孚禪師

漳州報恩懷岳禪師

杭州西興化度師郁禪師

福州鼓山神晏國師

漳州隆壽紹卿禪師

福州僊宗行珙禪師

福州蓮華山永福從今禪師

杭州龍華寺靈照禪師

明州翠巖令參禪師

福州雪峯義存禪師法嗣

福州玄沙宗一大師法名師備福州閩縣人也姓謝氏幼好游釣泛舟於南臺江押諸漁者唐咸通初年甫三十忽慕出塵乃棄



釣舟投芙蓉山靈訓禪師落髮往豫章開元寺道玄律師受  
貝布衲芒屨食才接氣常終日宴坐衆皆異之與雪峯義  
存本法門昆仲而親近若師資雪峯以其苦行呼爲頭陀  
一日雪峯問曰阿那個是備頭陀對曰終不敢誑於人異日雪峯  
召曰備頭陀何不徧參去師曰達磨不來東土二祖不往西天  
雪峯然之暨登象骨山乃與師同力締構玄徒臻萃師入室  
咨史國替晨昏又閱楞嚴經發明心地由是應機敏捷與修  
多羅真契諸方玄學子有所未決必從之請益至云與雪峯  
和尚徵詰亦當仁不讓雪峯曰備頭陀其再來人也一日雪峯  
上堂曰要會此事猶如古鏡當臺胡來胡現漢來漢現師曰  
師曰忽遇明鏡來時如何雪峯曰胡漢俱隱師曰老和尚脚  
跟猶未點地師上堂時又大眾盡謂不說法一時各散師乃呵  
云者惣是一樣底無一个有智慧但見我開遮兩行皮盡來

族著覓言語意度是我真實爲他却認不知者恁麼大難  
大難師有時云諸禪德汝諸人盡巡方行脚未稱我參禪學道  
爲有奇特去處爲當只恁麼東問西問若有試通來我爲汝  
證明是非我盡識得還有麼若無當知只是趁讀切是汝既  
到遮裏來我今問汝汝諸人還有眼麼若有即今便令識得  
還識得麼若不識便被我喚作生盲生聾聾底人還是麼肯  
恁麼道麼禪德亦莫自屈是汝真實何曾恁麼人十方諸  
佛把汝向頂上著不敢錯認著一分子只道此事唯我能知會  
麼如今相紹繼盡道承他擇迦我道釋迦與我同參汝道參向  
誰會麼大不容易知莫非大悟始解得知若是限劑所悟亦  
莫能觀汝還識大悟麼不可是汝向鶻鶻前認他鑒照不可是  
汝說雲說無說遮邊那邊有世間法有一箇不是世間法和回子  
虛空猶從迷妄幻生如今若是大肯去何處有遮个稱說鶻



無虛空消息何處有三界業次父母緣生與汝椿之前後如今  
道無尚是誑語豈況是有知麼是以多時行脚和尚子稱道  
有覺悟底事我今問汝如巖山岩崖迥絕人處還有佛法麼  
還裁辨得麼若辨不得卒未在我尋常道亡僧面前正是觸  
目善提萬里神光頂後相若人觀得不妨出得陰裏脫汝觸觸  
前意思都未只是汝真實人體何處更別有一法解蓋覆汝  
知麼還信得麼解承當得麼大須努力師云我今問汝諸  
人且承得个什麼事在何世界安身三念還辨得麼若辨不得  
恰似捏目生花見事便差知麼如今現前見有山河大地色空  
明暗種種諸物皆是狂勞花相喚作顛倒知見夫出家入識心達  
本故號沙門汝今既已剃髮披衣爲沙門相即合有自利利他  
分如今者著盡黑漫漫地如黑汁相似自救尚不得爭解爲  
得他人仁者佛法因緣事大莫當等閑相聚頭亂說難話趁

讚過時光陰難得可惜許大丈夫兒何不自省察者是什麼事  
只如從上宗風是諸佛頂族汝既承當不得所以我方便勸  
汝但從迦葉門接續頓超去此一門超汝凡聖因果超他毗盧  
妙莊嚴世界海超他釋迦方便門直下永劫不教有一物與汝  
作眼見何不急急究取未必道我且待三生兩生久積淨業  
仁者汝宗乘是什麼事不可由汝身心用工莊嚴便得去不可他  
心宿命便得法會麼只如釋迦出頭來作如許多變弄說十  
二分教如瓶灌水大作一場佛事向汝此門中用一點不得用一  
毛頭伎倆不得知麼如同夢事亦如禪語沙門不應得出頭  
來蓋爲識得知麼識得即是大出脫大出頭所以道超凡越  
聖出生離死離因離果超毗盧越釋迦不被凡聖因果所護  
一切處無人識得汝知麼莫只長惹生死愛網被善惡業拘  
拈去無自由分饒汝鍊得身心同空去饒汝得到精明湛不搖



處不出他識陰古人喚作如急流水流急不覺妄為澄淨德  
度修行盡不出他輪迴際依前被輪轉去所以道諸行無常  
直是三乘功果如是可畏若無道眼亦不為究竟見何如從今日  
博地凡夫不用一毫工夫便領超去鮮省心方麼願樂麼勸我  
如今三地待汝觀去不用汝加功練行如今不恁麼更待何時  
還肯麼還肯麼師有時上堂謂眾曰是汝真實智慧是又有時云  
達磨如今現在汝諸人還見麼師曰是諸人見有險惡見有大蟲  
刀劍諸事逼汝身命便生無限怕怖如做什麼恰似世間畫師  
一般自畫作地獄變相作大蟲刀劍了好好地看了却自生怕  
怖汝今諸人亦復如是百般見有是汝自幻出自生怕怖亦不是  
別人與汝為過汝今欲覺此幻惑麼但識取汝金剛眼睛若  
識得不曾教汝有纖塵可得露現何處更有虎狼刀劍解  
憎嚇得汝直至釋迦如是伎倆亦覓出頭處不得所以我向汝

道沙門眼把定世界函蓋乾坤不偏絲髮何處更有一物為汝知  
見知麼如是出脫如是奇特何不究取師云汝諸人如似在大海  
裏坐沒頭水浸却了更展手問人乞水喫還會麼丈夫學子般  
若菩薩是大根器有大智慧始得若有智慧即今便得出脫  
若是根機遲鈍直須勤苦志耐日夜忘疲失食如喪考妣相似  
恁麼急切盡一生去更得人荷按剋骨肉究竟不妨亦得觀  
去且況如今誰是堪任受學底人仁者莫只是託言託語恰  
似念陀羅尼相似踏步向前來口裏哆哆和和地被入把住  
詰問著沒去處便噴道和尚不為我答話恁麼學子事  
大若知麼有一般坐繩牀和尚稱為善知識問著便動身動  
手點眼吐舌瞪現更有一般便說昭昭靈靈靈臺智慧性能見能  
聞向五蘊身田裏作主宰恁麼為善知識大賺人知麼我今  
問汝汝若認昭昭靈靈是汝真面目為什麼瞋瞋時又不認



昭靈靈若瞋睡時不是為什麼有昭昭時汝還會麼遮个喫  
作認賊爲子是生死根本妄想緣氣汝欲識此根由麼我向汝  
道汝昭昭靈靈只因前塵色聲香等法而有分別使道此是  
昭靈靈之若無前塵汝此昭靈之同於龜毛兔角仁者真  
實在什麼處汝今欲得出他五蘊身田主宰但識取汝秘密  
金剛體古人向汝道圓成正遍遍周沙界我今少分爲汝智  
者可以譬喻得解汝見此南閭浮提日麼世間人所作與營養  
身活命種種心行作業莫非承他日光成云只如日體還有多  
般及心行麼還有不周遍處麼欲識此金剛體亦如是只如  
今山河大地十方國土色空明暗及汝身心莫非盡承汝圓成  
威光所現直是天人羣生類所作業次受生果報有性無情  
莫非承汝威光乃至諸佛成道成果接物利生莫非盡承汝  
威光只如金剛體還有凡夫諸佛麼有汝心行麼不可道無便

得當去也知麼汝既有如是奇特當陽出身處何不發明取便  
隨他向五蘊身田中鬼趣裏作活計直下自謾却去忽然無  
常殺境到來眼目講張身見命見恁麼時大難枝荷如生  
脫龜筒相似大若仁者莫把瞋睡見解便當却去未解蓋  
覆得毛頭許汝還知麼三事無安排如大宅且汝未是得安  
樂底人只大作羣隊于他人世邊邊那邊飛走野鹿相似但  
知求衣食爲食若恁麼爭行他王道知麼國王大臣不拘汝父  
母放汝出家十方施主供汝衣食土地龍神護汝也須具慚愧  
知恩始得莫孤負人好長連牀上排行著地銷將去道是安樂  
未在皆是粥飯將着得汝爛冬瓜相似夢將去去裏埋將去  
業識茫茫無本可據沙門因什麼到恁麼地只如地上蠢  
蠢者我喫作地獄却住如今若不了明朝後日者夢入驢胎馬  
肚裏牽掣拽把街鐵負執確擣磨磨水火裏燒煮去大不容



易受大須恐懼好是汝自累知麼若是了去直下永劫不曾  
教汝有遮个消息若不了此煩惱惡業因緣未是一劫兩劫得休直  
與汝金剛壽知麼南際長老到雪峯雪峯令訪于師師問  
曰古人道此事唯我能知長老作麼生南際曰須知有不求知者  
攬掌師曰山頭和尚喫許多辛苦作麼雪峯因言請金剛田  
見一蛇以杖挑起召衆曰者者以刀芟爲兩段師以杖拖於背後  
更不顧視衆愕然雪峯曰俊哉師一日隨侍雪峯遊山雪峯  
指一片地曰此處造得一所無縫塔師曰高多少雪峯乃顧現上  
下師曰人天依報即不知和尚若是靈山受託大遠在雪峯曰  
世界闊一尺古鏡闊一尺世界闊一丈古鏡闊一丈師指火爇曰火  
爇闊多少雪峯曰如古鏡闊師曰老和尚脚跟未點地師初  
受請住梅谿場普應院中間遷止云沙山自是天下叢林海  
衆皆望風而賓之闍師王公請演無上乘待以師禮學徒餘

八百室戶不閉師上堂良久謂衆曰我爲汝得徹困也還會麼  
僧問寂々無言時如何師曰釋語作麼曰本分事請師道師曰  
驟睡作麼曰學人即驟睡和尚如何師曰爭得恁麼不識痛  
痒又曰可惜如許大師僧今道萬里行脚到遮裏不消人驟睡  
釋語便屈却去問如何是學人自己師曰用自己作麼僧問從  
上宗門中事師此間如何言論師曰少人聽僧曰請和尚直道師  
曰恁麼作麼又曰仁者如今事不獲已教我抑下如是威光苦口  
相勸百千方便道如此如彼共汝相知聞盡成顛倒知見將此咽  
唯唇吻只成得个野狐精業謾說我還肯麼只如有過無過  
唯我自知汝爭得會若是恁麼人出頭未可伏呵責丈夫爲人師近  
大不易須是善知識始得知我如今恁麼方便助汝猶尚不能  
觀得可中絕舉宗乘是汝向什麼處措還會麼四十九年是方  
便只如靈山會有百萬衆唯有迦葉一人親聞餘盡不聞汝



道迦葉親聞事作麼生不可道如來無說說迦葉不聞聞便得  
雷不可是汝修因成果福智甚嚴底事知麼且知道吾有正  
法眼付焉大迦葉我道猶如話月曹懿堅三拂子還如指月所以  
道大唐國內宗乘中事未曾見有人舉唱設有金舉唱盡大  
地人失却性命如無孔鐵槌相似一時云鋒結舌去汝諸人賴遇  
我不惜身命共汝顛倒知見隨汝狂意方有申問處我若不  
共汝恁麼知聞去汝向什處得見我會麼大難努力力形重  
乃有偈曰萬里神光頂後相沒頂之時何處望事已成意示  
休此箇未從觸處周智者撩著便提取莫待須臾失却頭  
又偈曰玄沙遊逕別時人切須知三冬陽氣盛六月降霜時  
有語非關古無言切要詞會我最後句出世少人知問四威儀外  
如何奉王師曰汝是王法罪人爭會問事問古人拈槌豎拂  
還當宗乘中事也無師曰不當曰古人意作麼生師舉拂

子僧曰宗乘中事如何師曰待汝悟始得問如何是全副力士

師乃吹之文桶頭下山師問桶頭下山幾時曰三五日師曰

時有無底桶子將一擔飯文無對飯宗乘代日和尚用作什麼師有時垂語曰諸方

老宿盡道接物利生且問汝只如盲聾瘡三種病人汝作麼生

接若拈槌豎拂他眼且不見共他說話耳又不聞口復瘡若

接不得佛法盡無靈驗時有僧出曰三種病人和尚還許

人商量否許如作麼生商量其僧珍重出師曰不是不是

法眼云我當時見羅漢和尚舉此僧語我便會三種病人重云錫云只如此信會不會若道會云又道不是若道不會法眼為什道我因此僧語便會三種病人上坐無事上未商量大家要知

羅漢云桂琛見有眼耳和尚作麼生接中塔云三種病人即

今在什麼處又一僧云非唯謾他兼亦同謾長慶接來師問除

却藥忌作麼生道接曰慙作麼師曰雪峯山橡子拾食來遮

裏雀兒放糞師見僧來禮拜乃曰禮拜著因我得禮拜汝日

普請往海坑斫柴見一虎僧曰和尚虎師曰是汝虎斂院後



僧問遍來見虎云是汝未審尊意如何師曰汝等世界有四重

障若人透得許放出陰界東神齊云上生人見了道我身大地虛空如人還透得麼師問長生然

和尚維摩觀佛前除不去後除不去今則無住汝作麼生觀

對曰放飯然過有商量師曰放汝過作麼生長生良父師曰

教阿誰委曰徒勞力側耳師曰情知汝向山鬼窟裏作活計法眼云古人修道人通甚奇問凡有言句盡落捲積不落捲積請和尚

量師曰抑折秤衡未與汝商量問古人瞬視接人和尚如何

接人師曰我不瞬視接人僧問是什麼得恁麼難見師曰只為

太近法眼云無可得直下是上生師在雪峯時光侍者謂師曰師叔若學子得神

某甲打鐵船下海去師住後問曰光侍者打得鐵船也未光無

對法眼云和尚不修廣法代云請和尚下船云覺代云貧兒思債師一日遣僧送書上雪峯和尚雪峰

開緘唯白紙三幅問僧會麼曰不會雪峯曰不見道君子

千里同風其僧迴舉似於師師曰遮老和尚踉蹌過也不知什麼處

過法眼云過師堂不意弟子這若不信師問鏡清教中道菩薩摩訶薩不見

一法為大過失且道不見什麼法鏡清拍案拄云莫是不見

遮个法麼同安顯別云也師曰浙中清水曰米從汝契佛法未曾在

言法眼云且道云沙迷二意在什處不見僧問同山云不見一法為大過失此意如何同山云不見一法為

言法眼云且道云沙迷二意在什處不見僧問同山云不見一法為大過失此意如何同山云不見一法為

言法眼云且道云沙迷二意在什處不見僧問同山云不見一法為大過失此意如何同山云不見一法為

言法眼云且道云沙迷二意在什處不見僧問同山云不見一法為大過失此意如何同山云不見一法為

言法眼云且道云沙迷二意在什處不見僧問同山云不見一法為大過失此意如何同山云不見一法為

言法眼云且道云沙迷二意在什處不見僧問同山云不見一法為大過失此意如何同山云不見一法為

言法眼云且道云沙迷二意在什處不見僧問同山云不見一法為大過失此意如何同山云不見一法為

言法眼云且道云沙迷二意在什處不見僧問同山云不見一法為大過失此意如何同山云不見一法為

言法眼云且道云沙迷二意在什處不見僧問同山云不見一法為大過失此意如何同山云不見一法為

言法眼云且道云沙迷二意在什處不見僧問同山云不見一法為大過失此意如何同山云不見一法為



却須礼此僧却具慙愧雲居錫云什麼處是此僧具慙愧若檢得出許上生有行馬眼西天有聲明三藏

到闍師令與師相見師以火筋敲銅鑪問是什麼聲三藏

對曰銅鑪聲法眼別云請大師看大王法眼別云聽和尚問師曰大王莫受外國人謾三藏

無對法眼代云却是和尚謾大王師南遊莆田縣排百戲迎接來日師問

小塘長老昨日許多喧鬧向什麼處去也小塘提起衲衣

角師曰料掉勿交涉法眼別云昨日有多少喧鬧法眼別云今日更妙笑師問僧氣闊波城汝

作麼生會僧曰如夢如幻法眼別云師與地藏琛在方丈內說話夜

深侍者閉却門師曰悶悶悶了汝作麼生得出去琛曰喚什麼作

門法眼別云師一日以杖挂地問長生曰僧見俗見男見女見汝作麼

生見長生曰和尚還見皎然見處麼師曰相識蒲天下問承和

尚有言聞性徧周法界雪峯打鼓遮裏爲什麼不聞師

曰誰知不聞問險惡道中以何爲津梁師曰以汝眼爲津

梁曰未得者如何師曰快教取師與韋監軍喫果子韋問如

何是日用而不知師拈起果子曰喫去喫果子了再問之師曰

只者是日用而不知普請搬柴師曰汝諸人冬承吾力一僧曰既

承師力何用普請師叱之曰不普請爭得柴飯師問明真

大師善財參彌勒弥勒指飯父殊父殊指飯佛處汝道佛指飯什

麼處對曰不知師曰情知汝不知法眼別云大普玄通到礼觀師謂

曰汝在彼住莫誑惑人家男女對曰玄通只是開个供養門晚來

朝去爭敢作恁麼事師曰事難曰其情是難師曰什一處是

難處曰爲伊不肯承當師便入方丈挂却門問字人上丈叢林

乞師指个入路師曰還聞偃鉢水聲否曰聞師曰是汝入處泉字王

公請師登樓先語客司曰待我引大師到樓前便昇却梯客司稟旨

公曰請大師登樓師現樓復視其人乃曰佛法不是此道理法眼別云師與

泉字在軍說話有一沙弥揭簾入見却退步而出師曰那沙弥好與于拄杖曰恁

麼即某甲罪過同安禪別師曰佛法不恁麼鏡清云不爲打火有僧問不爲打火意作麼鏡清云青山張爲屢教保勿問人東禪



齊天樂意作一集或云真僑修唐者也好与桂枝或云事在宣城或云托破會處此三說選會言沙意也師應機接物僅三十祀致青原之  
頤之湑流迨今不絕轉導未際所演法要有大小錄行於海內自餘  
語句各隨門弟子章及諸方徵舉出焉梁開平二年戊辰十一月二十七日  
示疾而終壽七十有四臘四十四有四圍師為之樹塔

福州長慶慧稜禪師杭州監官人也姓孫氏幼歲稟性淳淳年  
十三於蘇州通玄寺出家登戒歷參禪肆唐乾符五年入閩  
中謁西院訪靈雲尚有疑滯後之雪峯凝情冰釋因問從上諸  
聖傳受一語請垂指示雪峯默然師設礼而退雪峯莞  
爾而笑異日雪峯謂師曰我尋常向師僧道南山有一條  
鼈鼻蛇汝諸人好看取對曰今日堂中大有喪身失命  
雪峯然之師入方丈參雪峯曰是什麼師曰今日天晴好普  
請自此躊問未嘗爽於玄旨乃述悟解頌曰萬象之中獨露  
身唯人自肯乃方親肯時謬向途中覓今日者如火裏冰師在

西院問說上坐曰適裏有象脊山汝曾到麼曰不曾到師曰為  
什不到曰自有本分事師曰作麼生是本分事說乃提起衲  
衣角師曰為當只這个別更有曰上坐見什麼師曰何得  
龍頭蛇尾師在宣州保福後錄故雪峰保福問師曰山頭和  
尚或問上坐信作麼生祇對師曰不遲腥羶亦有少許曰信道  
什麼師曰教我分付阿誰曰從展雖有此語未必有恁麼事  
師曰若然者前程全自閣梨師與保福遊山保福問古人道妙峯  
山頂莫即這个便是也無師曰是即是可惜許僧問鼓山只如後和尚  
觸體偏野自肯連山師未往雪峯二十九載至天祐三年受泉州刺  
史王延彬請住招慶初開堂日公朝服趨隅曰請師說法師曰  
還聞麼公設拜師曰雖然如此虛恐有人不肯於是數揚祖意  
隨機与奪故為客懂一日資真道代後闡師請居長樂府之  
西院奏額曰長慶号超覺大師上堂良久謂眾曰還有人相悉



麼若不相悉欺謾兄弟去只今有什麼事莫有靈靈也無復  
是誰家屋裏事不肯當荷更待何時若是利根參學不到  
遮裏來還會麼如今有一般行脚人耳裏物滿也假饒收拾得  
底還當諸人行脚事麼時有僧問行脚事如何學師曰但知  
就人索取又問如何是獨脫一路師曰何煩更問又問名言妙  
義教有所詮不涉三科請師直道師曰珍重師乃謂衆曰明  
明歌詠汝尚不會忽被暗末底事汝作麼生又僧問如何是暗  
末底事師曰喚茶去中塔云便請和尚相伴問如何是不隔毫端  
底事師曰當不當問如何得不疑不惑去師乃展兩手僧不  
進語師曰汝更問我與汝道僧再問之師露膊而坐僧禮拜  
師曰汝作麼生會僧曰今日風起師曰恁麼道未定人見解  
汝於古今中有什麼節要齊得長度若舉得許汝作話其  
僧但云而已師却問汝是什麼處人曰向北人師曰南北三千里外

學妄語作麼僧無對師上堂良久曰莫道今夜較些子便下  
坐問如何是合聖之言師曰大小長度被汝問口似匾擔僧曰  
何故如此師曰適來問什麼師謂衆曰我若純舉唱宗乘  
須閉却法堂門所以盡法無民時有僧曰不怕無民請師盡法  
師曰還委落處麼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杳巖道底時坐  
却師有時示衆曰恁似今夜老胡有望望保福聞之乃曰恁似今  
夜老胡絕望意覺云修道人道是相見語不是相見語東種齊云此等二宿語一級各有道理衆中道恁似此嫌什麼又道恁似今夜堪作什麼若如此會欠得在悟在  
安國瑄和尚新得師子師去賀瑄出接師問曰師號末邪果  
也師曰是什麼號曰明真師乃展手瑄曰什麼處去末師曰  
幾不問過師問僧什麼處來曰鼓山末師曰鼓山有不跨石門  
底句有人借問汝作麼生道曰昨夜報慈宿師曰拍春捧汝  
又作麼生曰和尚若行此捧不虛受人天供養師曰幾放過  
問古人有言相逢不擎出舉意便知有時如何師曰知有也



未僧持前語問保福云此是誰語師入僧堂舉匙疏頭曰見即不見還

見麼衆無對法眼代云衆受得到師到羅山見新制衣龕子師以杖敲之

曰大慈緣備羅山曰拙布置師曰還肯入也無羅山曰咩師上臺

大衆集定師乃拽出一僧曰大衆礼并此僧又曰此僧有什麼

長處便教大衆礼并衆無對問如何是文彩未生時事師曰

汝先舉我後舉其僧但立而已法眼代云請和尙舉師曰汝作麼生舉僧曰

某甲截古有分保福遷化人問師保福拋却殼漏子向什麼處

去也師曰且道保福在那個殼漏子裏法眼代云那個是保福殼漏子問師夫人

崔氏奉道師遣使送衣物至云練師令就大師請取迴信師曰

傳語練師領取迴信須臾使却未師前唱喏便迴師明日會

練師曰昨日謝大師迴信師曰却請昨日迴信者練師展兩手

問師問師曰練師適來呈信還慙大師意否師曰猶較些

子法眼代云慙一轉語大王自道取曰未審大師意旨如何師良久師曰不可思議大

師佛法深遠僧舉手高麗有僧造一觀音像於明州上船衆

力昇不起因請入開元寺供養問師無利不現身爲什麼不

肯去高麗師曰現身雖普觀相生偏法眼代云汝識得觀音來有人問僧點什

麼灯曰長明灯曰什麼時點曰去年點曰長明何在僧無語師

代曰若不如此爭知公不受人謾法眼代云利動君子師兩處開法徒衆一千五

百化行闍越二十載後唐長興三年壬辰五月七日般寂壽七

十有九臘卒于王氏建塔

福州大普山玄通神師福州福唐人也受業於兜率山師事雪

峯經數檢受心法止于大普焉僧問驪龍領下珠如何取得

師乃拊掌瞬現問方便以前事如何師托出其僧問如何是祖

師西來意師曰交骨頭漢出去問撥塵見佛時如何師曰脫枕

未高量問急急相投請師接師曰鈍漢

杭州龍冊寺順德大師道信永嘉人也姓陳氏壯歲不食葷



如親黨強笑以枯魚隨即遇鳥藏遂求出家于本州開元  
寺受具遁方抵閬川謁雪峯峯問什麼處人曰温州人雪峯  
曰恁麼即与二僧覓是鄉人也曰只如一二僧覓是什麼處人雪峯  
曰好喫一頓捧且教過一日師問只如古德豈不是以心傳心雪峯  
曰兼不立文字語句曰只如不立文字語句師如何傳雪峯  
良久師礼謝雪峯曰更問我轉豈不好曰就和尚請轉問頭雪峯  
曰只恁麼爲別有商量曰和尚恁麼即得雪峯曰於汝作麼生  
曰孤負殺人雪峯有時謂衆曰堂堂靈之地師出問曰是什麼  
靈之靈之雪峯建之曰道什麼師退步而立雪峯垂語曰此  
事得恁麼尊貴得恁麼綿密對曰道恁自到未數年不聞  
和尚恁麼示誨雪峯曰我向前雖無如今已有莫有所妨麼曰  
不敢此是和尚不已而已雪峯曰致使我如此師從此信入而且  
隨衆閬中謂之小恁布衲因普請處雪峯舉手爲山見色便

見心語問師還有過也無曰古人爲什麼事雪峯曰雖然如此  
要共汝商量曰恁麼即不知道恁鋤地去一日雪峯問師何處  
來曰從外來雪峯曰什麼處逢見達磨曰更什麼處雪峯曰未  
信汝在曰和尚莫恁麼粘貼好雪峯肯之師後遍歷諸方  
益資權智因訪曹山寂和尚問什麼處來曰昨日離明水寂曰  
什麼時到明水曰和尚到時到寂曰汝道我什麼時到曰適來指  
記得寂曰如是如是師罷參受請上越州鏡清禪苑唱雪峯之  
旨學者李湊副使皮光業者曰休之子也薛学宏瞻屢擊  
難之退謂人曰恁師之高論人莫窺其極也新到僧參師拈  
起拂子僧曰久謁鏡清猶有遮个在師曰今日遇今又不遇人問  
如何是靈源一直道師曰鏡湖水可殺深師問僧什麼處來曰  
應天來師曰還見鰓鰂魚麼曰不見師曰聞鰓鰂不見鰓鰂  
鰓鰂不見鰓鰂來曰恁不恁麼師曰聞鰓鰂只解慎初護末問学



人未達其原請師方便師曰是什麼原僧曰其原師曰若是其原爭受方便僧禮拜退後侍者問曰和尚適來莫是成他問否師曰無曰莫是不成他問否師曰無曰未審畢竟意作麼生師曰一點水黑兩處成龍師在帳中坐有僧問評師撥帳開曰當斷不斷反招其亂僧曰既是當斷為什麼不斷師曰我若盡法直恐無民曰不怕無民請師盡法師曰維那拽出此僧着又曰休休我在南方識伊和尚來因普請鋤草次浴頭請師浴師不顧如是三請師舉鑊作打勢浴頭乃走師召曰未未浴頭迴首師曰向後遇作家分明舉似其僧後至保福舉前語未了保福以手掩其僧口僧却迴舉似師師曰饒汝恁麼也未作家師問荷王什麼處來曰天台來師曰我豈是問吳台曰和尚何得龍頭蛇尾師曰鏡清今日失利師者經僧問和尚者什麼經師曰我國與古人開百草師却問汝會麼曰小年也

曾恁麼來師曰如今作麼生僧舉拳師曰我輸汝也僧到參師問閣梨從什麼處來曰佛國來師曰佛以何為國曰清淨莊嚴為國師曰國以何為佛曰妙淨真常為佛師曰閣梨從妙淨來莊嚴來曰無不答對師曰噀！別處有人問汝不可作遮个語話錢王欲廣府中禪會令居天龍寺始見師乃曰真道人也致禮勤厚由是吳越盛於玄學其後天創龍冊寺延請居焉師上堂曰如今事不得已向汝道若自驗者實个親切到汝分上因何特地生疎只為枷枷目久流浪年深一向緣塵致見如此所以喚作背覺合塵亦名捨文逃逝今勸兄弟未歇去好來徹去好大丈夫兒得恁麼無來既來還惆悵麼終日茫茫地何不且覓取个管帶路好也無人問我管帶一路時有僧問如何是管帶一路師曰噀！要捧即道曰恁麼即字人罪過也師曰幾被汝打破茶州問無源有路不



飯時如何師曰遮个師僧得坐便坐問如何是心師曰是即二  
頭曰不是如何師曰又不成是頭曰是不是想不恁麼時如  
何師曰更多饒過問十二時中以何爲驗師曰得力即向我道  
僧曰諾師曰十萬八千猶可近問如何是方便門速易成就  
師曰速易成就曰單奈學人領覽未的師曰代得也代却  
問如何是玄中玄師曰不是是什麼曰還得當也無師曰本頭  
也解語問如何是人無心合道師曰何不問道無心合人曰如何  
是道無心合人師曰白雲乍可來青嶂明月那教下碧天  
問學人問不到處請師不答和尚答不到處學人即不問師  
乃搥住曰是我道理是汝道理曰和尚若打學人學人也即却  
打也師曰得對相耕去僧舉有僧辭飯宗宗問什麼處去曰  
百丈學五味禪去飯宗不語師乃曰緣飯宗單行底事僧  
問如何是歸宗單行底事師曰捧了趁出院僧禮拜師是

麼生會曰學人罪過師曰樹汝恁麼去問承師有言諸方若  
不是走作人便是籠罩人未審和尚如何師曰被汝致此一問直  
得當問處落問如何是親的靈底事師曰常用及人曰不  
知者如何師曰好晴好雨師問僧門外什麼聲曰雨滴聲師  
曰衆生顛倒迷已逐物法眼別僧問如何是同相師將火筋插向  
火中僧又問如何是別相師又將火筋插向一邊法眼別有僧引  
童子到曰此兒子常愛問僧佛法請和尚驗者師乃令點  
茶童子點茶來師啜訖過盞托与童子童子近前接師  
却縮手曰還道得麼童子曰問將來法眼別僧問和尚此兒  
子見解如何師曰也只是兩生持戒僧師三處開法語要隨  
門人編錄今但梗槩而已晉天福二年丁酉八月示滅壽七  
十四黑白衰號制服者甚衆茶毗於大慈山獲舍利就龍安之  
陽建塔



福州長生山皎然禪師本郡人也入雪峯室蜜受心印執侍經  
十載因與僧破樹雪峯曰斫到心且住師曰斫却著雪峯曰右  
人必傳心汝為什麼道斫却師擲下斧子曰傳雪峯打一拄杖  
而去僧問雪峯如何是第一句雪峯良久僧退舉似於師師  
曰此是第二句雪峯再令其僧來問如何是第一句師曰蒼  
天蒼天雪峯普請斲柴問師曰古人道誰知席帽下元是首  
愁人古人意作麼生師側戴笠子曰遮个是什麼人語雪峯問師  
持經者能荷擔如來作麼生是荷擔如來師乃捧雪峯向  
禪牀上著雪峯普請斲自持束藤路逢一僧放下藤又半立  
其僧近前拈雪峯即擲其僧斲院後舉示於師曰我今日  
**擲**那僧得怎麼快師對曰和尚却替那僧入涅槃堂法眼住持崇壽寺時有二僧各  
說道理請師新法眼云汝兩僧一時入涅槃堂主覺云什麼處是替那僧入涅槃堂  
室處崇壽相云此一轉語却還走兒東禪齊云只如長生主意作麼生師嘗訪庵  
主款話庵主曰近有一僧問某甲西來三意遂舉拂子示之不知

那

還得也無師曰爭敢道得与不得有人問庵主此事有  
人保任如虎頭帶角有人嫌棄則不直一文錢此事為什麼  
毀譽不同請試揀出者曰這來出自偶然爭揀得出師曰若  
怎麼此後不得為人多見者事是事人事為什麼有得有失上坐若無智慧眼難辨真雪峯問師光境俱  
亡復是何物師曰放皎然過敢有商量雪峯曰許汝過作麼  
生商量曰皎然亦放和尚過雪峯深許之尋受記止于長  
生山分化焉僧問從上宗乘如何舉唱師曰不可為閣梨菜  
却長生山也問古人有言無明即佛性煩惱不須除如何是無  
明即佛性師忽然作色舉拳拳呵曰今日打遮師僧去也僧曰如  
何是煩惱不須除師以手拈額曰遮師僧得怎麼發人業問  
諸達達道人不得語默對未審將什麼對師曰上紙墨堪作什  
麼問師者禪在大師莫起所終  
信州鵝湖智子禪師福州人也始依講肆肄業於長安因思玄



極之理乃造雪峯師事數年既領心訣隨緣而止鵝湖大張  
法席僧問萬法收一一收何所師曰非但闍黎一人忙問虛空講  
經以何為宗師曰闍黎不是聽衆出去問五逆之子還受父  
約也無師曰雖有自裁未免傷已問如何是佛向上人師曰情知  
闍黎不奈何曰為什麼不奈何師曰未必小兒得見君子有  
人報云徑山和尚遷化也僧問徑山遷化向什麼處去師曰大  
有靈利底過於闍黎問在先一句請師道師曰脚跟下採取  
什麼曰即今見問師曰者闍黎變身不得問雪峯拋下柱  
杖意作麼生師以香匙拋下地僧曰未審此意如何師曰不是  
好種出去問如何是鵝湖第一句師曰道什麼曰如何即是師  
曰妨我打睡問不問不答時如何師曰問人馬知問迷子未收  
家時如何師曰不在途曰收後如何師曰正迷問如何是源頭  
事師曰途中覓什麼問如何是一句師曰會麼曰恁麼莫便

是否師曰蒼天蒼天鏡清問如何是即今底師曰何更即今  
清曰幾就支荷師曰語近言煩

漳州報恩院懷岳禪師泉州人也少依本州聖壽院受業罷  
參雪峯止龍巖玄侶奔湊僧問十二時中如何行履師曰動  
即死曰不動時如何師曰猶是守古塚鬼問如何是學人出身  
處師曰有什麼物纏縛闍黎曰爭奈出身不得何師曰過在  
阿誰問如何是報恩一靈物師曰喫如許多酒糟作麼曰還露  
脚手也無師曰遮裏是什麼處所僧問牛頭未見四祖時  
如何師曰萬里一片雲曰見後如何師曰廓落地僧問如何  
是佛法大意師曰昨夜三更失却大問黑雲斗暗誰當雨者  
師曰峻處先傾問宗乘不却如何舉唱師曰山不自稱水無  
間斷問佛未出世時如何師曰汝事得知問撥塵見佛時如  
何師曰什麼年中得見來問師子在窟時如何師曰師



子是什麼家具又問師子出窟時如何師曰師子在什麼處問如何是目前佛師曰禮拜師臨遷化上堂示衆曰山僧上二年來舉提宗教諸人怪我什麼處若要聽三經五論此去開元寺咫尺言訖告寂

杭州西興化度悟真大師師郁泉州人也自得雪峯心印化緣盛于杭越之間後居西興鎮之化度院法席大興僧問如何是西來意師舉拂子僧曰學人不會師曰喫茶去問如何是無縫塔師曰五尺六尺問如何是一塵師曰九世刹那分曰如何含得法界師曰法界在什麼處問豁谷各異師何明一師曰汝常作麼問學人初機气和尚指示入路師曰汝怪化度什麼處問如何是隨色摩尼珠師曰青黃赤白曰如何是不隨色摩尼珠師曰青黃赤白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是東來西來問牛頭未見四祖時如何師曰鳥獸俱迷曰見後如何

師曰山深水冷問維摩與文殊對譚何事師曰唯有門前鏡湖水清風不改曰時波師自是聲聞于遐邇錢王欽其道德奏紫衣師號

福州鼓山興聖國師神晏大梁人也姓李氏幼惡葷腥樂聞鐘梵年十二時有白氣數道騰于所居屋壁師即揮毫書其壁曰白道從茲速改張休來顯現作妖祥定祛邪行敬真見必得超凡入聖鄉題罷氣昂隨滅年甫志學進疾甚亟夢神人與藥覺而頓愈明年又夢梵僧告云出家時至矣遂依衛州白鹿山道規禪師披削嵩嶽受具謂同學曰古德云白四羯磨後全體戒定慧豈準繩而可拘也於是杖錫遍叩禪關而但記語言存乎知解及造雪竇領朗然符契一日參雪竇峯知其緣熟忽起搗柱曰是什麼師釋然了悟亦忘其了心唯舉手搖曳而已雪竇峯曰子作道理邪師曰何道理之有雪竇峯雷其



懸解撫而足之暨雪峯寂寂闔師於府城之左二十里開鼓山  
創禪宮請揚宗致師上堂衆集良久曰南泉在日亦有人奉  
要且不識南泉即今還有識南泉者麼試出來對衆驗者  
時有僧出礼拜才起師曰作麼生僧近前曰咨和尚師曰不才  
請退又曰經有經師論有論師律有律師有律師有律有部  
有表各有人傳持且佛法是建立教禪道乃止帝之說他諸  
聖興未蓋爲人心不孝巧開方便遂有多門受疾不同處方還  
異在有破有居空叱空二患既除中道須遠鼓山所以道句不  
當機言非展事承言者喪滯句者迷不唱言前寧譚句後  
直至釋迦掩室淨名杜口大士梁時童子當旦問二問三問盡  
了也諸仁者作麼生時有僧礼拜師曰高巖問僧曰學人  
咨和尚師乃喝出問已事未明以何爲驗師抗音似未聞  
其僧再問師曰點隨流食咸不重問如何是包盡乾坤底句

師曰近前僧近前師曰鉢置殺人問如何紹得師曰豺獐俗語  
無風徒勞展掌曰如何即是師曰錯問學人便承當時如何  
師曰汝作麼生承當法外別云莫尋思力問如何是學人全立處師曰不從諸  
聖行法外別云汝擬亂走問今山萬山向那個是正山師曰用正山作麼法外別云云千  
山師與招慶相遇招慶曰家常師曰無狀生招慶曰且款  
款師却云家常招慶曰今日未有火師曰大鄣吾生招慶曰  
想便將取去東禪齊拈云此三掌宿語還有得失也無差有阿問如何免得輪迴  
生死師曰把將生死未問如何是宗門中事師側掌曰咿呀  
問如何是向上一關挨子師乃打之問如何是鼓山正主師曰  
睡作麼師問保福古人道非非是不是意作麼生保福拈  
匙茶盞師曰莫是非好問如何是真實人體師曰即今是什麼  
碎曰究竟如何師曰爭得到恁麼地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  
曰金烏一點萬里無雲云師問僧鼓山有不跨石問句汝作麼生



道僧曰請師乃打之問如何是古人省心力處師曰汝何費力  
問言滿天下無口過如何是無口過師曰有什麼過問如何是  
省要處師曰還自耻麼師曰與聞師瞻仰佛像聞師問是什  
麼佛曰請大王墮金曰金即不是佛曰是什麼無對長慶代云又承大師在衆何得無對  
問從上宗乘如何舉唱師曰拂子裏曰打問如何是教外別  
傳底事師曰喫茶去又曰今為諸仁者刺頭入地諸聖他門裏  
抖擻不出所以向仁者道教排不到祖不西來三世諸佛不能  
唱十二分教載不逮凡聖攝不得古今傳不得忽爾是個漢  
未通个消息向他怎麼道被他罵口擲還怪得他麼雖然  
如此也不得亂擲鼓山尋常道更有一人不跨石門須有不  
跨石門句作麼生是不跨石門句鼓山自任三十餘年五湖  
四海來者向高山頂上者山既水未見人快利通得如今還有  
人通得也不昧兄弟珍重乃有偈示衆曰直下摧難會尋

言轉更賒若論佛与祖特地隔天涯聞師礼重常詢法要焉

漳州隆壽興法大師紹卿泉州人也姓陳氏幼於靈岩寺習經論  
講業既就而深慕禪那乃問法于雪峰之室服勤數載從  
緣開悟因侍經行見羊柴動雪峰指動羊柴視之師對曰紹  
卿甚生怖雪峰曰是汝屋裏底怕怖什麼師於是洗然悟  
悟頃息他遊尋受請居龍谿正馬僧問古人道摩尼殿有  
四角一角常露如何是常露底角師拳拂子問糧不畜一粒  
如何濟得萬人飢師曰使客面前如大集劍者君不是點見郎問  
大拍育底人未師還接否師曰前後大應得此便也曰莫便是  
接否師曰遮漢未遮裏插臂問耳目不到處如何師曰汝无此  
作曰怎麼即聞也師曰真个龍耳漢漳守王公欽尚祖風為  
奏紫衣師若

福州懷寧院仁慧大師行珣泉州人也姓王氏本州開元寺受



葉預雪峯禪會聲聞四遠聞師請轉法輪云徒奔至上堂曰  
我與釋迦同參汝道參什麼人時一僧出禮拜擬伸問師曰錯  
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熊耳不曾藏問直下事乞師方便  
師曰不因汝問我亦不道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白日無閑人  
福州連華山永福院超諡大師從年先住清遠僧問佛門以五  
常為熱則未審宗門以何為熱則師良久僧曰怎麼即字又  
造次也師曰好為拄杖問教云唯有一乘法如何是一乘法師曰  
汝道我在這裏作什麼曰怎麼即不知教意也師曰雖然  
如此却不孤負汝問不向問處領猶是字人問處和尚如何師  
曰喫茶去長慶常云盡法無民師曰永福即不然若不盡法  
又爭得民時有僧曰請師盡法師曰我不要汝納稅問諸餘  
即不問所從處乞師垂慈師曰不快礼三拜師上堂曰出吐者  
箭便飯方丈問請師盡法令師曰莫埋沒問大眾雲集

請師說法師曰聞麼曰若更佇思應難得及師曰實即得問  
摩尼殿有四角一角常露如何是常露底角師曰不可更點  
師上堂於坐邊立謂眾曰二尊不並化便飯方丈

杭州龍華寺真覺大師靈照高麗人也萍遊閩越升雪峰  
之堂宣符玄旨居唯一衲服勤眾務閩中謂之照布衲一夕指  
半月問溥上坐那一片什麼處去也溥曰莫妄想師曰失却一  
片也眾雖歎美而恬澹自持初止務州齊雲山上堂良久忽  
舒手視其眾曰乞取些子乞師些子又曰一人傳虛萬人傳  
實僧問草童能歌舞未審今時還有無師下生作舞沙  
旂會麼僧曰不會師曰山僧蹋曲子也不會問靈山會上法  
法相傳未審齊雲將何付囑師曰不可為汝一人蒸却齊雲  
也曹莫便是親付囑也無師再莫令大眾笑問還丹一粒點鐵成金至  
理一言點凡成聖請師一點師曰還知齊雲點金成鐵麼曰點



金成鐵未之前聞至理一言敢希垂示師曰句下不薦後悔  
難追師次居越州鏡清院海衆悅隨一日謂衆曰盡令去也僧  
曰請師盡令師曰咄咄問如何是字人本分事師曰鏡清不  
惜口問請師雕琢師曰八成曰爲什麼不十成師曰還知鏡清  
生修理麼師問僧什麼處來曰五峯來師曰未作什麼曰礼  
并和尚師曰何不自礼曰礼了也師曰鏡湖水淺問如何是弟  
一句師曰莫錯下名言曰師豈無方便師曰烏頭養雀兒  
問向上一諾千聖不傳未審什麼人傳得師曰千聖也疑我  
曰莫便是傳也無師曰晉帝斬松山康問釋迦掩室於摩竭  
淨名杜口於毗邪此意如何師曰東廊下兩兩三三師謂衆曰  
諸方以毗法身爲極則鏡清遮裏即不然須知毗廣有師法  
身有主問如何是毗盧師法身主師曰二公爭敢論問古人  
道見色便見心此即是色阿那個是心師曰怎麼問莫欺

山僧麼問未審以前請師斷師曰落在什麼處曰怎麼即失  
口也師曰寒山送瀉山又曰住住閤梨失口山僧失口曰惡虎不  
食子師曰馬頭出馬頭迴師暮問一僧記得麼曰記得師曰  
道什麼曰道什麼師曰淮南小兒入寺問是什麼即俊鷹俊  
鷂翅不及師曰閤梨別問山僧別答曰請師別答師曰十里行  
人較一程問金屑雖貴眼裏着不得時如何師曰著不得  
還着得麼僧礼并師曰深沙神問言提樹下度衆生如何  
是言提樹師曰大似若練樹曰爲什麼似若練樹師曰素非  
良馬何愁鞭影後湖字錢公卜抗之西關創報恩院止請開  
法禪衆翕然依所尋而錢王建龍華寺迎金華傳大士靈  
骨道具具焉金師住持晉天福十二年丁未閏七月二十六日  
終於本寺壽七十八塔于大慈山  
明州翠岩永明大師令參湖州人也自雪峯受記止于翠岩



大張法席問不借三寸請師道師曰茶堂裏敗剝去問國師  
三喚侍者意旨如何師曰抑逼人作麼問諸餘郎不問師然  
之僧曰如何舉似於人師喚侍者點茶來師上堂曰今夏與  
諸兄弟語論者翠岩眉毛還在麼長慶問問凡有言句盡  
是點污如何是向上事師曰凡有言句盡是點污問如何是  
省要處師曰大衆笑汝問坦然不帶鋒銍時如何師云大有  
人作此見解曰畢竟如何師曰坦然不帶鋒銍問古人拈提豈  
意旨如何師曰邪法難扶問僧錄爲什麼寫誌云真不得師  
曰作麼生合殺問陸惡道中以何爲律梁師曰藥山再三叮囑問  
不帶凡聖當機何示師曰莫向人道翠岩靈利問妙機言句盡  
皆不當宗乘中事如何師曰禮拜著曰學人不會師曰出家行脚  
禮拜也不會錢王鸞師道風請居龍冊寺終焉

景德傳灯錄卷第十八

景德傳灯錄卷第十九

吉州青原山行思禪師第六世之三四十二人

福州雪峰義存禪師法嗣下四十二人

福州安國弘瑫禪師

襄州雲蓋山敏本禪師

韶州林泉和尚

洛京南院和尚

越州洞岩可休禪師

定州法海院行周禪師

杭州龍井通禪師

漳州保福從展禪師

泉州晦龍道溥禪師

杭州龍興寺宗靖禪師

福州南禪契瑤禪師

越州越山師魯禪師

南嶽金輪可觀禪師

泉州福清玄訥禪師

韶州雲門文偃禪師

衢州南臺仁禪師

泉州東禪和尚

餘杭大錢山從襲禪師

福州永泰和尚

池州和龍山守訥禪師



建州夢筆和尚

福州芙蓉山如體禪師

潭州瀉山棲禪師

益州普通山普明大師

潭州保福超悟禪師

南嶽惟勁禪師已上并  
不見錄

台州十桐審超禪師

新羅國大無為禪師

湖州清淨和尚

盧僊德明禪師

益州懷果禪師

嵩山安德禪師擬  
撰錄

青原山行思禪師第六世之三

福州古田極樂元儼禪師

洛京慈鶴山和尚

吉州南山延宗禪師

隋州雙泉梁家庵永禪師

大原子上坐

江州廬山訥禪師

潞州玄暉禪師

益州永安雪峯和尚

撫州明水懷忠禪師

杭州耳相行修禪師

福州雪峯我存禪師法嗣下

福州安國院明真大師弘瑫泉州人也姓陳氏幼絕羣茹自誓

出家於龍華寺東禪始圓戒體而造于雪峯雪峯觀其少

儻堪為法器乃導導以本心信入過量復徧參禪苑獲諸方

三昧却迴雪峯雪峯問什麼處來曰江西來雪峯曰什麼處

見達磨曰分明向和尚道雪峯曰道什麼曰什麼處去來曰雪

峯見師忽擲住曰盡乾坤是箇解脫門把子教伊入不肯入

曰和尚怪弘瑫不得雪峯曰雖然如此爭奈背後許多師僧

何師因舉國師碑文云得之於心伊蘭作旃檀之樹失之於舌

甘露乃疾茹木之園枯問僧曰一語須具得失兩意汝作麼

生道僧拳拳曰不可喚作拳頭也師不肯亦舉拳拳別云只

為喚遮箇作拳頭師受請止因山毛毯徒臻集後闋師獨向

師道德舍居安國寺大闡玄風徒餘八百矣僧問如何是西



未意師曰是即是莫錯會問如何是第一句師曰問問問學人  
上未未盡其機請師盡機師良久僧禮拜師曰忽忽到別處人  
問汝作麼生舉手曰終不敢錯拳師曰未出門已見笑是問如何  
是達磨傳底心師曰素非後嗣問如何是宗乘中事師曰  
不可為老兄散却衆也問不落有無之機請師全道師曰  
汝試斷者問如何是一毛頭事師拈起袈裟僧曰乞師指示  
師曰拍撲不須頻下溪來朝更獻楚王者問寂寂無言時  
如何師曰更進一步問凡有言句皆落因緣方便不落因緣  
方便事如何師曰枯樺之七頻逢抱甕之流寧遇問向上語  
和聖不傳未審和尚如何傳師曰且留口喫飯着問如何是  
高高底人師曰河漢無洗耳之史磻谿絕垂釣之人問十二時  
中如何救得生死師曰執鉢不須窺衆樂履冰何得步步  
美問學人擬問宗乘師還許也無師曰但問僧擬問師乃喝

出問目前生死如何免得師曰把將生死未問知有底人爲  
什麼道不得師曰汝爺若什麼問如何是活人之劍師曰不  
敢瞎却汝曰如何是殺人之刀師曰只遮箇是問不把鋒鏑  
如何知音師曰身年去問若箇處乞師一言師曰可殺沈吟曰  
爲什麼如此師曰須相悉好問常居正位底人還消得人  
天供養否師曰消不得曰爲什麼消不得師曰是什麼心行  
曰什麼人消得師曰着衣喫飯底消得師舉棧和尚住招慶  
時在法堂東角立謂僧曰遮裏好致一問僧便問和尚爲何不  
居正位後曰爲汝怎麼來曰如今作麼生棧曰用汝眼作麼師  
舉畢乃曰他家怎麼問別是个道理如今作麼生道後安國  
曰怎麼即大衆一時散去得也師亦自代曰怎麼即大衆一時  
禮拜

襄州雲蓋山雙泉院故本禪師

亦曰西雙泉以清  
州有東雙泉也

京兆府人也幼出



家十六幼戒念法華經初礼雪峯雪峯下禪將跨背而坐師於是省覺僧問如何是隻象師曰可惜一雙眉曰學子人不會師曰不曾煩禹力湍流事不知問如何是西來的意師乃拂住其僧變色師曰我這裏無遮箇師手指纖長特異于人號手相大師

韶州林泉和尚號山僧問如何是塵師曰不覺成丘山師謂曰雲慈光大師舞出白雲門送扶師下塔曰款款莫放蹉倒師曰忽然蹉到又作麼生白雲曰更不用扶也師大笑而退洛京南院和尚問如何是法法不生師曰生也有儒士博覽古今時人中呼為張百會一日來謁師師曰莫是張百會麼曰不敢師以手於空畫一畫曰會麼曰不會師曰尚不會什麼處得百會來

或問同若可木單師問如何是同若正主師曰問者問如何是

和尚親切為人處師曰大海不宿屍問如何是向上一路師拳衣領示之問學人遠來請師方便師曰方便了也

定州法海院行周禪師問風恬浪靜時如何師曰吹倒南牆問如何是道中寶師曰不露光曰莫便是否師曰是即露也杭州龍井通禪師處樓上坐問如何是龍井龍師曰意氣天然別神筆畫不成曰為什麼畫不成師曰出羣不羣角不羣中同曰還解行雨也無師曰普潤無邊際處處皆結粒曰還有宗門中事也無師曰有曰如何是宗門中事師曰從來無形段應物不曾虧問如何是吹毛劍師曰拽出死屍著

漳州保福院從長禪師福州人也姓陳氏年十五禮雪峯雪峯為受業師十八本州大中寺具戒遊吳楚間後叙執侍雪峯一日忽召曰還會麼師故近雪峯手以拄杖之師當下知叙作礼而退文常以古今方便詢于長慶接和尚接深討之長慶嘆



和尚有時云寧說阿羅漢有三毒不說如來有二種語不道  
如來無語只是無二種語師曰作麼生是如來語曰龍耳人爭  
得聞師曰情知和尚第二頭道長慶却問作麼生是如來  
語師曰喫茶去雲居錫之什麼處是長慶向第二頭道處因舉盤山云光境亡復是何物洞  
山云光境未亡復是何物師曰據此二尊者商量猶未得勦  
絕乃問長慶如今作麼生道得勦絕長慶良久師曰情知和  
尚向山鬼窟裏作活計長慶却問作麼生師曰兩手扶犁水  
過膝一目長慶問見色便見心還見心師曰見色師曰見色  
置作麼生是心師却指舩子舩子乘別名和尚只解問人雪峯謂衆曰諸上座  
到雪峯亭与上坐相見了到与石山領与上坐相見了到僧堂  
前与上坐相見了師拳問鶻湖曰僧堂前相見即且置只如雪  
山亭与石山領什麼處是相見鶻湖驟步入方丈師故僧堂鶻湖齊金  
古是相見不相見試斷者梁貞明四年丁丑歲清州刺史王公欽承道譽創保福

禪苑迎請居之開堂且主公禮跪三請躬自扶掖升堂師曰須楚  
箇笑端作麼然雖如此再三不容推充諸仁者還識麼若識得  
便與古佛齊肩時有僧出方禮拜師曰晴乾不肯去要待雨  
淋頭僧乃申問曰郡守崇建精舍大闡真風便請和尚舉揚  
宗教師曰還會麼曰恁麼即羣生有賴也師曰莫把那不淨  
塗汚人好僧出禮拜師曰大德好与莫覆却舩子問泯默將  
何為則師曰落在什麼處曰不會師曰驟驟驢漢出去師見一  
僧乃以杖子打露柱又打其僧頭作痛聲師曰那個為什麼不  
痛僧無對意更代云真行接教問摩騰入漢一歲分明達磨石西來將何指示  
師曰上坐行脚事作麼生曰不會師曰不會會取好莫倚家取  
人處分若是父在叢林粗衣此子遠近可以隨處任真其有  
初心後學未知次序山僧所以不惜口業向汝道塵劫來事只  
在如今還會麼然佛法付囑國王大臣郡守皆同佛會今方



如是若是福祿榮貴則且不論只如當時受佛付屬底事還記得麼若識得便與千聖齊肩儻未識得直須諦信此事不從人得自已亦非言多去道轉遠直道言語道斷心行處滅猶未是在又立珍重異日上堂大眾雲集師曰有人從佛殿後過見是張三李四從佛殿前過爲什麼不見且道佛法利害在什麼處僧曰爲有一方底廳境所以不見師乃叱之曰若見佛殿即不見僧曰不是佛殿還可見否師曰不是佛殿見什麼問十二時中如何據驗師曰恰好據驗曰字人爲什麼不見師曰不可更捏自去也問主伴重之極士力而齊唱如何是換十方而齊唱師曰汝何不教別人問問因言辨意時如何師曰因什麼言僧低頭良久師曰擊電之機徒勞行思問破人無爲海須乘般若船如何是般若師曰便請曰便怎麼進去時如何師曰也是涅槃堂裏漢師見僧喫飯乃托鉢曰家常

僧曰和尚是什麼心行有尼到參師曰阿誰侍者報曰覺師姑

師曰既是覺師姑用未作麼生尼曰仁義道中即不無師自別云

和尚是什麼心行此是覺師問法眼見僧擔土乃又一塊土放擔上吾助汝僧云和尚慈悲法眼不肯有一僧別云和尚是什麼心行法眼便休云覺微云此三則語一

曰不去不住用却奚爲師乃打之僧曰怎麼即山鬼窟裏全因

今日也師默而已此是覺師問法眼見僧擔土乃又一塊土放擔上吾助汝僧云和尚慈悲法眼不肯有一僧別云和尚是什麼心行法眼便休云覺微云此三則語一

什麼處來曰江西師曰學得底那曰拈不出師曰作麼生此是覺師問法眼見僧擔土乃又一塊土放擔上吾助汝僧云和尚慈悲法眼不肯有一僧別云和尚是什麼心行法眼便休云覺微云此三則語一

對師學洞山真讚云徒觀紙與墨不是山中人僧問如何是山

人師曰汝試貌掠者若不點兒幾成貌掠師曰汝是點兒曰和

尚是什麼心行師曰未言不豐師見僧數錢乃展手曰乞我一

錢曰和尚因何到恁麼地師曰我到恁麼地曰若到恁麼地將

取一文去師曰汝爲何到恁麼地師問僧什麼處來曰江西

觀音師曰還見觀音麼曰見師曰左邊見右邊見曰見時不產



左右如海見問如何是入火不燒入水不溺師曰若是水火即被燒溺師問飯頭鑊閻多少曰和尚試量者師以手作量勢曰和尚莫謾某甲師曰却是汝謾我問欲達無生路應須識本源如何是本源師良久却問侍者適來僧問什麼其僧再舉師乃喝出曰我不患聾問字人近入叢林乞師全示入路師曰若教全示我却禮拜汝師見一僧乃曰汝作什麼葉來得德度長大曰和尚短多少師蹲身作短勢僧曰和尚莫謾人好師曰却是汝謾我師令侍者屈隆壽長老云但獨自來莫持侍者來壽曰不許將來爭解離得師曰大殺恩愛壽無對師自代曰更謝和尚上足傳示師住保福僅一紀學衆常不下七百其接機利物不可備錄閣師禮重為奏命服唐天成三戊子示有微疾僧入丈室問訊師謂之曰吾与汝相識年深有何方術相救僧曰方術甚有聞說和尚不解忌口德

又謂衆曰吾旬日來氣力困劣別無他只是時至僧問時既至矣師去即是住即是師曰道曰恁麼即某甲不敢造次師曰失錢遭罪言訖跣趺告寂即三月二十有也

泉州睡龍山道溥號弘教大師福州福唐人也姓鄭氏寶珠院受業自雪峯印心住五峯上堂曰莫道空山無祇待便飯方丈僧問凡有言句不出大千頂未審頂外事如何師曰凡有言句不是大千頂曰如何是大千頂師曰摩醯首羅天猶是小千界問初心後學近入叢林方便門中乞師指示師敲門枋僧曰向上還有事也無師曰有曰如何是向上事師再敲門枋杭州龍興宗清禪師台州人也初參雪峯雲承承示乃自擔瓦飯頭服勞逾十載嘗於衆堂中袒一膊釘簾雪峯觀而記曰汝向後住持有千僧其中無一人袖子也師悔過辭飯故鄉住六通院錢王命居龍興寺有衆千餘唯三學子講誦之徒果



如雪峯所誌周廣順初年八十一錢王請於寺之大殿演無上乘  
黑背駢擁僧問如何是六通奇特之唱師曰天下罕有問如何  
是六通家風師曰一條布初行有餘僧問如何是學人進前  
一路師曰誰敢設汝曰豈無方便師曰早是屈抑也問如何是  
和尚家風師曰早朝粥齋時飯曰更請和尚道師曰老僧困  
曰畢竟作麼生師大笑而色錢王特加礼重屢延入府以始住院  
署六通大師顯德元年甲寅季冬月示滅壽八十五塔于大慈山  
福州南禪契璠禪師上堂曰若是名言妙句諸方惣道了也今  
日衆中還有超第一義者致得一句麼若有即不孤負於人時  
有僧問如何是第一義師曰何不問第一義我曰見問師曰已落第  
二義也問古佛曲調請師和師曰我不知汝難亂底曰未審爲  
什麼人和師曰什麼處去來

越州諸暨縣越山師肩掛號臨金真禪師初參雪峯而漆指

後因國王請於清風樓齋坐久舉目忽覩日光豁然頓曉而有偈曰  
清風樓上赴官齋此日平生眼豁開方知普通年達事不從慈  
嶺路將來皈雪峯雪峯然之僧問如何是佛身師曰汝問那個佛  
身曰釋迦佛身師曰古云復三千象師臨終時集衆示偈曰眼光隨色  
盡耳識逐聲消遠源無別旨今日與明朝偈畢跏趺而逝

南嶽金輪可觀禪師福州福唐人也姓蘇氏依石佛寺齋用合禪  
師披剃戒度既圓便參雪峯雪峯曰近前師方近前作礼  
雪峯舉足蹋之師忽然負契師事十二載復歷叢林止南  
嶽法輪峯師上堂謂衆曰我在雪峯遭他一蹋直至如今眼不  
開不知是何境界僧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不是大衆夜參後  
下堂師召曰大衆衆迴首師曰看月大衆看月師曰月似彎弓乃少  
雨多風衆無對問古人道此广有師法身有主如何是毗盧師  
法身主師曰不可林上安林問如何是日用事師拈掌三下僧曰



學人未領此意師曰更待什麼問從上宗乘如何為人師曰我今日未喫茶曰請師指示師曰過也問正則不問請師傍拍師曰担取猫兒去師問僧什麼處來曰華光師即托出閉門僧無對問路逢道人將語默對未審將何對師曰咄出去師問僧作麼生是觀面事曰請師鑒全師曰恁麼道還當麼曰故為即不可師曰別是一著問如何是靈源一路師曰蹋過作麼雪峯院主有書來招師曰山頭和尚年尊也長老何不再入嶺一轉師迴書曰待山頭和尚別有見解即入嶺有僧問如何是雪峯見解師曰我也驚

泉州福清院玄訥禪師高麗人也初住福清道場傳象骨之燈學者敬慕象字王公問如何是宗乘中事師叱之僧問如何是觸目菩提師曰闍梨失却半年糧曰為什麼失却半年糧師曰只為圖他一斗米問如何是清淨法身師曰蝦蟇

墓曲蟻問教云唯一堅密身一切塵中現如何是堅密身師曰馬猫兒曰乞師指示師曰馬也不曾問如何是物物上弄明師展一足示之師住福清三十年大闡玄風終於本山

韶州雲門山文偃禪師姑蘇嘉興人也姓張氏初參睦州陳尊宿發明大旨後造雪峯而益資玄要因藏器混衆子韶州靈樹敏禪師法席居第一座敏將滅度遺書於廣主請接踵住持師不忘本以雪峯為師開堂日廣主親臨曰弟子請益師曰目前無異路法眼宗師云莫道今日設諸人好抑不得已向諸人道遮裏作一場狼藉忽遇明眼人見謂之一場笑具如今亦不能避得也且問你諸人從上未有什麼事欠少什麼向你道無事亦是謾汝也須到遮田地始得亦莫趕口頭亂問自己心裏黑漫漫地明朝後日大有事在你若是根性遲鈍且向古人建化門廣東觀西觀者是箇什麼道理汝故得會麼



都緣是汝自家無量劫來妄想濃厚一期聞人說着便生疑  
心問佛問祖向上向下求覓解會轉沒交涉擬心即是死  
復有言莫是不擬心麼更有什麼事珍重師上堂云我事不  
獲已向你諸人道直下無事早是相埋沒了也你諸人更擬進  
步向前尋言逐句求覓解會十老萬巧廣設問難只是  
贏得一場口滑去道轉遠有什麼休歇時此个事若在言語  
上三乘十二分教豈是無言語因什麼更道教外別傳若從  
學解機智得只如十地聖人說法如雲如雨指被呵責見性  
如隔羅縠以此故知一切有心天地懸殊雖然如此若是得底人  
道火不能燒口終日說事不曾掛着唇齒未曾道着一字終  
日着衣喫飯未嘗觸一粒米掛一縷線雖然如此猶是門庭之  
說也須實得恁麼始得若約衲僧門下句裏呈機徒勞佇  
思直饒一句下承當得猶是瞌睡漢師云三乘十二分教橫說

豎說天下老和尚縱橫十字說与我捻針鋒許說底道理未者  
恁麼道死馬醫雖然如此且有幾个到此境界不敢望汝言  
中有響句裏藏鋒瞬目千差風恬浪靜伏惟尚饒食珍重師  
上堂云諸兄弟盡是諸方參尋知識決擇生死到處豈無  
尊宿垂慈方便之詞還有透不得底句麼出來舉者无漢  
大家共你商量時有僧出來禮拜擬舉次師云去去西天路  
迢迢十萬餘師問學人簇之地商量箇什麼云大衆又云師  
云舉一則語教汝直下承當早是撒尿著汝頭上直饒捻一毫  
頭盡大地一時明得也是剗肉作瘡雖然如此汝亦須實到這个  
田地始得若未切不得掠虛却須退步向自己根脚下推尋者  
是箇甚麼道理實無絲毫與汝作解會與汝作疑惑汝等各  
各且當人一發事大用現前更不煩汝一毫頭氣力便與祖佛無  
別自是諸人信根淺薄惡業濃厚突然起得許多頭角擔



針囊千鄉萬里受屈且汝諸人有何不足處大丈夫漢阿誰  
無分觸目承當得措是不着便不可受人欺謾取人處分才見老  
和尚動口便好把持石碁口塞便是屎上青蠅相似闍羅接將  
去三個五个聚頭地商量苦屈兄弟他古德一期爲你諸人不奈  
何所以方便垂一言半句通汝入路遮般事扣放一邊獨自着些  
子筋骨豈不是有少許相親處快與快與時不待人出息不你  
入息更有什麼身心別處閑用切須在意在意珍重師云盡  
乾坤把一時將來着汝眼睫上你諸人聞恁麼道不敢望你出來  
性德把先漢打一捆且緩子細者是有是無是個什麼道理直  
饒向這裏明得若遇衲僧門下好挫折兩脚汝若是个入聞說道  
什麼處有老宿出世便好莫罵面唾汚我耳自汝若不是箇脚  
子方聞人舉便當荷得早落第二機也汝且着他德山和尚  
才見僧上來拽拄杖便打趁睦州和尚才見入門來便云且放

汝三十棒或時云見成公案自餘之輩合作麼生若是一般掠虛  
漢食人涎唾記得一堆一擔背董到處逞驢唇馬嘴誇我解問  
十轉五轉話饒你從朝問到夜論却恁麼還曾夢見也未什麼  
處是與人着力處似遮般底有人屈衲僧膺也道我得飯喫堪  
什麼共語他日間羅王面前不取你口解說諸兄弟若是得  
底人他家依衆遣日若也未得切莫容易過時大須子細古  
人大有葛藤相爲處即如雪峰和尚道盡大地是汝梁山云百  
草頭戴取老僧市門頭認取天子樂普云三摩才舉大地全  
收一毛師子全身惣是汝把取翻覆思量日久歲深自然有  
个入路此事無你替代處莫非各在當人今上老和尚出世是  
爲你證明汝若有少許來由且昧你亦不得你若實未得方  
便撥汝則不可兄弟一等是踢破草鞋拖却師僧父母行脚  
直須著些子精神始得實若有个入頭處遇着个交猪狗



脚手不惜性命入泥入水相爲有可咬嚼剗上眉毛高掛鉢囊  
拗折拄杖十年二十年擡取徹頭莫愁不成辦直是今生未得  
徹頭來生亦不失人身向此箇門中亦乃省力不慮孤負平生亦不  
孤負師僧父母十方施主直須在意莫空遊州獵縣橫擔拄杖  
一千二百里走趁遮邊經冬那邊過夏好山水堪取性多濟用  
供易得衣鉢苦屈圖他一粒米失却半年糧如此行脚有什麼  
利益信心檀越把菜粒米作麼生消得直須自看時不待人  
忽然一日眼光落地到來前頭將什麼抵擬莫一似洛陽螃蟹  
午脚忙忙無你掠虛說大話處莫將等閑空過時光一失人  
身萬劫不復不是小事莫據目前古人尚道朝聞道夕死  
可矣況我沙門日久合履踐个什麼事大須努力努力珍重  
師曰汝等沒可恁麼了見人道著祖意便問箇是佛越祖之  
談汝且喚那個爲佛那箇爲祖且說箇是佛越祖底道理問

箇出三界你把將三界來看有什麼見聞覺知隔礙著你有  
什麼聲色可与你了了什麼擬以阿那個爲美殊之見他古聖  
不奈何橫身爲物道个舉體全身物物觀體不可得我向  
你道直下有什麼事早是相埋沒了也你若實未有入頭處  
且中私獨自參詳除却著衣喫飯屎送尿更有什麼事無  
端更得許多妄想作什麼更有一般底恰似等閑相似聚頭  
學得箇古人話語識性記持妄想卜度道我會佛法了也只管  
說葛藤取性過時更嫌不稱意千鄉萬里拋却老爺孃師  
僧和尚作遮去就遮般打野樵禿有什麼死急行脚去師上堂  
云故知時運澆漓迨于像季近日師僧北去礼文殊南去遊衡  
嶽若恁麼行脚名字比丘徒消信施苦哉苦哉問著黑似漆  
相似只管取性過時設使有三箇兩箇在摩子多聞記持話語  
到處覓相似言語可老宿輕忽上流作薄福德業他日間羅



王釘你之時莫道無人向你說若是初心後學子直須著精神  
莫空託人說處多虛不如少實向後只是自賺有什麼事近  
前師上堂大衆雲集師以拄杖指面前云乾坤大地微塵諸佛  
惣在遮裏許爭佛法各覓勝負還有人諫得麼若無人諫  
得待老漢與你諫時有僧出云便請和尚諫師云遮野狐精  
師云汝諸人傍家行脚皆是河南海北各各盡有生緣所在  
還自知得麼試出來舉者老漢與汝證明有麼有麼出來汝  
若不知老漢諷你去也汝欲得知若生緣在比北有趙州和尚五  
臺山有文殊惣在遮裏若生緣在南南有雪峰山臥龍西堂叢  
山惣在遮裏汝欲得識麼欲得識向遮裏識取若不見亦  
莫掠虛見麼見麼且者老僧騎佛殿出去也珍重師上堂云  
天觀菩薩無端變作一條柳標木杖乃盡地一下云塵沙諸佛  
盡向遮裏葛藤便下堂師云我者你諸人三三機中不能觀得空

披衲衣何益汝還會麼與汝注破久後諸方若見老宿舉一  
指豎一拂子云是禪是道拽拄杖打破頭便行若不如是盡是天  
魔眷屬壞滅吾宗汝若不會且向葛藤社裏者我尋常向  
汝道微塵剎土三世諸佛西天二十八祖唐土六祖盡在拄杖頭  
上說法神通變現聲應十方一任縱橫你還會麼若不會且  
莫掠虛然雖據實實是諦見也未直饒到此田地未曾夢見  
衲僧沙弥在三家村裏不逢人師薈起以拄杖劃地一下云惣  
在遮裏又劃一下云惣從遮裏出去也却重師上堂云和尚子衲  
僧直須明取衲僧鼻孔且作麼生是衲僧鼻孔衆皆無對師  
云摩訶般若波羅蜜大旨請下去師上堂云諸和尚子饒你  
道什麼事指是額上着額雪上加霜栴檀木裏睦眼失瘡癩上  
著艾焦遮箇一場狼籍不是小事你合作麼生各自覓取箇說  
生處好莫空遊州獵縣只欲捉搦閑話待老和尚口動便問禪



問道向上向下如何若何大卷抄了塞在皮袋裏卜度到處  
火鑪邊三箇五箇聚頭口喃喃更道避箇是才語遮个  
是從裏道出語遮个是就事上道底語遮个是體語體你屋裏老  
爺老孃重却飯了只管說夢便道我會佛法了也將知你行脚驢  
年得个休歇麼更有一般底才聞人說个休歇處便向陰界  
裏閉眉合眼老鼠孔裏作活計黑山下生鬼趣裏體當便道  
得个入頭路夢見麼似避般底殺一萬个有什麼罪過喚作打  
底不遇作家至竟只是个掠虛漢你若實有个見處試拈來  
者共你商量莫空空不識好惡瓦地聚頭說閑葛藤莫教  
老漢見捉來勘不相當挺折脚莫道不道你還皮下有血麼  
以拄杖一時趁下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春來草自青師  
問新羅僧將什麼物過海曰草賊敗也師引手曰汝爲什  
麼在我這裏曰恰是師曰更躡跳問牛頭未見四祖時如何

師曰家家觀世音曰見後如何師曰火裏蟪蛄吞大蟲問如何  
是雲門一句師曰臘月二十五問如何是雪嶺泥牛吼師曰天地  
黑白如何是雲門本馬嘶師曰山河走問從上來事請師  
提綱師曰朝者東南暮者西北曰便恁麼領會時如何師曰  
東屋裏點灯西屋裏暗坐問十二時中如何即得不空過師曰  
向什麼處著此一問曰學子不會請師舉師曰拈筆硯來  
僧乃取筆硯來師作一頌曰舉不顧即差玄擬思量何却悟  
問如何是學子自己師曰遊山玩水去曰如何是和尚自己師曰  
賴遇維那不在問一口吞盡時如何師曰我在汝肚裏曰和尚  
爲什麼在學子肚裏師曰還我話頭來問如何是道師曰去  
曰學子不會請師道師曰閻黎公憑憑分明何得重判問生死到  
來如何排遣師展手曰還我生死來問如何是父母不聽不得  
出家師曰淺曰學子不會師曰深問如何是學子自己師曰汝



怕我不知問萬機俱盡時如何師曰与我拈却佛殿來與汝商量曰佛殿豈關他事師曰遮謾語漢問如何是教外別傳一句師曰對衆將來曰直得恁麼時如何師曰照從何立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門前有讀書人問如何是透法身句師曰北斗裏藏身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久雨不晴天曰粥飯氣問古人橫說豎說猶未知向上關捩子如何是向上關捩子師曰西山東嶺青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河裏失錢河裏渡師有時坐良久僧問何似釋迦當時師曰大衆三三久久快礼三拜師嘗有頌曰雲門從崢嶸白雲低水急遊魚不敢棲入戶已知來見解何煩再舉轆轤中泥

衢州南臺仁輝師問如何是南臺境見師曰不知實曰畢竟如何師曰閣梨如今在什麼處師後遷住本郡鎮境寺而終泉州東禪智向初開堂僧問人王迎請法王出世如何提唱宗乘

即得不謬於祖風師曰還奈得麼曰若不下水焉知有魚師曰莫開言語問如何是佛法最親切處師曰過也問學人未後來請師最先句師曰什麼處來問如何是學人已分事師曰若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幸自可憐生剛要異鄉邑

餘杭大錢山從襲禪師雪峯之上足也自本師印解洞曉宗要常曰擊關南鼓唱雪峯歌後入浙中謁錢王王欽服道化舍居此山而闡法焉僧問不因王請不因衆聚請師直道西來的意師曰那邊師僧過邊邊著曰學人不會乞師指示師曰爭得恁麼不識好惡問閉門造車出門合轍如何是閉門造車師曰造車即不問汝作麼生是轍曰學人不會乞師指示師曰巧匠施工不露斤斧

福州永泰智向問承聞和尚見虎是否師作虎聲僧作打勢師曰遮死漢問如何是天真佛師乃拍掌曰不會不會



池州和龍山壽昌院字訥號妙空禪師福州閩縣人也姓林氏受業於古田壽峯問未到龍門如何湊泊師曰立命難存有新到僧參師問近離什麼處曰不離方寸師曰不易來僧亦曰不易來師與一掌問如何是傳底心師曰再三罵汝莫向人說問如何是從上宗來師曰向閩梨口裏著得麼問省要麼請師一接師曰甚是省要

建州夢筆和尚問如何是佛師曰不許汝曰莫便是否師曰汝誑他閩王請師齋問和尚還將得筆來也無師曰不是稽山繡管數非月裏兔毫大王既垂顧問山僧敢不通呈又問如何是法王師曰不是夢筆家風

福州古田撫樂元儼禪師問如何是撫樂家風師曰滿目者不盡問萬法本無根未審教學人兼當什麼師曰莫瞞語瞞久處瞞室未達其源今日上未乞師一接師曰莫閉眼作夜好

曰恁麼即優曇華折曲為今時向上宗風如何垂示師曰汝還識也無曰恁麼即息疑去也師曰莫向大眾前竊語問摩騰入漢即不問達磨未梁時如何師曰如今豈謬曰恁麼即理出三乘華開五葉師曰說什麼三乘五葉出去

福州芙蓉山如體禪師僧問如何是古人曲調師良久曰聞麼曰不聞師示一頌云古曲發聲雄今時韻亦同若教第一指袒佛蓋迷蹤

洛京慈鶴山和尚柏谷長老來訪師曰太老去也谷曰還我不老底來師與一擲問駿馬不入西秦時如何師曰向什麼處去

潭州瀉山棲禪師問正恁麼時如何親近師曰汝擬作麼生親近曰豈無方便門師曰開元龍興大藏小藏問如何是速疾神通師曰新衣成弊帛問如何是黃尋橋師曰賺却多少人間不假切切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莫作野干聲



吉州潮山延宗禪師資福和尚來謁師下禪林接資福問曰  
和尚住此山得幾年也師曰鈍鳥棲蘆田魚止箔曰恁麼即真  
道人也師曰且坐喫茶問如何是潮山師曰不宿屍曰如何是中  
人師曰石上種紅蓮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切忌托朝儀  
益州普通山普明大師問如何是佛性師曰汝無佛性曰蠢蠢動  
含靈皆有佛性學人爲何却無師曰爲汝向外求問如何是玄  
玄之珠師曰遮箇不是曰如何是玄玄珠師曰失却也  
隋州雙泉山梁家庵永禪師問達磨九年面壁意如何師  
曰睡不着護國長老來師問隨陽一境是男是女申一問問各  
別長老將何祇對護國以手空中畫圓相師曰謝長老慈悲  
曰不敢師低頭不顧問如何得頓息諸緣去師曰雪上加霜  
漳州保福院超悟禪師問魚未透龍門時如何師曰養  
性深潭曰透出時如何師曰才昇霄漢衆類難追曰昇後如

何師曰慈雲普覆潤及大千曰還有不受潤者無師曰有曰如何  
是不受潤者師曰直扛棒太陽

太原子上坐徧歷諸方名聞宇內嘗遊浙中登徑山法會一  
日於大佛殿前有僧問上坐曾到五臺否師曰曾到曰還見  
文殊麼師曰見曰什麼處見師曰徑山佛殿前見其僧後過  
閩川舉似雪峯曰何不教伊入山嶺來師聞乃趨袈裟而過初  
雪峯辭院憇錫因分付子与僧長慶稜和尚問什麼處將來  
師曰嶺外將來曰遠涉不易擔負得來師曰付子付子方上  
參雪峯禮拜訖立子坐石雪峯才顧視師便下者主事異曰  
雪峯見師乃指日示之師搖手而出雪峯曰汝不肯我師曰和  
尚搖頭某甲擺尾什麼處不肯和尚曰到處也須諱却一日  
衆僧晚參雪峯在中庭臥師曰五州管内只有遮和尚較些  
子雪峯便起去雪峯嘗問師曰見說臨濟有三句是否師



曰是曰作麼生是第一句師舉目視雪峯曰此猶是第二句如  
何是第一句師又手而退自此雪峯深器之室中却解師次具  
道成師更不他游而掌浴室焉一日玄沙上問計雪峯曰此間  
有箇老鼠子今在浴室裏玄沙曰待与和尚勘破言訖到浴  
室遇師打水玄沙曰相者上坐師曰已相見了玄沙曰什麼劫中  
曾相見師曰瞌睡作麼玄沙却入方丈白雪峯曰已勘破了雪  
峯曰作麼生勘伊玄沙舉前語雪峯曰汝著賊也數山晏和尚問  
師父母未生時鼻孔在什麼處師曰老兄先道晏曰如今生也  
汝道在什麼處師不肯晏却問作麼生師曰將手中扇子  
來晏與扇子再徵之師默置晏因問乃毆之一拳師在庫前  
立有僧問如何是觸目菩提師踢狗子作聲走僧無對師曰  
小狗子不消一踢師不出世諸方目爲太原字上坐終于維  
揚

南嶽般舟道場實聞大師惟勤福州人也素持苦行不衣繒  
纈惟壞衲以度寒暑時謂頭陀焉初參雪峯深入淵奧復  
問法玄沙之席心印符會一日謂鑒上座曰聞汝往楞嚴經鑒曰  
不敢師曰三文殊汝作麼生注曰請師鑒師乃揚袂而去唐  
光化中入南嶽住報慈東藏藏中有鏡燈一座即華嚴  
第三祖賢首大師之所製也師觀之頃喻廣大法界重重  
帝網之門佛佛羅光之像因美之曰此先哲之奇功苟非具  
不思議善摧之智何以創焉乃著五字頌五章早覽之者悟  
理事相融後終於南嶽師於梁開平中撰續寶林傳四卷  
紀貞元之後禪門繼踵之源流也又製七言覺地頌廣明  
諸教緣起別著南嶽高僧傳皆流傳于世



景德傳灯錄卷第三

吉州青原山行思禪師第安之四百六

洪州雲居山道膺禪師法嗣二十八

杭州佛日和尚

洪州同安不禪師

池州廣濟和尚

歙州朱谿謙禪師

雲居山道簡禪師

洪州大善慧海禪師

南嶽南臺和尚

池州松山章禪師

新羅雲住和尚

睦州王和尚見錄

蘇州永光院真禪師

廬山歸宗澄權禪師

潭州水西南臺和尚

揚州豐化和尚

廬山敝宗懷惲禪師

朗州德山第七世和尚

雲居山昌禪師

晉州大梵和尚

雲居山懷岳禪師

潭州龍興寺悟空大師



建州白雲滅禪師

潭州慕輔山和尚

舒州白水山瑋禪師

廬州冶父山和尚

南嶽法惠禪師

新羅慶猷禪師

新羅慧禪師

洪州鳳樓山慧志禪師見錄

撫州曹山寂禪師法嗣十四人

撫州荷玉光慧禪師

筠州洞山道延禪師

衡州育玉山弘通禪師

撫州金峰從志禪師

襄州鹿門處真禪師

撫州曹山慧震大師

衡州華光範禪師

虔州廣利容禪師

泉州盧山豁院行傳禪師

西川布水岩和尚

蜀川西禪和尚

華州草庵法義禪師

韶州華嚴和尚見錄

廬山羅漢他隆山主和尚見錄

潭州龍牙山居遁禪師法嗣五人

潭州報慈藏巖禪師

襄州金珠山審如禪師見錄

鳳翔白馬弘寂禪師

撫州崇壽院道欽禪師

楚州觀音院武禪師見錄

京兆華嚴寺休靜禪師法嗣三人

鳳翔府紫陵匡一禪師見錄

饒州北禪院惟直禪師

濰州化城和尚見錄

筠州九峰普滿大師法嗣一人

洪州同安威禪師見錄

青林師虔禪師法嗣六人

韶州龍光和尚

襄州石門寺獻禪師

襄州廣德和尚

鄧州芭蕉和尚

定州石叢慧炬禪師見錄

襄州延慶通性大師見錄

洛京白馬道儒禪師法嗣二人



興元府青剎山和尙見錄

京兆保福和尙見錄

益州北院通禪師法嗣二人

京兆香城和尙見錄

高安白水本仁禪師法嗣三人

京兆重雲智暉禪師

杭州瑞龍幼璋禪師見錄

撫州疎山正仁禪師法嗣三人

第二世疎山證禪師

洪州百丈安禪師

筠州黃蘗慧禪師

隨城山護國守澄禪師

洛京靈泉敏仁禪師

延州延慶奉璘禪師

安州大安省禪師

洪州百丈超禪師

洪州天王院和尙

常州正勤院溫禪師

襄州後洞山和尙

京兆三和和尙見錄

筠州五峰山行繼禪師

高州高明和尙

華州西谿道泰禪師

撫州疎山和尙

筠州黃蘗山令約禪師

揚州祥光遠禪師

安州大安山傳性大師

筠州黃蘗山廣禪師見錄

澧州欽山文遠禪師法嗣二人

澧州太守雷滿見錄

樂普山元安禪師法嗣十人

京兆永安善靜禪師

蘄州烏牙山彦實禪師

鳳翔府青峰傳楚禪師

鄧州中度和尙

嘉州洞谿和尙

京兆卧龍和尙見錄

嘉州黑水寺慧通大師

京兆盤龍和尙

單州東禪和尙

鄜州善推和尙見錄

江西道遙山懷忠禪師法嗣二人

泉州福清師觀禪師

京兆白雲無休禪師見錄



袁州盤龍山可文禪師法嗣五人

豐州廬山永安淨悟禪師 袁州木平山善道禪師

陝府龍谿和尚見錄 桂陽志通大師

廬州壽昌院淨寂禪師入無機錄 語句不錄

撫州黃山月輪禪師法嗣一人

郢州桐泉山和尚見錄

洛京韶山寰普禪師法嗣二人

潭州文殊和尚見錄 洋州大岩白智高入無機錄 語句不錄

洪州上藍院令超禪師法嗣二人

河東北院簡禪師 洪州南平王鍾傳入無機錄 語句不錄

青原山行思禪師第六世

前洪州雲居山道膺禪師法嗣

杭州佛日和尚初遊天台山嘗曰如有人奪得我機者即我師

矣尋抵于江西謁雲居膺和尚作禮而問曰二龍爭珠誰是得

者雲居曰卸却業身來相見對曰業身已卸曰珠在什麼處師

無對同安代過 語句不錄師乃投誠入室便禮雲居為師後參夾山才入

見維那維那曰此間不著後生師曰某甲暫來禮謁和尚不宿

維那曰夾山夾山許見未陞塔便問什麼處來師曰雲居來曰

即今在什麼處師曰在夾山頂上曰老僧行年在坎五鬼臨身

師乃上塔禮拜夾山又問閣黎與什麼人為同行師曰本上坐曰

他何不來相者師曰和尚者他有分曰在什麼處師曰在堂

中夾山便共師下到堂中師遂去取得拄杖擲于夾山面前夾山

曰莫從天台得來否師曰非五嶽之所生曰莫從須弥山得來否

師曰月宮亦不逢曰恁麼即從他人得也師曰自已尚是怨家

從人得堪作什麼曰冷灰裏有一粒豆子爆與維那來令安排

向明窓下著師却問盤龍還解語也無夾山曰待燈籠解語即



向汝道至明日夾山入堂問昨日新到上生在什麼處師出應諾  
夾山曰子未到雲居前在什麼處對曰天台國清夾山曰天台有  
潺潺之瀑淅淅之波謝子遠來子意如何師曰父居巖谷不掛  
松蘿夾山曰此猶是春意秋意如何師良久夾山曰者君只是掉  
絇漢終畝不是弄潮人一日大普請維那請師送茶師曰某甲  
爲佛法來不爲送茶來維那曰和尚教上坐送茶曰和尚尊命  
即得乃將茶去作務處搖茶椀作聲夾山迴顧師曰獻茶三五  
椀意在鑽頭邊夾山曰餅有傾茶意籃中幾箇師曰餅  
有傾茶意籃中一既便傾茶行之時大衆皆舉目師又問吳  
衆鶴望請師一言夾山曰路逢死蛇莫打殺無底籃子盛將  
飯師曰子執夜明符幾個知天曉夾山曰大衆有人飯去飯去  
從此住普請飯院衆皆仰歎師後廻浙西住佛日而終  
蘇州永光院真禪師上堂謂衆曰言鋒若老鄉關萬里直須

懸崖撒手自肯承當絕後再蘇斯君不得非常之旨今焉瘦  
我問道無橫徑立者皆危如何得不被橫徑所侵去師以拄杖摹  
口挂僧曰此猶是橫徑師曰合取

洪州鳳棲山同安一禪師問如何是無縫塔師曰吽吽僧曰如何  
是塔中人師曰今日大有人從建昌來問一見便休去時如何師  
曰是也東來遮裏作麼問如何是點額魚師曰不透波瀾僧  
曰慚恥時如何師曰終不仰面僧曰恁麼昂不憂其身也師曰  
是也青雲事作麼生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金鷄抱子飯霄  
漢玉兔懷兒向紫微云忽遇客來將何祇待師曰金果朝來拔  
去摘玉花晚後鳳銜飯問路逢達道人不得語默對未審將  
什麼對師曰要歸要奉問不傷王道如何師曰喫粥喫飯曰莫  
便是不傷王道也無師曰遷流左降問王印開時何人受信師  
曰不是恁麼人曰親官事如何師曰道什麼問如何是毗盧師師



曰聞梨在什麼處出家問如何是觸目菩提師曰面前佛殿問  
片玉無瑕請師不觸師曰落汝後問玉帛開時何人受信師云不  
是小小問如何是妙旨師曰好問迷頭認影如何止師曰告阿  
誰曰如何即是師曰從人覓即轉遠也曰不從人覓時如何師  
曰頭在什麼處問如何是同安一隻箭師曰腦後者曰腦後事  
如何師曰過也問亡僧衣衆人唱祖師衣什麼人唱師曰打問將  
來不相似不將來時如何師曰什麼處著問未有遮个時作麼  
生行履師曰尋常又作麼生曰恁麼即不改舊時人也師曰作  
何行履

廬山飯宗寺澹權禪師謹問金鷄未鳴時如何師曰失却威  
音王曰鳴後如何師曰三粵平沈問盡身供養時如何師曰將  
得什麼來曰所有不惜師曰供養什麼人僧無語問學人爲  
佛法來如何是佛法師曰正閑空曰便請商量師曰周巾

有餘問大衆雲集合潭何事師曰三三兩兩問路逢達道人  
不將語默對未審將什麼對師曰爭能肯得人文曰會麼是  
會師曰長安路厠杭子問學人不問諸餘如何是佛法大意師  
曰三枓五棒問通通會底人如何道師曰只今事作麼生僧曰隨流  
師曰不隨流爭得息

池州廣濟和尚問延馬單槍時如何師曰頭落也問如何是方  
外之潭師曰汝道什麼問如何是廣濟水師曰無飢渴曰恁麼  
即學人不虛設也師曰情知你受人安排問遠來投乞師指示  
師曰有口只解喫飯問溫伯雪與仲尼相見時如何師曰此間無  
恁麼人問不識不見請師道出師曰不昧曰不昧時作麼生師  
曰汝喚作什麼

潭州水西南臺和尚僧問如何是此間一滴水師曰入口即攬出  
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靴頭線綻問祖祖相傳未審傳个什



廢師曰不因閣梨問老僧亦不知

歙州朱谿謙禪師饒州刺史與師造大藏殿師與一僧同者殿次師喚某甲僧應諾師曰此殿著得多少佛曰著即不無有人不肯師曰我不問遮个人曰恁麼即某甲亦未曾祇對珍重師後住梵率山而終

揚州豐化和尚問如何是敵國一著某師曰下來問一棒打破虛空時如何師曰把一片來問上無片瓦下無卓錫學人向什麼處立師曰莫飄露麼

雲居山昭化禪師道簡第二世住范陽人也久入雲居之室靈受真印而分掌寺務典司樵爨以臘高居堂中為第一座屬膺和尚將臨煥寂主事僧問誰堪繼嗣曰堂中簡主事僧雖承言而未曉其旨謂之揀選乃與眾僧會議舉第二座為化主然且備禮先請第一座必若謙讓即堅請第二座正當時簡師既靈承師託

略不辭免即自持道具入方丈攝眾演法主事僧等不愜素志因循規式師察其情乃弄院潛下山其夜山神號泣詰且主事大衆各至夢莊悔過哀請皈院眾聞山神連聲唱云和尚來也僧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隨處得自在問維摩豈不是金粟如來師曰是曰為什麼却預釋迦會下聽法師曰他不爭人我問橫身蓋覆時如何師曰還蓋覆得麼問蛇子為什麼却吞蛇師師曰在裏不傷問諸聖道不得處和尚還道得麼師曰汝道什麼處諸聖道不得問路逢猛虎時如何師曰千人萬人不逢偏汝便逢問孤峯獨宿時如何師曰閑著七間僧堂不宿阿誰教汝孤峰獨宿師示滅後廬州帥張崇旄建石塔於本山至今存焉

廬山敝宗寺懷惲禪師第三世住問無佛無眾生時如何師曰什麼人如此問水清魚現時如何師曰把一箇來僧無對具代云問如何是



五老峯師曰突兀地間截水停輪時如何師曰磨不轉曰如何  
是磨不轉師曰不停輪問如何是磨中子師曰灰頭土面目下  
問世尊每說說迦葉不聞聞事如何師曰正恁麼時作麼全  
曰不同無聞說師曰是什麼人問學人不到處請師說師曰汝  
不到什麼處來

洪州大善慧海禪師問不生青山時如何師曰是什麼人問如何  
是解作客底人師曰不占上問靈泉忽逢時如何師曰從什麼處  
來問如何道即不達於師師曰莫惜口曰道後如何師曰道什  
麼問如何道得相親去師曰快道曰恁麼即不道也師曰用口  
作什麼師後住百丈而終

朗州德山和尚薛問路逢達道人不得語默對未審將什麼對  
師曰祇恁麼僧良久師曰汝更問僧再問師乃喝出  
衡州南嶽南臺和尚問直上巖峰時如何師曰見麼

雲居山昌禪師慧問相逢不相識時如何師曰既相逢為什麼不  
相識問紅爐猛焰時如何師曰裏頭是什麼問不受商量時如  
何師曰來作什麼曰來亦不商量師曰空來何益問方丈前容  
身時如何師曰汝身大小

池州慈山章禪師曾在投子作柴頭投子喫茶次謂師曰少林羅  
萬象惣在遮三椀茶裏師便覆却茶云少林羅萬象在什麼處  
投子曰可惜一椀茶師後謁雪峰和尚雪峯問莫是章柴頭  
麼師乃作輪推勢雪峯肯之

晉州大林和尚問僧問如何是字人顧聖處師曰共底豎高樓是  
麼即超然也師曰何不擺手

新羅雲住和尚問諸佛道不得什麼人道得師曰老僧道得曰  
諸佛道不得和尚作麼生道師曰諸佛是我弟子曰請和尚道  
師曰不對君王好與三千棒



雲居山懷岳號達空禪師謹問如何是大圓鏡師曰不鑒照曰  
忽遇四方八面來怎麼生師曰胡來胡現曰大好不鑒照師便打問如  
何是一丸瘰癧萬病成藥師曰汝患什麼

吟珙和尚問學子人不負師機還免披毛戴角也無師曰閣梨也可  
畏對面不相識曰怎麼昂吞盡百川水方明一點心師曰雖脫  
毛衣猶披鱗甲曰好來和尚具大慈悲師曰盡力道也出老僧格  
不得

前撫州曹山本寂禪師法嗣

撫州荷王山玄悟大師光慧初住龍泉上堂謂衆曰雪峯和尚  
爲人如金翅鳥入海取龍相似時有僧問和尚如何師曰什麼處去  
來問如何是西來的意師曰不礼拜更待何時問如何是蜜  
傳底心師良久僧曰怎麼即徒勞力側耳喚侍者云來燒火著  
問古人道若說一句論却作野狐精未審古人意如何師曰龍

泉僧堂未嘗鍊曰和尚如何師曰風吹耳來問落逢猛獸時如何  
師曰慙作麼問如何是聲前一句師曰恰似不道問古人之如紅爐  
上點雪意旨如何師曰惜取眉毛好問如何指示即得不昧於  
時中師曰不可雪上更加霜曰怎麼即全因和尚去也師曰因什麼  
問如何履踐即得不昧於宗風師曰須道龍泉好子曰請和尚  
好手師曰却憶鍾期問古人道生也不道死也不道意如何師良  
久僧禮拜師曰會麼曰不會師曰是厨裏飯是麼師有時舉  
拄杖示衆曰從上皆留此一路方便接人時有僧出曰和尚又是從  
頭起也師曰謝相悉問機關不轉請師商量師曰啞得我口  
麼問如何是文殊師曰不可有第二月也曰即今事如何師曰正  
是第二月問如何是如來語師曰猛風可繩縛問如何是妙明真  
性師曰寬寬莫搯損師上堂良久有僧出曰爲衆竭力禱出私  
問未審放過不放過師默然問如何是和尚爲人句師曰汝



是九色鹿問抱璞投師時如何師曰不是自家珍曰如何是自  
家珍師曰不琢不成珍

筠州洞山道延禪師

第四世住持  
子寶壽高

始因曹山和尚垂語云有人向萬丈

崖頭騰身擲下此是什麼人衆皆無對師出對曰不存曹山曰  
不存个什麼曰始得撲不碎曹山深肯之僧問請和尚還付真  
心師曰欺遮裏無人作麼

衡州常寧縣育王山弘通禪師僧問混沌未分時如何師曰  
混沌僧云分後如何師曰混沌上堂示衆曰釋迦如來出世四十  
九年說不到底句今夜某甲不避羞恥與諸尊者共譚師良久  
云莫道錯珍重僧問字人有病請師醫師曰將病來與汝醫  
曰便請師醫師曰還无僧藥價錢未問曹源一路即不問衡陽  
江畔事如何師曰紅爐竈上無根草碧潭深處不逢魚問心法  
雙之時如何師曰三脚蝦蟆背大象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老僧

毛豎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直待文殊過馬向你道曰文殊過  
也請和尚道師便打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渾身不直五分錢  
曰太恁貪寒生師曰古代如是曰如何施設師曰隨家豐儉

撫州金峰從志號玄明大師有進上坐問如何是金峰止主師曰此去  
鎮縣不送閣梨莫造次進曰何不道師曰只如磑盤問个峰萬  
峰如何是金峰師乃斫額而巳問千山無雲萬里絕霞時如何  
師曰飛猿嶺那邊何不猛吐却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摩訶  
有鼠耳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金峰門前無五里牌師後住  
金陵報恩院入滅謚圓廣禪師塔曰皈寂

襄州鹿門山華嚴院處真禪師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有鹽  
無醋問如何是道人師曰有口似鼻孔曰忽遇客來時將何祇對師  
曰柴門草戶謝汝經過問祖祖相傳是什麼物師曰金欄袈裟  
問如何是山中般若師曰佛殿撻頭六百卷問和尚百年後向



什麼處去師曰山下木子家作有本牛去曰還許學人相隨也無  
師曰汝若相隨莫同頭角曰諾師曰合到什麼處曰佛眼辨不  
得師曰若不放過亦是茫茫問如何是鹿門高峻處師曰汝還  
曾上主山也無問如何是禪師曰鸞鳳入雞籠曰如何是道師曰  
藕絲牽大象問却壞時此个還壞也無師曰臨崖觀虎眼持地  
一場愁問如何是和尚轉身處師曰昨夜三更失却枕子問句  
下豁然時如何師曰汝是誰家生師有偈示衆曰片礙然光榮  
爛熳意迨尋平難見炳然擲着豁人情大事分明皆捻弄是快  
活無繫絆萬兩黃金終不換任他个聖出頭來從是向渠影中現  
撫州曹山慧霞了悟大師第五世問佛未出世時如何師曰曹山  
不如曰佛出世後如何師曰不如曹山問四山相逼時如何師曰曹  
山在裏許曰還求出也無師曰若在裏許即求出僧侍立師曰  
道者可殺矣熱曰是師曰只如炎熱向什麼處迴避得曰向錢湯鑪

炭裏迴避師曰只如錢湯鑪炭作麼生迴避得曰衆若不能到  
師默置

衡州華光範禪師問如何是無縫塔師拍僧堂曰此間僧堂無  
門戶師問僧曾到紫陵無曰曾到師曰曾到鹿門無曰曾到師  
曰嗣紫陵即是嗣鹿門即是曰昂今嗣和尚得麼師曰人情不打  
不可問非隱現是箇字人向那个是和尚師曰盡乾坤曰此指是箇字  
人向那个固和尚師曰適來道不錯

處州廣利客禪師先住有僧新到師舉拂子曰負笈老師還具  
眼麼曰某甲不敢見人過師曰死在閣梨手裏也問如何是和尚  
家風師曰謝閣梨道破問西院拍手笑噓噓意作麼生師曰卷  
上簾子看問自己不明如何明得師曰不明曰為什麼不明師曰  
不見道自己事問曾祖面壁意作麼生師良久曰還會麼曰不會  
師曰曾祖面壁因郡守受代故師出送接話次郡守問和尚遠出



山門將什麼物來師曰無盡之寶呈獻大宇無對後有人進語曰便請師曰大宇尊嚴問平途路絕語思不通時如何師曰猶是階下漢師謂衆曰若未到廣利門下須道得第一句即開一線道與兄弟商量時有僧出禮拜師曰將謂是異國船主元來是此郡商人

泉州廬山小谿院行傳禪師青原人也姓周氏本州石鍾院家福州太平寺受戒自曹山印可而居小谿僧問久謁廬山石門爲什麼入不得師曰鈍漢曰忽遇猛利者還許也師曰晏茶去西川布水巖和尚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迴思着二傷心問實劍未磨時如何師曰用不得曰磨後如何師曰觸不得

蜀川西禪和尚問佛是摩那降來審和尚是誰家子師曰泉上卓紅旗問三十六路阿那一个路最妙師曰不出第一手曰忽被出頭時如何師曰春着地也不難

華州草庵法義我禪師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欄外浮區飽滿喫問擬心即老動念即乖國子人如何進道師曰有人常擬爲什麼不差曰即今事如何師曰早成差也

韶州華嚴和尚既是華嚴還將得來麼師曰孤峯頂上千華秀一句當機對聖明問如何是道師曰靈樹無橫枝天機道合同

前潭州龍牙山居道禪師法嗣

潭州報慈藏嶼匡化大師僧問心眼相見時如何師曰向汝道什麼問如何是實見處師曰絲豪不隔曰恁麼易見也師曰南泉甚好去處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昨夜三更送過江問臨機使用時如何師曰海東有果樹頭心問如何是真如佛性師曰阿誰無問如何是向上路師曰柳連道永問和尚年多少師曰秋來黃葉落春到便開花師寄着真贊冒出連山月圓當戶不是雪身不欲全露一月師在內坐僧問兼師有言不



是無身不欲全露請師全露師乃撥開帳師曰如何是湖南境師曰樓船戰棹曰還許學人遊覽也無師曰一任閑來打僧問和尚百年後有人問如何祇對師曰分明記取問如何是龍牙山師曰益陽那邊師曰如何是師曰不擬曰如何是不擬去師曰恁麼么即不是問古人面壁意思如何師良久却嘆其申學人應諾師曰你去別時來師垂語曰一句徧大地一句才問便道一句問亦不道問如何是徧大地句師曰無空缺如何是才問便道句師曰低聲低聲如何是問亦不道句師曰便合知時僧又行免後會師切裏刈含珠山審哲禪師僧問如何是深深處師曰寸釘入木八牛拽不出問如何是正法眼師曰三門前神子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貧女抱子渡恩愛競隨流師問僧曰有亦不是無亦不是不有無俱不是汝本末名个什麼曰學子人已具名了師曰具名即本無名个什麼曰只遮莫便是是否師曰是是是是是

曰如何即是師曰親切處更請一問曰學子人道不得請和尚道師曰別日來與汝道曰即今為什麼不道師曰覓个領話人不可得師又問一僧是姓王姓張姓李俱不是汝本末姓什麼曰吳和尚同姓師曰同姓即且從本末姓个什麼曰待漢水逆流即和尚尚道師曰即今為什麼不道曰漢水逆流也未師乃休前京兆華嚴寺休靜禪師法嗣

鳳翔府紫陵匡一足覺大師師到盤龍見僧問盤龍之碧潭清似鏡盤龍何處安龍曰沈沙不見底浮浪足巖峴師不肯自答曰金龍迴透青霄外潭中豈曉王輪機盤龍肯之師住後僧問曰未作人身已前作个什麼來師曰石牛步步火中行返顧休看日中草

前筠州九峰普滿大師法嗣  
洪州鳳棲山同安院威禪師僧問牛頭未見四祖時如何師曰



路邊神廟子見者盡擎拳曰見後如何師曰至內無靈牀渾  
家不著孝問張意教意如何師曰王鬼不曾知曉意金烏爭肯  
夜頭明問如何是同安曲師曰靈琴不引人間韻知音豈度伯牙  
問曰誰人知得師曰木馬斯時從彼聽石人拊掌阿誰聞曰知音如  
何師曰知音不度耳達者豈同聞

前青林師度禪師

洞山弟法嗣

韶州龍光和尚僧問人王與法王相見時如何師曰越國君王不按  
劍龍光一句不曾虧師上堂良久云不煩珍重問如何是二業  
意師曰胡風一扇漢地成機問接塵見佛時如何師拊掌顧  
視問如何是龍光一句子師曰不空習索曰學子人不曾師曰啗問  
如何接則為人處師曰懇懇付囑後人者問賓頭盧身為  
什麼赴四天共師曰个江月萬戶盡逢春師有偈曰龍光山  
頂寶月輪照耀乾坤燦暗霞尊者不移元質千江影現萬

家春

四月如法切與

襄州鳳凰山石門寺獻禪師京兆人也自青林受託兩處開  
法凡對機多云好好大哥時謂大哥和尚初居衡嶽宴坐巖  
室屬夾山和尚寂寂眾請師住持師遂至潭州時楚王馬氏出  
城延接王問如何是祖師西來大道師曰好好大哥御駕六龍  
千石秀玉塔排仗出金門王仰重延入天冊府供養數日方至  
山坐道場僧問今日一會何異靈山師曰天垂寶蓋重重異地  
涌金蓮葉葉新曰未審將何法示人師曰無絃琴韻流沙界清  
和普應大千機問師唱誰家曲宗風嗣阿誰師曰一曲宮商音品  
弄舞寶須知碧眼胡曰恁麼即清流分洞下滿月照青林師曰  
多子塔前分的意至今異世度洪音師自夾山遷至石門開山  
創寺再闡玄風上堂示眾曰瑠璃殿上光輝之日日無私七寶山  
中異耀之頭頭有據泥牛蓮步木馬嘶聲野老謳歌樵人舞



袖本勝路上右曲玄音林下相逢復有何事僧問月生雲際時  
如何師曰三箇童兒抱華鼓好大哥莫來攔我迷問路問如何  
是和尚家風師曰騎駿馬驟高樓鐵鞭指盡胡人路問如何是石  
門境師曰遍身黃金無異色往來遊子罷追尋曰如何是堪事  
人師曰無相不居凡聖位經行鳥道沒蹤由問衆手淘金誰是  
得者師曰張三李四出金門遍握乾坤石人在曰恁麼即不從人  
得也師曰三三九郎排班位者取金雞豎也無問道界無窮際  
通身絕點痕時如何師曰渺渺白雲漫雪岳轉身玄路莫遲  
遲曰未審轉身路在什麼處師曰石人舉手分明記萬年枯  
骨笑時者問如如不動時如何師曰有什麼了曰如何即是師  
曰石戶非關鎖問如何是石門境師曰鳥鳥飛叫類曰如何是  
境中人師曰風射舊簾籠因般若寺遭焚有人問曰既是般若  
若爲什麼被火燒師曰萬里一條鐵

襄州萬銅山廣德和尚德僧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山前人  
不住山後更忙忙問如何是透法身句師曰無力登山水茅力絕  
知音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始嗟黃葉落文見柳條青問盡  
大地是不死屍向什麼處葬師曰北邙山下千丘萬丘師因不  
安僧問和尚患箇什麼太羸瘦生師曰無思不墜的曰恁麼即和  
和尚病源也師曰你道无僧患什麼曰和尚思口好師便打  
鄧州芭蕉和尚問十二時中如何用心師曰籠抱木盆  
定州石藏慧炬和尚問如何是依藍師曰只遮个曰如何是依藍  
中人師曰作麼作麼曰忽遇客來將何祇待師曰喫茶去  
前洛京白馬通儒禪師法嗣  
與元府青劉山和尚僧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無底籃子拾  
生米問如何是白馬境師曰三三華木秀九夏雪霜飛  
前益州北院通禪師法嗣



京兆香城和尚初參通和問一似兩箇時如何通曰箇賺汝  
乃省悟僧問三老景色謝師事如何師曰朝邑峰前卓五  
彩曰不涉文彩事作麼生師曰如今特地過江未問向上路請師  
鑒唱師曰釣絲鉤不出問牛頭還得四祖意否師曰沙書不點  
落十字曰下點後如何師曰別將一撮俵人天曰恁麼即人人有也  
師曰汝又作麼生問囊無繫蠶之絲厨絕聚蠅之糝時如何師  
曰月捨不求思從妄得

前高安白水本仁禪師法嗣

京兆重雲智暉禪師咸秦人也姓高氏總角之歲好遊佛寺誓  
志出家父不能止禮圭峰溫和尚剃度後謁高安仁和尚獨領  
微言潛通秘鍵尋廻洛卜于中難創溫室院常施藥有比丘  
患白癩衆惡之唯師延迎供養與摩洗垢穢斯須有神光  
異香既而辭去遂於所在所遺瘡痂聲香香酷烈遂聚而塑

觀音像以藏之因未開平五年忽思林泉乃皈終南圭峯舊居師  
一日閑步巖岫間倏覩磨衲數珠銅瓶授竺觸之即壞謂侍者  
曰此吾前身道具耳欲就茲建寺以酬昔因當薙草開基有  
祥雲蔽日七子峯頂久而不散因目為重雲山先是谷多猛獸皆  
自引去及塞龍潭以通運潭中龍亦徙他所後唐明宗賜額曰  
長興學侶臻萃師上堂有僧問如何是皈根得旨師曰只是  
忘却問不意塵生如何是進身一路師曰足下已生草前程萬丈  
抗問要路坦然如何履踐師曰我若指汝則東西南北去也問  
佛未出世時如何師曰一堆泥土問如何是重雲禪師曰任持  
天下勘問如何是截鐵之言師曰寧死不起問如何是重雲云  
境師曰四時不開華三冬盛芳草師再啟故山創寺聚徒涉四  
十五年訪人之暇撰歌頌千餘首度弟子一千五百人永興節度  
使王勣超早遊師戶庭嘗欲披緇師止之曰汝後當榮顯為



教門外護則可笑厥後果如師言及鎮永興與師再會益  
加尊禮周顯德三年丙辰夏三月師詣府辭王公屬以館事至  
月二十四日體中無恙垂誡門人并示偈曰我有一間舍父母為修  
蓋任來八十年近來覺損壞早擬移住處事涉有憎愛待  
他摧毀時彼此無相礙致生而逝壽八十有四臘六十四塔于奔  
山

杭州瑞龍院幼璋禪師唐相國夏侯孜之猶子也大中初伯父  
司空山鎮廣陵師方七歲遊慧照寺聞諷蓮經志求出家伯  
父初不允因絕不飲食不得已而許之禮慧遠為師十七具戒  
二十五遊諸禪會著山白水咸受心訣二宗匠深器之咸通十  
三年至江陵會騰騰和尚屬之曰汝往天台尋靜而棲遇安  
即止又值憨憨和尚撫而記曰汝却後四十年有巾子下菩薩  
王於江南當此時吾道昌矣二進士各有愛言授之尋抵天台

山於靜安鄉創福唐院乃契騰騰之言又眾請住隱龍院中和  
四年浙東饑疫師於溫台明三郡收瘞遺骸數千時謂悲增大  
士乾寧中雪峰和尚經遊遺師搜攔拂子而去天祐三年錢  
尚父遣使重建資衣服香藥入山致請師領徒至府庭署志  
德大師就功臣堂安置日親問法師請每年於天台山建金光明  
道場諸郡黑白大會逾月而散光順大會始於師也師將辭故山王加意慕  
於府城建瑞龍院天祐寺改為寶壽院延請開法時禪門興盛斯則憨憨  
懸記應矣師上堂謂眾曰无僧頃年遊歷江外嶺南荆湘但  
有知識叢林無不參問未蓋為今日與諸人聚會各要知个去  
處然諸方終無異說只教當人歇却狂心休從他覓但隨方任  
實亦無真可任隨時受用亦無時可用設垂慈苦口且不可呼  
畫作夜更饒羞巧終不能獲東為西脫或能爾自是神通作  
怪非于我事若是學子語之輩不肖省已知非直欲向空裏采



華林中取月還著得心力麼汝今各且退思忽然肯去始知瑞龍  
无漢事不獲已透迥太甚還肯麼時有僧問如何是瑞龍境師  
曰道汝不見得麼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後生可畏問廓然無雲  
如何是中秋月師曰最好是無雲曰恁麼即上輪高掛萬國同觀  
去也師曰捏目之子難與言至天成二年丁亥夏四月師乞棲塔尚  
父舍陸仁璋於西關選勝地建塔創院賜名額令僧守護仍改  
天台隱龍為隱迹修塔畢師入府庭辭南父囑囑以護法恤民  
民之事克期煩寂尚父悲悼遣僧主集在城宿德迎引入塔壽  
八十有七臘七十

前撫州疎山匡仁禪師法嗣

疎山證禪師號初參仁和尚得旨後遊歷諸方謁投子同禪  
師投子問曰近離什麼處曰延平來投子曰還將得劍來麼曰  
將得來投子曰呈似老僧者師乃指面前地上投子便休師遂

去三月後投子問主事新到僧在什麼處曰當時去也投子曰三十  
年學馬伎昨日被驢撲師住後僧問如何是就事學師曰著  
衣掃地曰如何是就理學師曰騎牛去穢曰向上事如何師曰薄  
際不收問如何是聲色中混融一句師曰不辨消不及曰如何是  
聲色外別行一句師曰難逢不可得

洪州百丈安和尚號明照禪師號問一藏圓光如何是體師  
曰勞汝遠來曰莫是一藏圓光麼師曰更與一椀茶問如何是  
和尚家風師曰手中巾寸半布問萬法皈二皈何處師曰未有  
一个不問問如何是換則事師曰空王殿裏登元五野老門前  
不立人問隨緣認得時如何師曰未認得時作麼生師本新羅  
國人自百丈統衆度弟子道亘等凡七人各從參嗣後化一方師  
師滅後門人寫影法眼讚曰對目誰寫瞻輝瑤石也日面月面輪  
圓滿弥須弥一指月面豪光明照輝輝而說曰遠方方塵不



捐大悲何起我謂云功胡是非是一

筠州黃蘗山慧禪師洛陽人也少出家業經論學因增受菩薩  
戒而歎曰大士攝律儀與吾本受聲聞戒俱止持作犯也然於篇  
聚增減支本通別制意且殊既微細難防復於攝善中未嘗  
行於少分況饒益有情乎且世間泡幻身命何可留戀哉由  
是置講課欲以身捐於水中飼鱗甲之類念已將行偶二禪  
者接之款話謂南方頗多知識師何滯於一隅也師從此迴志  
參尋屬關津嚴緊乃謂守吏曰吾非翫山水擔求祖道他  
思不忘恩也守者察其志遂不苛留且謂之曰師既為法忘  
身迴時願無吝所聞師欣謝有造跡山時仁和尙生法堂參  
師先顧視大衆然後致問曰利那便去時如何跡山曰畱塞虛  
空汝作麼生去師曰畱塞虛空不如不去跡山便休師下堂參  
第一座第一座曰通觀座主祇對和尚語甚奇特師曰此乃率爾

實自偶然敢望慈悲開示愚迷第一座曰利那間還有擬議否  
師於言下頃省有禮謝退於茶堂悲喜交盈如是三日尋住黃蘗  
山聚衆開法第三然于本山今塔中全身如生

隋州隋城山護國院宇澄淨果大師問如何是佛師曰遮驢漢  
問盡大地是一隻眼底人未師如何師曰塔下漢問諸佛不到處  
什麼人履踐師曰聃耳驢頭曰何人通得彼中信師曰驢面獸  
頭問隋緣認得時如何師曰銷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人傳虛萬  
人傳實問不落子持手如何是太阿師曰七星光采耀六國羅煙  
塵

洛京長水靈泉敏仁禪師問如何是祖師意師曰仰面獨揚  
眉迴頭自拍手問如何是祖師西來的的意師曰洛河水逆流問  
如何是和尙家風師曰騎牛戴席帽過水著靴衫  
延州伏龍山延慶院奉瑋禪師問如何是和尙家風師曰橫身



卧海日裏挑燈問如何是伏龍境師曰山岵水流急三春足異  
華問和尚還愛賊色也無師曰愛曰既是善知識為什麼却愛  
賊愛色師曰知恩者少負恩者多師問火頭塔火了未見低聲師  
什麼處得遮消息未曰不假多言師曰省錢易飽喫了還飢問  
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長齋圃冷飯曰又太寂寞生師曰僧家冷  
如是

齋圃 祖音切 一作 齋圃 一作 齋圃

安別大安山省禪師<sup>第三</sup>問失路迷人請師直指師曰三門前去  
問舉步臨危請師指月師曰不指月曰為什麼不指月師曰臨危  
不推人問離四句絕百非請和尚道師曰我王庫內無如是乃問重重  
開鎖信息不通時如何師曰爭得到遮裏曰到後如何師曰彼  
中事作麼生問如何是真中真師曰十字路頭泥佛子  
洪州大雄山百丈起禪師海東人也問祖意與教意同別師曰金雞  
王兔聽遠須弥問曰落西山去林中事若何師曰洞深雲出曉間

曲水流遲僧辭問曰今日下山有人問和尚說什麼法向他道什  
麼師曰但向他道大雄山上庾生師子兒

洪州天王院和尚問國內按劍者是誰師曰天王問百骸俱潰散  
一物鎮長靈如何師曰不墮無壞爛問如何是佛師曰錯

常州正勤院溫禪師<sup>第一</sup>魏府人也姓韓氏幼而出家老有童顏

得法於疎山之室僧問師唱誰家曲宗風事若何師曰通然篇

詔外六律不能過曰不過成事作麼生師曰聲前拍不散句後

覓無蹤僧問如何是正勤一條路師曰深深三尺曰如何得到師

曰問梨從什麼處來問如何是禪師曰石裏蓮華火裏泉泉

何是道師曰楞伽峯頂一莖草曰禪道相去多少師曰泥人落水

木人撈師言天福中將頌寂預告大眾及期闔城士女奔走至

院師屬付訖怡然坐化門人葬于院後經二稔發塔觀全身

儼然髮爪俱長乃於城東閣維拔舍利真骨重建塔



襄州後洞山和尚問道有云無時如何師曰龍頭蛇尾腰間一劍  
京兆三和和尚問如何是無縫塔師曰覓縫不得曰如何是塔中  
臥師曰對面不得見

前樂普元安禪師法嗣

京兆永安院善靜禪師京兆人也姓王氏父任牧字母因夢金像  
覺而有娠師幼習儒學博通群言年二十七忽厭浮幻潛詣  
終南山禮廣度禪師披削受具唐天復中南謁樂普安禪師  
師器之容其入室仍典園務力營衆事有僧辭樂普樂普曰  
四面是山園架向什麼處去僧無對樂普曰限汝十日內下語得中  
即從汝發去其僧冥搜久之無語因經行偶入園中師怪問曰  
上坐豈不是辭去今何在此僧具陳所以堅請代語師不得已  
代曰竹密豆妨流水過山高那阻野雲飛其僧喜踊師屬之曰  
祇對和尚不須言是善靜語也僧遂曰樂普樂普曰誰下此語

曰某甲樂普曰非汝之語其僧具言園頭所教樂普至晚上堂  
謂衆曰莫輕園頭他日任城墮五百人常隨也師尋辭樂普  
北還故山結廬而止道俗皈向復遊峨嵋迴住興元連帥王公  
禮重後歸故鄉屬兵火之後舊寺荒廢第師創永安禪苑  
以居之徒衆五百餘僧問知有道不得時如何師曰知有箇什  
麼曰不可無也師曰恁麼即合道得曰道即不無事奈語偏師  
曰水凍魚難躍山寒花發遲問如何是衲衣向上事師曰龍魚  
不出海水月不吞光問不可以智知不可以識識時如何師曰  
鷺立頭蹄雪睡月明驚起兩遲疑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  
壁上看畫枯松蜂來不見葉問牛頭未見四祖時如何師曰異境  
靈松觀者皆羨曰見後如何師曰葉落已枝摧風來不得韻  
問如何是得生如來家師曰披衣至曉論劫不明曰劫後如何明  
師曰一句不可得師往遊楚道遇昭宗蒙塵之亂以漢開運丙午



歲冬鳴捷推集僧蜀累入方丈東向石脇而化壽八十有九臘  
六十勅謚淨悟禪師

楚南岳道

捷切要

推音地特名

蘄州烏牙山彦實禪師問未作人身以前作什麼來師曰三脚石  
牛坡上走一枝瑞氣月前分問足馬軍槍直入時如何師曰饒你雄  
信解拈槍猶較秦王一步在問又戰沙場為什麼功名不就師曰  
雙鷗隨箭落李廣不當名問百步穿楊中的者誰師曰將  
軍不上便橋金牙徒勞拈答問蟬螻飲雲根時如何師曰金  
輪天子下閭浮鐵饅頭上金花異

鳳翔府青峯山傳楚禪師涇州人也性淳貌古眼有三角兼  
樂普開示心地俾軍于衆事一日樂普問曰院主汝去什麼處  
來師曰掃雪來曰雪深多少師曰樹上摠是曰得即也得汝向  
後有山住箇雪窟定矣自受託乃訪于白水白水問樂普有  
生機一路是不占師曰是白水曰止却生路向熟路上來師曰生路

退家

上死人無數熟路上不著活漢白水曰此是樂普底作麼生師  
曰非但樂普及山亦不奈何曰是及山為什麼不奈何師曰不見道生  
機一路師住後有僧問佛魔未現向什麼處應師曰諸上生  
聽祇對問如何是臨機一句師曰便道將來曰請和尚道師曰  
穿過觸籬不知痛處問如何是明了底人一句師曰駿馬寸步  
不移鈍鳥昇騰出路

鄧州中度和尚問海內不逢師如何是懷中主師曰金雞常  
報曉時人自不知問如何是睛中明鏡師曰萬機昧不得曰未審  
照何物師曰什麼物不照問如何是實際理地不受一塵佛事  
門中不捨一法師曰真常塵不染海內百川流問請和尚離  
聲色外答師曰木人常對語有性不能言

嘉州洞谿和尚初問樂普月樹無根枝覆蔭請師直指妙幽  
微樂普曰森羅秀處事不相依潌水千波孤峯自異師於是



首承嗣問蛇師爲什麼被蛇吞師曰幾度扣門拈不出  
京兆卧龍和尚初開堂有僧問果曰符天降珠光照舊都浦  
津通法海今日意如何師曰寶劍睡時豈該明暗

前江西道遙山懷忠禪師法嗣

東川福清院師魏和尚號通玄禪師僧問技方交嶺的紹道  
遙寶座既登法雷請震師曰道遙迥物外物外霞不生問如  
何是西來的的意師曰立雪未爲勞斷臂方爲的曰恁麼即  
一華開五葉芳芳直至今師曰因圓三界分果滿十方知

京兆白雲無休禪師問路逢猛虎如何降伏師曰依佛依  
法依僧問如何是白雲境師曰月夜樓邊海客愁

前袁州盤龍山可父禪師法嗣

江州廬山永安淨悟禪師僧問如何是出家底事師曰萬古  
懸崖撒手去曰如何是不出家底事師曰迥殊雪嶺安巢

有異許由掛瓢問六門不通如何通信師曰聞絮外邊與誰  
識問脫籠頭卸角獸來時如何師曰換骨洗腸投藥塞  
門切忌更衝蘆問從上諸聖將何示人師曰有異祖龍行化  
迦超樓鳳越揚塵問如何是解作客底人師曰寶樹珍林猶尚  
棄誰能歷劫傍他門問衆子淘金誰是得者師曰黃帝不曾遊赤  
水珠承周象也虛然問雪覆蘆華時如何師曰雖則近寒  
呈瑞色太陽暉後却迷人

來州太平山善道禪師初謁藥普問一漚未發已前如何辨其  
水脉藥普曰移舟請水勢拳棹別波瀾師不恁意乃參盤龍  
語同前問盤龍曰移舟不辨水舉棹即迷源師從此悟入僧問  
如何是西來意師曰石羊頭子向東者問如何是正法眼師曰  
拄杖孔問如何是不動尊師曰浪浪名名問如何是木三  
句師曰富塞空虛空曰富塞虛空鳥不問如何是一句師乃打之



師凡有新到僧未許參禮先令運土三擔而示偈曰南山路多  
東山低新到莫舞三轉泥嗟汝在途經日久明明不曉却疑是  
師內懸螺紋金陵李氏獨高其道要言迎請供養待以師礼膏  
問如何是木平師曰不動斤斧曰如何不動斤斧師曰木平時  
大法眼禪師有偈贈曰木平山裏人貌古言復少相者陌路  
同論心秋月皎壞衲線非靈助歌聲有鳥城關今日未一區  
曾已曉師異迹頗多此不盡述滅後門人建塔刊石影本國  
謚貞寂禪師塔曰普慧

陝府龍谿和尚上堂謂衆曰直饒說似箇無縫塔也不免老僧  
上箇撥作麼生免得下撥衆無對師自代曰下去僧問如何  
是無縫塔師曰百寶莊嚴今已了四門開闔已多時  
前撫沙黃山月輪禪師法嗣  
鄂州桐泉山和尚初參黃山問天門一合十方無路有人道得否

手出章江師對曰蟄戶不開龍無龍句黃山曰是你恁麼道師  
即直言是不是直言不是黃山曰撥手出章江黃山復問下  
到處荆山秀玉印從他天子傳時如何師曰雲鶴下於林下  
總野老不重太平年黃山深肯之師住後僧問如何是相傳  
底事師曰龍吐長生水魚吞盡區區問請師挑掃他教師曰搥  
鼓轉船頭棹挑波裏月

前洛京嘉山雲菴禪師法嗣

潭州文殊和尚僧問如何是祝融峯前事師曰岩前瑞草生  
問仁王登位萬姓沾恩和尚出世何如師曰萬里長沙駕鐵  
船問如何是本爾莊嚴師曰菊花原上景行人去路長

大澤山童溪禪院公用

大瀾寄進 辛巳六月日

景德傳灯錄卷第三十


隱靜菴常住



貨部

[illegible]





110X
605
5
3